

創作 集體

368

徐州突圍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46B



951.083173
23368

~~156918~~

集 體 創 作
徐 州 突 圍

徐 州 突 圍 編 輯 委 員 會 編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七 月

集 體 創 作

徐 州 突 圍

實 價 國 幣 捌 角 伍 分
外 埠 酌 加 郵 費

編 輯 者

徐 州 突 圍 編 委 會

委 員

王 崑 崙 石 燕 李 丕 組
汪 止 豪 林 素 園 宗 祺 仁
長 江 胡 守 愚 高 元 禮
陸 詒 曹 孟 君

發 行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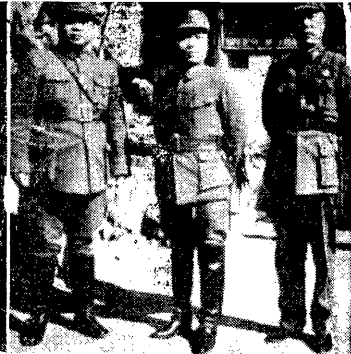
生 活 書 店

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七 月 初 版 (漢)



↑ 護送李司令長官白副總長突圍
 之第九師師長鄭作民(有×者)
 副師長張瓊(有○者)

↘ 李司令長官徐參謀長郭副官
 (自左至右)

↓ 突圍中之一行列



→ 隨軍突圍的各報記者
 張劍心 陸仲植 曹長江
 陸劍心 曹仲植 關長江
 (自左至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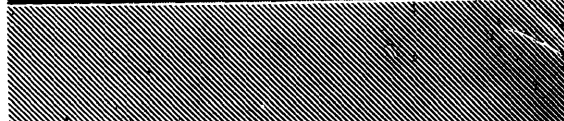
→ 我主力部隊武器
 齊全在某處集合
 等候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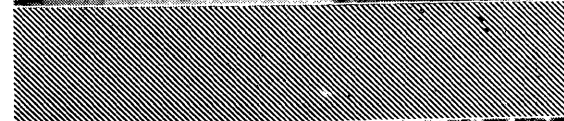
我英勇突圍之騎軍

✕ 我軍深夜行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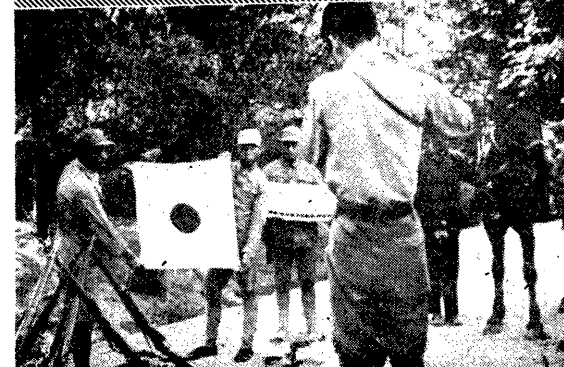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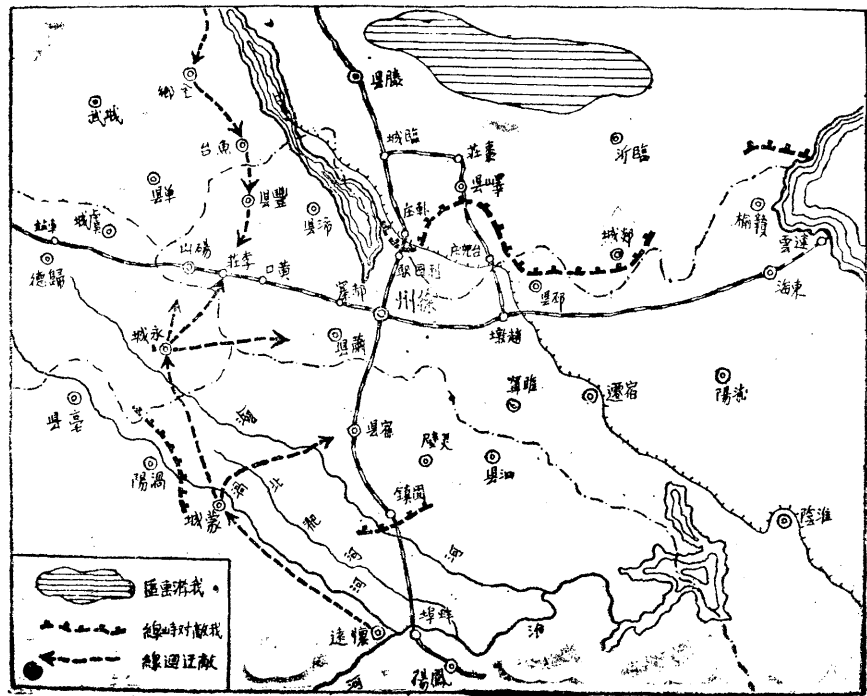
← 我機械化兵團堂堂前進

✕ 衝出敵人交通綫於白所獲得之戰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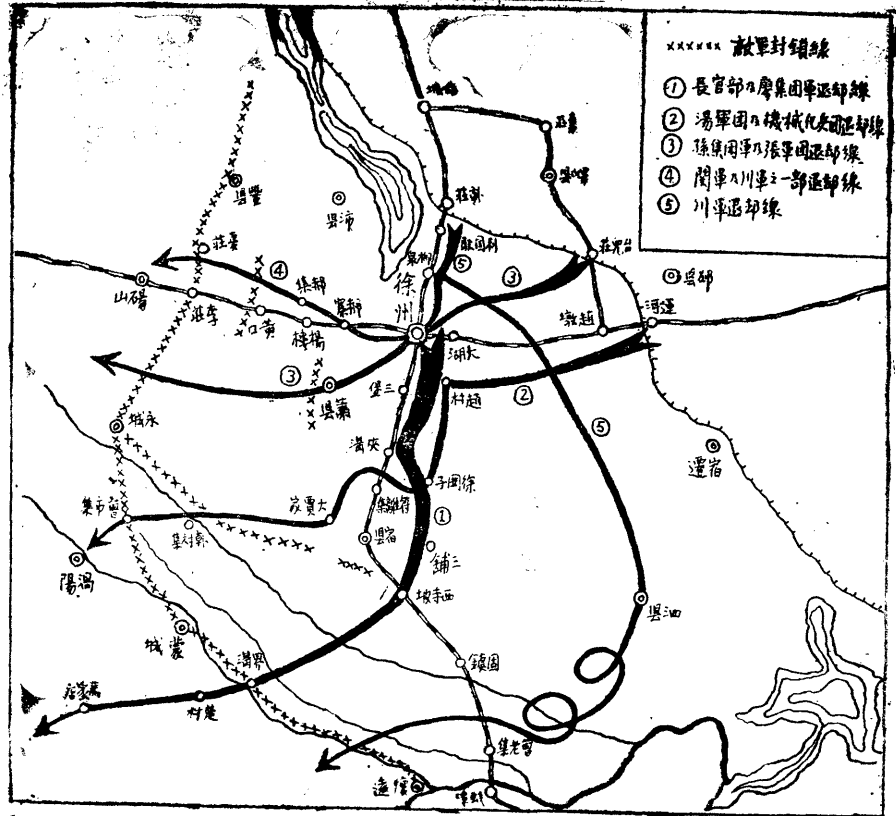
↓ 掩護退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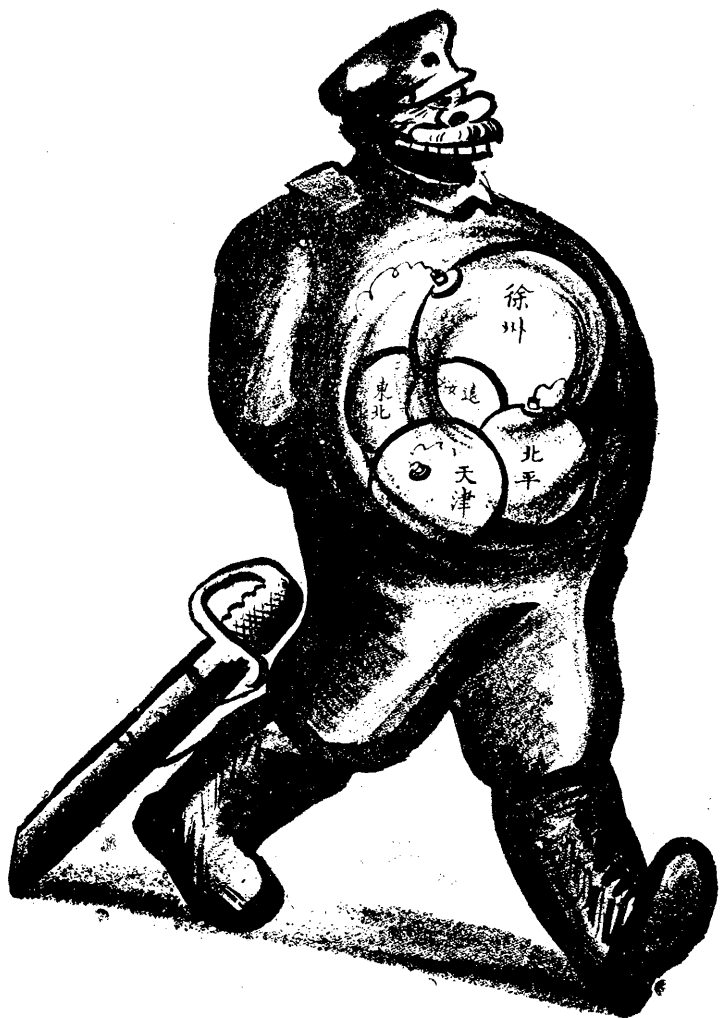




圖勢形戰會州徐

我軍突圍的主要路線





馬達作

這一個貪吃的強盜肚皮的炸烈了！



作 慧 張

業 作 的 狂 殘



作偉亞羅

車列民難的下炸轟



作 蓄 建

隊 部 化 械 機 的 們 我



海流作

突擊



『內圍圍包在』。隊軍的們我是還隊軍，來出拉齊一都器武重有所
作槓清羅



作楨清羅

啼 咆

序

一 爲什麼要編這本書

『突圍』稱不得英雄，打了敗仗，還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呢？有人覺得這本書——『徐州突圍』的編印，實在是多事。並且這批執筆的朋友，都是未曾犧牲，而退到了後方安全地帶。自己慚愧之不已，還有什麼臉面來寫敗退的經過？

是的！這本書不是勝利的記錄，不是台兒莊一類勝利的記載，不合英雄主義者的脾味。但是，我們從實生活體驗中，却有我們編行這本書的理由。

第一、記錄進步的事實 弱而大的中國和強而小的日本戰爭，決定的勝利，只能期於最後，在長期戰爭過程中，我們的表現，恐怕失敗的成份多，而勝利的成份少。因爲國家的現勢，讓我們不可能在決戰力量沒有養成之前，隨時取得勝利。但是問題在對於抗戰的補益，有同樣的意義。徐州退却，除了進步方面外，顯然有許多缺點，這些正是我們今後應趕緊改進的地方。從突圍這一大規模事實演化中，讓我們多方面所蘊藏的缺點，有一暴露的機會，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更難得的是，本書執筆人是散在各種職業，由各種不同的環境，得到各種不同的觀察，彼此相互間認識的並不多。爲了加強第三期抗戰的進步，明白指出第二期抗戰的尾聲——徐州大突圍中反映的缺點，實在有重要的意義。

二 編印經過和以後

上面是我們許多參予徐州大突圍的朋友們共同的感覺，我們經過突圍的危難。雖然慚愧既未成功，又未成仁。但是我們的情緒，却一般地相當穩定，不樂觀，也不悲觀。雖然退却是事實，但是退却的本身顯示出若干好轉的因子，所以大家覺得這次退却不同於往昔的單純逃跑，實在有多少劃時期的現象，因此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中，是否有逐漸進步的表現？如果一次比一次有進步，那嗎我們所期待的最後勝利，才有保障。而同時最後勝利之是否成爲空談。就全靠艱難戰爭過程中是否有進步的表現。因此，我們覺得戰爭勝敗的關鍵，不只決定於最後之戰爭，而尤決定於艱苦過程中進步的經過。記錄勝利的事實，固然重要，而記錄失敗中的進步尤其重要。

因爲徐州撤兵雖然是打敗仗，但是撤兵的過程，却比十一月上海十二月南京十月太原幾

次撤兵，要進步得多。敗退的進步，是難能可貴的。爲了顯示徐州退却，不是上海南京敗退的重演，而是由於津浦戰爭艱苦撐持的結果，已經換得了若干的進步，這些進步在退却中表現出來，正是我們接近最後勝利的象徵。

第二、指出急待改進的缺點 因爲我們今天是正在由失敗接近勝利的過程。進步的地方我們要了解，要加緊求進步，而不够的地方，甚至於錯誤的地方，要趕緊指出，迅速糾正。要儘量減少到達勝利的距離。因爲大胆指出缺點，和忠實地記述成功，少數人一提倡，大家立刻響應，首先組成了徐州突圍集體創作集編輯委員會，由編委會負責的朋友大家墊些錢在武漢各大報刊登徵稿廣告。因爲環境和時間不能允許我們有計劃執行集體創作，只好就各人所能寫而願寫的部份，集合起來。徵稿廣告登出之後，各方稿件來得意外的迅速與擁擠，最可貴的是許多無名的作家的文章，從前方和後方寄來忙亂中寫成的稿件。使我們編委會的朋友，非常興奮。可惜我們截止的時間太快，私人聯繫也不够，不能讓比較最前方的將士寫文章，遺棄了許多精采的內容。而且有突圍經歷的人，又不見得長於寫文章。所以就全部內容說，文字技術，可說參差不齊。但是一般內容，都相當的忠實。而且是不可能重演的記錄。

因此對投稿取捨刪改的標準，比較多重內容，而不十分看重文字。在這個標準下，收集了大概十二萬字的文章，其中除了極少數是已發表者外，此外都是新稿。當然我們取捨刪改的標準，不見得完全適當。但是大家態度比較公平，則是可以指明的。

對於出版問題，承張仲實先生的厚意，願意拿到生活書店出版，使我們在出版上得到許多便利。對於本書所換得的稿費，除開支外，編委會決議捐給中國青年記者學會。指定作繼續搜集材料的專款。希望這筆基金，將來能有再出版其他書籍的機會。

這本書的完成，我們應特別指出王崑崙石寶瑚高公彭世楨宗祺仁李楚諸先生的努力。木刻作家們對於本書的熱誠合作，為本書生色不少。

編委會 二十七年七月四日

目 錄

從火線到後方	黃薇	(一)
退出烽火場	駱德露	(一九)
魯南撤軍記	林千	(二六)
突圍歸來	朱秀金	(三二)
徐州最後的一瞥	張郁廉	(四三)
衝出重圍	陸詒	(四六)
李莊的遭遇戰	何種仁	(五四)
徐州退却記	李植人	(五八)
徐州在烽火中	婁炳成	(六九)

在敵人後方·····	郭鏡人 (八〇)
由徐突圍(詩)·····	林素園 (八三)
離徐記·····	高公 (八四)
『我不願意做亡國奴』·····	谷禮賓斯基 (一〇四)
從火網下逃出來·····	王哲民 (一〇六)
飛虎(詩)·····	林素園 (一一二)
游擊隊壯丁和自衛軍·····	章一梁 (一一三)
前綫歸來·····	劍心 (一一七)
臨沂的老太婆(小故事)·····	鯤 (一二四)
蘇北飄零記·····	明華 (一二九)
勝利的退却·····	長江 (一四二)
風雨滄河·····	王崑崙 (一五五)

平凡的經歷·····	陳因 (一七五)
老百姓到那兒去了·····	馮光權 (一八一)
踏破敵人的封鎖線·····	胡守愚 (一八八)
渦河的掩護戰·····	侯甸 (二〇四)
敵圍中的婦人與孩子·····	曹孟君 (二一〇)
隨魯南大軍突圍記·····	樹揚 (二二七)
突圍三百里·····	石燕 (二三六)
蕭山一牧童(小故事)·····	鯤 (二四九)
在包圍圈內·····	冠生 (二五三)
突圍前後·····	李粲 (二七一)
出徐州有感(詩)·····	胡法先 (二八九)
戰車炮隊長(小故事)·····	鯤 (二八九)

隨軍突圍記……………麥萍（二九三）

徐州退却（詩）……………張一塵（三〇三）

贈素園（詩）……………王岷崙（三〇三）

我們怎樣突圍出來的……………錢度梅（三〇四）

再會罷徐州……………宗祺仁（三一五）

再晤素園於漢皋（詩）……………幾伊（三二五）

步原韻奉和（詩）……………林素園（三二五）

守蒙城的士兵和副師長（小故事）……………銀（三二六）

皖北的紅鎗會……………包子靜（三三〇）

從火線到後方

黃薇

一 民族的血債

自從五月九日起，徐州是遭遇着空前的浩劫。在敵機無情轟炸之下，電線打斷，鐵路破壞，醫院、民房炸成平地，繁華的大同街，變成了荒涼的一片焦土，即使是十字架高聳，屋頂鋪着法國旗的天主堂也難倖免遭受所謂『皇軍』的摧殘，日本法西斯強盜的不顧世界公理與正義，已經有鐵一般的事實來作有力的證明了。國際友邦到了此時，應該明瞭日本法西斯強盜之侵略中國，決不是單純的中日問題或遠東問題，顯然地，它已成爲一個嚴重的世界問題了。所以，對於此次中國的民族解放革命鬥爭，不該只是空洞的同情，而應該是積極而有效的切實辦法。

隨着時間的進展，徐州的形勢愈益惡化了。十四日下午四點多鐘，太陽已經慢慢地向西

移動，我們這一群在前綫工作的記者們，聚集在離城不遠的一個郊野上舉行臨時會議，我們認爲徐州的交通已被破壞，新聞記者的工作——發電報及通訊——已經成了問題，此後的新聞工作，當以歸德、蘭封等地爲中心，所以，除了長江君決定在徐州作最後的努力外，其餘的，全體撤到歸德。同時還討論了許多到歸德後的工作計劃。

夜，九點多鐘，我們一行十多人，懷着複雜的心情，跳上了一輛大卡車，向着北站前進，在夜色矇矓之中，流離失所的被難同胞，頹牆敗垣的慘景，一幕幕像電影般地在我眼前閃過去。車站的附近，已是炸得體無完膚了。牆垣倒塌、連無辜的樹木也遭了殃。車站已經負傷，然而仍是巍然屹立着。它似乎在告訴我們：『爲了中華民族的生存，我將忍受一切的痛苦，奮鬥到底。民族的血債，是需要鮮血來償還的啊！』

二 鐵橋炸毀了

失望襲進了每個人的心，西行的火車，已經無法開行了。敵人炸燬了李莊的鐵橋，還派坦克車在橋下潛伏監視，以致無法前往修理，敵人是何居心，不難想像而知。但鐵橋十二日

即已被炸，而我們到今天還不知道，這不能不說是諜報工作做得太不夠了。講起來實在傷心，在我們感覺到諜報不靈，敵情不明的另一方面，却是人民替敵人刺探軍情，指示要塞目標，危害國家民族。這在抗戰期中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換句話說，這應該是一個嚴重的民衆運動問題。因爲所謂漢奸，除了一些喪心病狂的民族敗類之外，多半是爲了缺乏民族觀念和生活困苦所致。所以，要消滅漢奸，只有從速把民衆組織起來，加以訓練和教育，使他們明瞭抗戰的意義，提高羣衆的民族意識的覺醒，不致爲敵人所利用。

火車不能通行了。我們得改變方針。商議的結果是：我和中央攝影社的葉炯君於次日和五十二軍關軍長同行，其餘的全體於即晚動身。但是行李不便攜帶，大家檢了幾件日用品和可能帶的東西外，所有的都讓它與徐州共存亡了！

三 再會吧！徐州！

第二天早上，東方剛剛發出魚肚白的時候，我和三位女同志——兩位西北青年抗敵協會戰地工作團團員和一位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服務員——跳上了無篷的大卡車。關軍長和二十

多名衛兵已經在等我們了。

在晨光熹微之中，可以看見許多老百姓，紛紛向外遷移。年青的人，有的挑着行李，有的背着老人；婦女們有的抱着小孩，有的提着包袱，情形極爲狼狽。牛、馬、小驢子也夾在這條行列之中，牠們時而發出哀鳴，好似有無限的傷感！

行行重行行，逃難的同胞，一批過了又一批，小脚的婦人，一步一拐着；年老的人，坐在小車上打瞌睡。在他們那憂鬱、疲憊的表情上，可以知道是星夜逃亡的。看了這種情形，我不禁想起新流亡曲，而且不由自主地輕輕唱了起來：『……流浪到那年？逃亡到何方？我們的祖國已整個在動盪，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一顆小石子，激起了巨大的波浪，慢慢地，雄壯的歌聲，衝破了早晨的靜寂，車上的武裝同志們，一個個若有同感似地興奮起來，引吭高歌着：『……來來來！我們休爲自己打算，我們休願自己逃亡，我們應當團結一致跑上戰場，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逃亡的同胞們用着奇異的眼光目送着我們，他們的內心是否被這歌聲感動了，我可不得而知。可是，我們對於這些流浪的難民，究竟應該如何處置？這種消極的流亡，是否抵得住瘋狂的日本強盜？

我們不應當任聽這種逃亡繼續發展下去，我們應當把當地的民衆組織起來，讓他們在地
理熟悉，關係的各種優良條件之下，盡他們保衛家鄉的責任。況且魯、皖、豫等省民衆，素
稱強悍，而武裝亦多，爲什麼我們只讓人民逃亡，不把他們的積極性提高起來，使他們知道
與其死於飢餓，不如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現在，國家民族的存亡，已到了千鈞一髮的危急
關頭，敵人有的是武器，但我們有着優良的條件——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正如蘇聯紅軍
政治工作目的上所說的，『我們的軍事技術趕不上人，可是我們依靠一種原素——依靠人，
在這兒，毫無問題的我們佔優勢。』廣大民衆的力量，是我們弱小民族爭取最後勝利的保證
。在我們這沒有重工業基礎的中國，假若不動員民衆，組織民衆，訓練民衆，那麼，將要依
靠什麼來戰勝敵人呢？



溫和的朝陽，輕吻着每個興奮的臉兒，它似乎在安慰着我們：『孩子們！別焦慮！徐州
萬一失守的話，對於整個戰局是沒有多大影響的。即使敵人得了徐州，也無非是等於多吞了
一顆炸彈，我們爲了爭取最後的勝利，不但要使每個國民成爲抗敵的戰士，而且要使每一寸

土地，變爲一顆炸彈。總有一天，這些炸彈是會爆發的。那時候，也就是「日本帝國」的末日了。」我一再回顧着這遭受創傷，然而依舊巍然屹立着的徐州城，它好似向我們露着光明、勝利的微笑！

四 果敢慈祥的軍長

「轟轟隆隆！」這是砲聲，而且慢慢由遠而近了。到了劉莊，只見停着許多從前面開回來的軍車，詢問之下，知道敵人已逼近十餘里的地方，並且還有裝甲汽車和坦克車。但詳細的情況不明。在這種形勢之下，我們究竟應該前進呢？後退呢？實在頗費躊躇。關軍長思考了一下，沉着地翻開軍用地圖加以一番研究，他很果敢堅決的說：我們現在已是處於前後左右四面包圍之中，進既不能；退又不得，但在這進退維谷的困境之中，只有冒險前進，突破敵人的包圍線，才是我們的生路。軍長徵求我的意見，我堅決表示願以大無畏的精神，勇往直前，畏縮、退讓決不是我們的希望。於是立刻調整陣容，準備與敵人作一次殊死戰。我則隨時和武裝同志們學習開槍和丟手榴彈。個個人抖擻着精神，抱着衝鋒殺敵的雄心，一點兒

也沒有畏縮的樣子。

槍聲，砲聲，越來越響了。公路已被破壞，我們決定繞着小道走，但是因爲地理不熟，深恐誤入敵人的陣地，只得請當地老百姓做嚮導。可是老百姓們聽見隆隆的砲聲，不願冒險前往。雖然關軍長以非常溫和的態度對待他們，並且願以十塊錢作爲酬勞，但結果誰都把自己的性命看得比十塊錢還要高貴。「他們總是把自已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所謂「軍民合作」，實在還差得遠哩！」關軍長嘆了一口氣，表示不勝感慨繫之！我的內心深深地感覺到對民衆動員和宣傳的工作做得太不够了。

「軍隊是政權的武裝柱石，是政治鬥爭的武器。」它是與人民密切聯繫的。軍隊脫離了政治領導，脫離了人民的關係，取不到羣衆的擁護，那它不但不能作戰，擔負他的武裝任務，而且不能存在。但在目前，我國軍隊仍舊不能與人民取得密切的聯繫。據從東戰場回來的朋友，談到在岷山太湖一帶的我國軍民，不特不能合作，幾乎是處於對立的形勢，在那些地帶，連軍隊的嚮導都要用拉夫的方法去拉來。一般的情形是：一方面是軍隊鳴槍扣船；他方面是人民故意把船沉到河底而逃亡。在人民中間，發生了『日本人來了也不過如此』的心理

。像這樣下去，軍隊怎樣去配合人民？人民怎樣能來擁護軍隊呢？

從中國抗戰的性質上說來，軍民應該是聯合一致的。造成目前的不合作現象，原因自然很多，但主要的是由於軍民兩方面的政治訓練和政治認識不夠。更具體一點說，是由於政治上的缺點所形成。不管它是戰略戰術上的缺點也好，軍隊組織上的缺點也好，民衆組織的缺點也好，其實都是政治上的弱點的反映。因此，只有在各方面克服這些缺點，才能使軍民緊密合作，共同爲爭取最後勝利而努力。

關軍長不許士兵用武力強迫老百姓做嚮導，他要以慈祥而偉大的態度來感化他們，使他們能自願的來幫忙。但是，足足等了一個半鐘頭，一點兒希望也沒有。每個老百姓跑來接受了一枝香煙後，一聽見要引路，訴苦一陣，一溜煙就跑了。這種情形，給予我們的是痛心，但決不是灰心。我們堅持勇敢向前衝的主張。最後決定自己依照着地圖前進。正在這個時候，一個中年的老百姓迎面走了過來，自告奮勇地表示願意替我們引路。我們有如得到救星一般的快樂。興奮、感激、歡欣、快慰種種複雜的情緒，表現在各人的臉上。我們立刻扶他坐到車上來，向着前面邁進。

五 突破了重圍

砲聲，槍聲，依舊在耳鼓裏震動着，但我們反而一個個勇氣百倍地，準備着衝過敵人的重圍。四點半鐘左右，車子駛到了敵人的最後包圍線，大家在鎮定與沉着之中，分別視察着四周的動靜。忽然，在遠處的麥叢中，幾個黑影子在攙着，急速地，向着我們移動來了。心裏想：『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年輕的小妹妹聞女士緊抱着我，蘋果似的臉蛋兒，已經罩上了一層恐怖。『我們是五十二軍軍部。』還是軍長眼快，他已看出了跑過來的是他們第二師鄭洞國的部隊。由此，我們知道已經到了安全地帶了。

到唐寨時，太陽放射着溫和美麗的光輝，撫慰似地照耀着我們。大家把一顆七上八下的沉重的心，放下來。一個個活潑潑地跳下了車，如蜜蜂一般地擠到水井旁邊，團團圍住。雖然明明看見井水裏是混雜着許多泥土，但爲了飢渴所驅使，有如獲得甘露一般的搶着就喝。北方缺乏水量，澄清的水是不容易看見的。

在此地佈防的第二師的弟兄們聚攏了來，他們問了一些在路上的情形後，就興高采烈地

搶着告訴我們今天夏莊血戰的事情：『我們參加台兒莊會戰的第二十五師部隊，因為由連防山調回××補充，昨晚路過夏莊，敵人不知底細，於今早發動了十多輛坦克車，裝甲汽車和三千餘部隊來進攻。我軍得到消息後，就立即起而迎戰，一會兒，敵軍戰車已衝近南門，車上跳下了一個指揮官，正揮動白旗要向部下指揮時，即被我軍第一槍打死。敵軍受了這個打擊，就見坦克車衝過來，我們的弟兄們展開了英勇的雄姿，努力向前衝，結果，被我們擊毀了八輛坦克車，數輛裝甲汽車，斃敵聯隊長中隊長各一人，並奪獲重機關槍和步槍共百數十支，敵人抵抗不住，趕忙抱頭鼠竄。這一仗真是打得太痛快了。』他的臉上現出了勝利的微笑。接着，又加強一句：『今天要不是這一仗打勝了，你們此時也許早已成爲坦克車下鬼了。』語調中帶着幾分詼諧和驕傲。

六 光榮的戰蹟

吃完了飯，天還沒有黑，我們趁着黃昏到夏莊去視察我軍勝利的戰蹟。到了夏莊，知道交戰地點是在附近的王排坊。我們得了關軍長的特許，又驅車前進。個個手舞足蹈着，恨不

得立刻飛到目的地去。

「呀！死屍！」池女士驚惶的大聲叫了起來。我向路旁一望，被蹂躪了的麥田裏，狼藉地躺着許多敵人的死屍，有的只剩下一個血的軀體，頭部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我們的大卡車，威風凜凜地在坦克車旁停了下來。我們比躲飛機時還要快地從車子上跳了下來，葉君忙着攝影，我們則忙着看那些戰利品。巨型的坦克車，機身全燬，冒着餘煙，好像是表現後悔無窮似的。在離坦克車不遠的地方，黑壓壓地圍了許多人，進前一望，只見三個敵屍浴於血泊之中，臉部發腫，血肉模糊，耳朵已經被割掉了。衣服脫得精光，一個腳已斷了，足袋（日本襪子）丟在一邊，一個胸部中彈，露出來的肺臟，已經變成黑色了。看了這種情形，我不禁由憤恨的心情轉而為淒涼與憐憫！『日本的民衆啊！醒悟起來吧！請問你，究竟爲誰而流血？爲誰而犧牲？日本法西斯軍閥的侵略戰爭所賜予你們的，除了飢餓與死亡外，還有什麼？日本的民衆啊！認清你的敵人吧！』

夜幕慢慢向着大地罩下來了。我們爲了要趕許多路程，較遠的戰場來不及去看了。

在歸途中，曹同志拿了一把敵人的刺刀給我做紀念，我很高興的接受了過來；可是，拉

開刀鞘一看，赭紅的血跡，赫然呈現在我的眼前，無疑地，這是我們英勇抗敵戰士的熱血，看到了這，我的憤恨之情，禁不住又怒潮一般地洶湧起來！我握緊了刺刀，決心要爲我們英勇的戰士復仇，我要把殘惡的日本強盜殺光。

七 黑夜行軍

在夜色茫茫之中，我們回到夏莊，二十五師的部隊，已經整裝待發。我們找到了一個嚮導後繼續前進。烏雲遮住了月亮，四周漆黑無光。一陣陣的涼風，吹襲得人們全身發抖起來。經過了一天的顛簸，大家感覺到疲憊不堪。此時，除了軋軋的車輪聲外，萬籟俱寂，車上的人們，一個個走到夢鄉裏去了。

『站住！不許動！』一聲巨大的吆喝，把我們從夢中驚醒了。藉着汽車的燈光，隱約地看見茫茫的麥叢中，站着一個士兵，把槍口向着我們，這個突如其來的事變，使睡意朦朧的我們，個個怔住了。『我們是五十二軍軍部。』一個衛兵輕輕地告訴我，那是我們的步哨兵。立刻，那位荷槍同志向着我們走來了。『讓我們走嗎？』『走！』車子向前走了。但每

僱人的被激動了的心，一時不容易安定下來。

「火！火！」不知道是那一個的聲音。我抬頭一望，熊熊的火光，就在我們前面冒起來了。再向四週一看，呀！左邊。右邊，後面，都是一片紅。那是敵人的烽火。我知道我們已是置身於敵人包圍之中，但是只有極力保持鎮靜，立刻指定方向，照舊由每個人負責巡察，注意各方面的動靜。

風兒吹動着樹葉，麥穗，發出索索的聲音，黑暗、寒冷、靜寂、恐怖，威脅着每一個人，但大家在提心吊胆之中，都抱着一致的信念：『敵人來了，一定和你拚一場！』

遠處山左方，又冒起了猛烈的火光。那是礪山縣城，我們原來打算在那裏過夜的。車子愈進愈近，火勢愈厲害，剝剝的爆裂聲，清晰可聞，火光延長約二里，無疑的，這又是敵機的瘋狂『傑作』，是敵寇用我們同胞的血肉和無數的房屋所造成的！記住吧！殘暴的敵人！民族的仇恨，是要用血來洗滌！來報復！

至礪山時，已是子夜時分，城內人民幾乎逃光，熊熊的火燄，幾乎直入雲霄，照得滿城通紅，一陣風吹來，夾雜着難聞的火藥氣和焦味。這簡直是人間地獄啊！

八 安樂窩？

車子駛進了離城十餘里的一個小村子。在黑暗中，摸索到一間黃土屋內。我借着豆大的燈光，向室內巡視了一遍：一個破土灶和兩張鋪着破蓆子和幾塊破棉絮的木板床，無秩序地排列着，佔了全室的三分之二。沒有棹子，也沒有椅子，地上滿堆着許多高粱桿，使我辨別不出這究竟是廚房還是寢室。忽然，一陣臭味撲進我的鼻子裏，仔細一看，在黑暗的屋角裏站着三頭牛，睜着偉大的眼睛望着我們，閃爍着的眼光，表示了對於這些不速之客的驚異的神情。『好吧！牛！今晚就請你做我們的衛兵吧！』

我疲倦得四肢無力，合衣倒下床去就睡，不管它是寢室也好，牛棚也好，無論如何，這在今夜總是難得的安樂窩啊！

北方的同胞們，的確太可憐了。他們生活的簡單，痛苦，簡直不是南方人所想像得到的。這在抗戰期中，是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一般在飢餓線上掙扎着的人們，再加上缺乏民族意識，是很容易被人收買的。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多少壯丁因為當了兵，一家生活無法維持

而逃避兵役，多少人因為無衣無食而違反自己的意志去當漢奸。

『改善大眾生活』，這是抗戰後一個有力的要求。因此，要發動民眾，持久抗戰，光是提出『政治號召』是不行的。沒有受訓練的民眾，不會空着肚子走向抗日旗幟之下集中。改善大眾生活，是抗戰動員充實人力的必要條件。雖然在這抗戰期中，不能有澈底改善的辦法，至少應該注意人民生活問題，並且加強組織和教育，使他們明瞭國民應盡的責任，而不致為敵人所利用。

斯達林說：『戰爭的最後命運不是由於技術來決定，而是由正確的政策與廣大羣衆的同情與擁護來決定的。』由此可知，廣泛地組織和訓練民眾，對於順利的進行戰鬪任務和爭取最後勝利，是有着決定的意義的。

九 東洋鬼子怕死

次早，吃了一碗煮白開水的大麵後，就重上歸途了。一個下半夜的休息，恢復了每個人的精神。武裝同志們有的哼着歌曲，有的要求我講一些關於日本的事情。我把日本軍閥如何

壓迫人民和民衆如何反戰的事實告訴他們，並且還說明了日本的侵略戰爭和我國的民族解放自衛抗戰根本不同的地方。他們聽得興奮極了，歌聲不知什麼時候已告消逝，二十多對眼睛都集中到我的身上來了。

『媽的，日本鬼子要不是那些武器保護着，一步也不敢生前來！』

『嘿！東洋鬼子上戰場還怕死哩！每個人的身上帶着一張什麼鬼符，但結果還不是一樣的做了槍下鬼。哈哈！』小個子喜歡說笑話的一個士兵說着，接着是一陣大笑。

『台兒莊的勝利，大家都感覺到非常的興奮，它不僅加強了我們必勝的信念，而且在國際輿論方面，也獲得了不少的同情與讚美。對於諸位英勇殺敵的精神，我們是應該表示萬分的敬意的。』想起昨天在夏莊打勝仗的這些第二十五師的弟兄們，在台兒莊之役，是建立過豐功偉績的，不禁從衷心發出了敬慕之意。

『這談不上什麼「敬意」，救國是每個人應盡的責任，我們軍人既然穿上了軍衣，當然應該負起保衛國土的責任。』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說：『弟兄們實在勇敢，只可惜武器太差了。要是有了飛機大砲的話，我敢担保在短時間內就會把日本鬼子趕出去的。』楊班長兩眼炯

炯有光，他那堅決的態度，把我們感動得熱淚都要流出來了。他是江蘇人，據說家中還有妻兒子女，當上海陷落的時候，因為憤恨敵人的殘暴，決心離開溫暖的家庭來和敵人拚命。這種火一般的熱情和鐵一般的意志，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的有力保證。但不知一些爲私人利益而勾心鬥角的人們，對此作何感想？

軍隊的生活是痛苦的，在這幾天之中，我已親自體驗到了。但是他們爲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爲了世界的正義與和平，不惜犧牲一切甚至他們的血和肉，去和敵人拚命。這種偉大的犧牲精神，決不是敵人的任何新式武器所能消滅的。我們知道軍隊的物質武裝固然重要，其精神武裝尤其重要。我們是弱小民族的抗戰，武器惡劣是勢所必然的。假如能使每一個士兵都了解抗戰的意義，充分自信抗戰到底必然獲得勝利的條件，以及跟着勝利而來的，是自由幸福的生活，必然可以增強士兵作戰的勇氣。我們曾經看到淞滬戰爭中偉大的戰績，不論敵人的飛機大砲怎樣厲害，而將士仍能在泥水混在一起的戰溝裏與敵人肉搏到底，支持到好幾個月。我們又看到西線的第八路軍的屢次以劣勢武器戰勝優勢武器的敵人部隊。這是充分地說明了受過革命政治教育的軍隊，才能在抗戰中獲得光榮的成績。只有對各部隊加以政治工

作上的新改造，才能獲得偉大抗戰之最後勝利。

十 『遍體鱗傷』的鄭州

十九日夜的天氣特別晴和。因爲關軍長有要事，我們在一天之中從歸德趕到開封，又趁着朦朧的月夜，一直趕到鄭州。到了鄭州，知道下半夜有特別快車開往武漢。軍長立刻派代表曹同志護送我上車，我便與果敢而慈祥的關軍長別離了，

鄭州被黑暗包圍着，街燈路燈都在死亡狀態之中。借着車站的燈光，附近的頹牆敗垣，歷歷可見。一個苦力告訴我，這裏幾乎天天被轟炸，鄭州已經是遍體鱗傷了！他的眼睛裏發生了憤怒的光芒！

三點鐘，汽笛響了。火車如長蛇般地向着武漢移動，我和曹同志行了一個別離的軍禮。回顧着這愈離愈遠的鄭州，墮入了長期的沉默之中。

(完)

退出烽火場

華僑戰地記者通訊團駱德露

一 烽火瀰漫了徐州

敵人的恐怖政策，從五月九日起施用到徐州來了！一天接着一天，幾十架散佈法西斯罪惡的插翅的『莫索里尼』，挾着重量的炸彈，一批批輪流着驕傲地在這古城上空盤旋！低徊！一架偵察機兜了一個圈飛去而後，接着是一隊轟炸機從容地飛來，『轟！轟！轟！轟！』那破壞正義毀滅人道的炸彈成雙成對地往下扔，一陣暴風雨中的響雷，魔鬼的吼叫聲中夾雜着人類悲慘的呻吟，中華民族的吶喊。濃烟籠罩着全城，屋宇倒塌了，熊熊的烈火還要把它燒成平地。可憐僅能逃出一條命的同胞，在田野里，在密林中，在雲龍山上遙望烽火中的家，緊張的心爆裂了，一串串的眼淚要想癢息烈燄，一隻隻拳頭要搥滅火種——日本法西斯強盜。

十四日鎮靜的徐州的民衆，心里浮起一種淒慘的恐慌了。早晨四點半，旅館內的茶房像『心血來潮』般地打着各個旅客的房門，再三地關照『躲飛機』，初來的旅客也許會厭他多事，但在你還未穿好衣服的時候，警報『嗚嗚嗚……』地慘叫了，這時你是不能不感激他的好意的。

幾日來瘋狂的敵機是有次序的要使徐州成爲一片焦土，車站炸得可以了，炸教堂；教堂炸完了，炸傷兵醫院。今天醫院炸光了，投燒夷彈燒民房。警報到入夜九點鐘！才解除，人們回到城內，只見瓦礫堆中冒起到處瀾漫的煙火，血、肉、屍體在煙火中燒成了灰，電線桿折了一段，傾斜着搖搖欲墜，窗戶震碎的玻璃片，散佈到遍地皆是。曳大車的牲口中着彈片死了，靜靜地躺在路旁。警察防護團在冷清清的街上巡邏。本來在關閉着的大門上貼着『下午五時照常營業』的商店，也不再開門了，這是多淒慘而令人憤恨的一幕情景啊！

夜十二時，我們十二個在民族生死存亡抗鬥的戰場上奔走忙碌的記者，因爲戰局重心已轉移，坐着無篷的卡車西行了。狹隘的街道整夜蠕動着鷄公車、騾車、大車；成衣店在搬針車，洋貨店在搬值錢的商品……可是，還有可憐的同胞，他們到鄉下躲飛機去了！他

們還在躲敵人的飛機，他們不知道徐州是被包圍了！

一一 敵情不明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句話，不但軍事家懂得，就是勤務兵也懂得了，因為我們，尤其是突圍的軍隊，要明白了敵人的情況，明白敵人的一舉一動，才能避實就虛，這是無毫疑義的。但記者這次跟××軍軍部突圍出來，一路上碰着最危險的時候，常常是敵情不明。

敵人一小部騎兵及坦克車從永城竄抵黃口李莊一帶破壞鐵路，開砲轟擊通過的列車，及阻礙路工修理，這是十二日的事了，但，到十四日軍部還以為有專車西開，好意地用卡車把我們載到北站去。黃處長和站長交涉了半夜，站長還說如果沒有專車，也許有一趟藍鋼皮的特別快車要開。後來大家等得不耐煩了，又怕敵機乘月夜空襲，於是不敢久留，便回到集合地點去，軍長這時得到消息，知道黃口通不過去了。我們專車坐不成，徒步不打緊。但鐵路給敵人破壞了兩天，我們還未曾知道，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諜報不夠的嚴重的問題。

十五日我們跟隊伍徒步到郝寨，從上午十時等到下午四時，所得的情報，還是不明敵情

，後來不得已才決定到了唐寨再說，黃曾經楊樓車站，橫過鐵路，再向西行不遠，因為一路所得消息，對敵人佔據地點不很清楚，不敢冒險前進，又停下來在郝集宿營，第二天所有的諜探都派出去了，但情形仍舊不很知道，一直等到下午二點鐘，敵機幾次來偵察掉彈了，敵人的砲聲機關槍聲并且越來越清晰，向這村子進攻了，我們的隊伍才趕速向東北撤退，這時候，幾個同業走散了，抗敵劇團的一羣為民族爭取生存走出家庭來戰地吃苦的男女青年也走散了，還有一個工兵連也走散了。我們吃了不明敵情的虧。平時我們常常說我們的軍隊能夠打勝敵人的一個條件，是有民衆幫助，在每次我軍的大勝利中，我們檢討勝利的原因里面，也常常列入一條老百姓給予軍隊以很大的幫助。這次我軍的情報網組織的不嚴密，不能不要歸咎到動員民衆的工作做得不夠！

二十日晨二點鐘，我們跟隊伍徒步三十五里到歸德車站，看到站上的通告，知道車已不通鄭州，只開到民權，因為幾天來盡在小村走，情報少，消息不大明白，又走了十五里進歸德城，去見保安司令，打聽前方的情況。司令表面上看來是很鎮靜，但骨子裡似乎也更不多知道敵情，如果不是不可以對我們說明的話。

三 危險的夜行軍

一夜夜行軍，沒有一個人說話，沒有一個人抽煙，沒有一個人照手電筒，靜默默地走了七十里，十七日晨抵六座樓，諜探報告前面高寨有少數敵人，黃師長下令衝上去，把它消滅，隊伍又繼續浩浩蕩蕩地以攻擊的姿態前進，一會兒尖兵的槍聲響了，後面我們英勇的將士紛紛擁上去，正要把敵人包圍殲滅的時候；突然發現一個輕汽球從不遠的西南角慢慢地升起來，根據經驗，我們知道敵人將要指示開砲的目標了。可是有什麼辦法對付呢？血肉終究不能與大砲拚。爲着避免無謂的犧牲，我們的師長不得不痛心地令幾千個弟兄向東北撤退，一時等候着再繼續前進的人們、騾馬、大車、一併騷動起來。隊伍剛全部離開原有的陣地，敵人「隆隆！隆隆！」的砲聲便向空的村莊攻打過來。無辜同胞的土房倒塌下去了，土房里壓埋着同胞的血肉。

我們這一羣徒手的記者，向北跑了好幾里，敵機又跟在頭上。因爲徒步走了一晚，出發時大家都只喝一碗麵湯，這時肚餓，脚痛再也不能支持了，於是索性倒在麥田里休息，讓敵

機過去，再拖着笨重的腿子走進一個寨子里，煮高粱餅充飢。但一出寨來，隊伍不見了，大家紛紛討論離開軍部要怎樣突圍的問題，有的主張回徐州再設法，有的說化裝上豐縣再繞道西行，議論沒有結果，終於我們又找到軍部。這時我喘一口大氣，想起撤退那一刹那的情景，要是遲走了些，我們是吃到敵人機械化部隊的虧了。我們是一個貧窮的國家，平時講到錢頭痛。我們沒有許多錢建立海軍，也沒有許多錢建立全國强有力的空軍和空防。但在這民族生死抗戰的時候，我們英勇的陸軍還沒有充分機械化的配備。這我們要問問有錢的同胞，是否已盡了『有錢出錢』的責任？

四 最後

我們這一羣文化兵，跟軍隊徒步走了五天，衝出敵人的包圍線，腳都起泡了，走不動，不能不雇車，但沿途經過城市，村莊，不但沒有黃包車，就是獨輪車也雇不到，一縣盼望過一縣，希望都成了空。有時遠遠地看見一輛黃包車，心里高興得說不出話，滿以為可以舒舒服服的在車上坐一下了，那知一跑近去，後面已跟着雇客。問問他們從那里雇來，據說是和

車夫認識的，特地到鄉下去找來。我們跟車夫不認識，眼看是沒有坐車的希望了，不得已乃去麻煩縣長，請他替我們設法。記得是在寧陵縣時，縣長抱歉似的而又訴苦似的告訴我們：『幾日來經過這裏的軍隊很多，他們需要車子，沒有通知縣政府，由縣政府轉雇，自己在街上亂拉，一去就是好幾天，害得車夫都逃光了。後來雖告訴他們由縣長担保，但他們知道縣長的命令在軍隊中是行不通的。』由他這一段話，證明我們雇不到車的原因，我覺得在第二期抗戰的時期，我們的軍民還不能密切地聯合起來，共同爲爭取民族的生存而打成一片，而且一部分民衆怕軍隊的不良現象還存在着，這不能不說是一件痛心的事情。深望今後能從政治上再認真地做起來！

魯南撤軍記

林 千

四五個月以來，我一直隨軍走。台兒莊的大勝利，曾振動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也擋住了『失敗論者』『唯武器論者』『恐日病者』的口。然而接着而來的是一個惡夢，我軍因為戰略上的關係，總退却了。

雖然，此次退却，明知是有計劃的，有戰鬥力的，並非敗退，也不是潰退。然而十個月來的英勇抗戰，已造成了數十萬健兒一致的心理：寧願拼死在戰場，不願失掉一寸土，『前進』是興奮劑，『後退』是一味苦藥，就算是『以退爲進』的話，也制止不住當時的感情。然而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是不能靠感情作用的，一道命令終於下來了，『急，整裝，待命出動。』這對於我們，像一把利刃刺進了每一個人的心，是淒楚！是悲痛！再也沒有前進殺敵時的興奮心了。

因爲是急行軍，而且是突圍，是要衝破敵人的包圍線，隨時隨地都有遭遇敵人的危險，

隨時隨地都有與敵人發生激戰的可能。因爲這，沉重而沒有軍事上價值的西東，必須搬掉，甚至焚毀，而每人只能攜帶應當攜帶和可能攜帶的東西。

一個緊急的集合，緊急的出動，就開始了我們的行程，大家謹守着不喧嘩，不打電燈，不抽煙的訓示，靜悄悄的像一道長蛇，爬過了山嶺，越過了池沼村落，羊腸小道，生怕驚醒了一隻狗。

台兒莊那間出現在我們的眼前，然而匆匆的又消失在離別中，對於這，特別是××路的弟兄們，是那麼戀戀，眷念，不忍輕離，因爲在那裏每一個街道，每一個角落，都踏遍了我們戰士的足跡，曾與敵人拚過生與死，甚至一寸土也掩蓋着戰士們的鮮血，時常的爲了爭奪一個堡壘，一營人完全死光了，沒有一個人後退。然而終於證明了血肉的長城，是可以擋住敵人的鐵蹄的。

夜是漆黑的，沒有熱，沒有光，涼風吹來，依然有點寒意，然而急行軍，每一個人的心裏都是一把火炬，完全不感到這些，相反的倒有點溫暖，長夜漫漫，不提防，失迷了路途，也辨不清方向，敵人的機槍聲清晰可聞，大家是一陣焦急。尋遍了幾個村落，弄成了有吏夜

挺人的現象，才找了兩個老百姓做嚮導，他們最初是逃避，是胆怯，是驚訝！然而當着他們完全明白了我們的來意時，也就安然了，因為這對於他們並沒有什麼損失，而且這點義務，他們是願意盡的，不僅這，一年來的抗戰，可以說無時無地，不仰助於他們，得不到他們的幫助，你將處處發生困難，阻礙。軍隊不能離開民眾，對於我們，特別感到這句話的真切，尤其是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鬥中，燃起全民抗戰的烽火，這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唯一的道路。

不可否認的，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一般的老百姓，對於爲自己保衛祖國而抗戰的軍隊，尚存着不少的恐懼心，敬而遠之的心理。這在全面抗戰的現在，是一個不應該有的現象。也是很使人傷感的事，然而想想看吧！這能怨老百姓嗎？過去的傳統習慣，把軍人高高的懸掛在天上，處處都是軍民分離，不合作，而且軍人在老百姓的眼裏，那簡直是一個可怕的蠻不講理的魔王。抗戰到現在，仍然沒有彌補其缺，把軍與民重新弄到一起，軍民合作，同仇敵愾，共同爲民族的解放而奮鬥到底。這確是神聖民族解放戰中的一個危機，也是我們全國上下不可忽視的問題。

我們不怕敵人佔領我們的土地，我們所怕的應當是在敵人未佔領之前老百姓沒有組織起

來，沒有武裝起來，依然是一群羔羊，我們所怕的應當是在敵人未佔領之前，老百姓仍然沒有了解此次的民族抗戰，是在爭生存，賭國運，子子孫孫作人與作牛馬的交叉點。事到如今，已充分證明了，單純的軍隊抗戰，是不够的，要爭取最後的勝利，那只有燃起全民抗戰的烽火，我們應該把每一寸土地，都埋上炸藥，把每一個國民都造成一個爲民族解放而鬥爭的戰士，讓敵人儘量的吞蝕吧，侵佔吧，總有一天，在牠崩潰滅亡的前夕，牠會明白了吞蝕的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中國的炸彈。

爲了使敵人不易發現目標，爲了避免敵機的轟炸，我們都是晝伏夜行，兩晝夜，我們到達了徐州附近的一個村落，在那裏宿了營，天一明，敵機就來光顧，三五成群的在天空盤桓，鎮日不停，看遠處的濃烟突起，從方向證明了那又是敵機轟炸徐州，徐州此時已成了一片焦土，然而敵機不停止的轟炸，似乎想使焦土中再成焦土，我們宿營的村落，也不可幸免，然而人都散開了，隱避在各個不同的角落裏，敵機雖不時轟炸，顯然並沒有找到適當的目標，每一戰士都在譏笑着說：『看敵機投彈，不又是徒勞而無功嗎？她媽的！火線上飛機大炮一齊來，都沒有含糊過，這裏還是過太平年一樣嗎？』

逃難的難民太多了，東來的，西去的，南來的，北往的，絡繹不絕於途。扶老攜幼，負笈擔囊，那一幅淒慘的景象，這在每一個戰士看來，都是我們民族的殘傷重創，復仇的心，燃燒了我們整個的胸膛，我們切盼着再開到前防去，跟日本鬼子算這一筆賬，我們都是黃帝的兒女，我們應當爲保衛我們的祖國，爲保衛我們的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而奮鬥到底，不是我們誇口，大戰娘子關，死守台兒莊，南邊緊了南邊去，北邊緊了北邊擋，曾沒有輕饒過我們的民族敵人，讓你們飛機大砲一齊來，沒有命令，曾沒有放棄過一寸土，尤記得台兒莊大會戰的前夕，我們曾隔牆對話：『兒子們，不認識老子的大名吧！』『她嗎的，又來那硬家伙，打不退，殺不淨的××路軍！』

終於接近了敵人的包圍線了。我們經過黃口時，是在夜間，也許是敵人，不然，那就是漢奸，迎面打了幾槍，當着我們展開了我們的隊伍，準備迎頭痛擊時，而敵人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因爲我們的目的在突圍，不是尋戰，所以一個急緊的集合，又開始了我們的突圍長征。

弓上弦，刀出鞘，不見敵人我們不打。突圍中，我們時時刻刻的準備着再和鬼子拚一次

刺刀，更接近敵人的包圍綫了，敵人的機槍聲清晰可辨，大炮聲也不絕於耳，如何衝破敵人的包圍，成了我們會談的材料，按理想應該是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展開一個劇烈鬥爭，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我們始終以整齊的步伐，鎮靜的態度，前進。然而當着我們衝過了黃口，並沒有看見一個敵人，我們都在唏噓着敵人那裏去了，這樣就衝破了敵人的包圍綫，現在我可以告訴我們的敵人，不久的將來，××路軍的影子又會湧現在你們的眼前，那時咱們再見罷！

六月十四日寫於××軍次

突圍歸來

廿二集團軍
戰地服務團 朱秀金

陽光不肯露臉，天氣陰沉的使人發恨。機敵已到東、南、北關連續轟了六七天了，損失很大。大同街的第二兵站、火藥庫、郵局、動員日報館、徐報館，都蒙受到絕大的危害。這種殘暴的狂炸，仍在威脅我們無戰鬥力的民衆。市況凋零了，消息無從得知，人心也不似以前鎮定，家家戶戶都向鄉下搬。

電燈廠已炸去，全城在黑暗中摸索着，月光慘淡的照着西關。×軍的兄弟從×××轉移陣地到××去，大砲、大車，汽車跟在後面，深夜二時人馬不絕跡。我和蒙要去訪問政治部的抗敵劇團和××軍的戰地服務團，在路上，發現×國的國旗，已釘在各佈道所醫院教堂的門上，突然看來，心頭感到『冷』。行人很稀，幾個岸然道貌的紳士，從右邊小巷轉出來，低低的談話，使我疑心他們陰謀和敵人通氣。憤怒的情緒，激發到極點，一口氣跑到動員委員會，很高興聽到政治部、抗敵劇團已去隴海路，我們默默地爲他們前途祝福，更爲中華民族

前途祝福（十五日）！

形勢一天天的惡化，大破壞大轟炸的毒燄正高漲着，鐵路員工的英勇服務，無論何人該以十二分的熱情來致敬。隴海路隨炸隨修隨通，然而黃口被敵人切斷了，汽車也不通。西關，顯得的有些紊亂，不願作亡國奴的青年男女，老頭兒，小孩子，像潮水般擁過去，他們頭也不回的，走上艱苦的行程（十六日）！

早上起床，空氣就感到不平凡，×師××師的弟兄都帶着重負英勇的過去的。時針指着十時，本集團軍留徐部隊奉命到柳泉，一大隊一大隊排列起來，我們跟在特務營的背後，馬、自由車……很快的在我們身邊滑過去，老百姓在門口帶着難以形容的臉色送我們。我們從心底騰起了熱血，默默地說：『我們永遠爲民族鬥爭，永遠不辜負你們。』壯年們的臉上，略表示着奮勵堅持的決心，這證明『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

出東關，回首徐州，這偉大的古城呀！牠有着悠久的光榮的歷史，牠產出了民族的英勇，多少雙的壯偉的手，曾以最大的努力來支撐牠的存在。雖然，眼看着敵人將從我們手中奪去，但這祇是時間上的得失，這裏留着成千成萬的不願作奴隸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幾個

月的救亡知識的洗禮，訓練他們堅強、勇敢、前進，他都已準備着『犧牲』，他們不願苟安，他們有一顆爲民族戰鬥的『決心』，他們將在更困苦中，高舉抗敵旗幟，展開抗敵行列，和敵人鬥爭！

敵機在上空盤旋，炸彈在徐州附近爆裂着，一陣陣的濃烟，結成長條向天上衝，順風帶來了砲彈落在徐州城的聲音。我們在不斷的敵機的襲擊下到了柳泉（十七日）。

白天在默默中度過去，晚上，星星在雲空閃眼，月光再不像以前那般光潔了。暗淡，昏糊，是在準備睡眠的時候，我們奉命於今晚撤退。前面很大的艱難在等候我們，我們要征服，征服！

是時候了，本集團軍的弟兄在左右，在前後，伴隨我們走。大家以急行軍的速度從××出發過××，繞隴海東的大湖。這時候，太陽已從山坳裏露出紅臉照着我們前進。田中的麥，已經很熟了，微風吹過，麥浪有秩序的翻滾。對大自然的景色，無心欣賞，前途的艱苦，使我們加腳緊步跟着走向前去（十八日）！

路程走得很多了，差不多近一百二十餘里，預備休息的時候，敵機五十多架從西邊過來

。他們是去轟炸徐州的，我們臥倒在麥田裏，睜大眼睛，看着離不到五十里的徐州，敵人的輕汽球在上空飄盪，砲彈響後，陣陣的濃烟發冒，身邊的土地在震動，砲聲槍聲連續的在響，一聲聲打在我們的心上，心被激動得險些跳出腔子來（徐州於是日失守）！

在韓柳莊少進稀粥、湯水、略爲休息，敵機還是不斷來襲，時間很快的到四小時，先頭部隊左右翼的兄弟都走了好久了。我們也收拾上道，走過了許多路，天色已經很黑了，前面的路不易辨認，向北看，火光衝天，……我緊拉着蒙的手在黑暗中彼此對看了一眼，我們知道：徐州城裏正展開着世界上最無人道，最殘暴的燒殺搶掠，我們的同胞在敵人槍刺下被屠殺了，我們的房屋財產……在砲火下變成灰燼，永遠難以補償的民族的仇恨呀，我們要以鮮血來洗滌來報復！

脚步走的更快了，信號的光時明時暗，緊張的聽不見談話，聽不見呼聲，五十里已經跑過了，先頭部隊的哨兵發現敵人的主力在前面等候，天已經亮了，我們都走回五里，在×莊休息（二十日晚）。

路綫決定向西南衝，今天開始衝第一個重圍。

六時開始行程，不到七里，先頭部隊和敵人接觸了。左近的莊子裏，轉出很多的馬牛驢，牠們聽到遠來的大砲，機槍聲，在狂奔，在嘶叫。婦女從小車中震動得跌下來，孩子在哭在叫。

五小時的苦鬥，前面路已通。我們跟着部隊前進，恐怕失去聯絡，手緊拉着手，前後拉着皮帶，二小時就跑了幾十里。前面已到鳳凰山，羣山的雄姿屹立着，這中間埋藏着敵人的主力，我們的部隊又一次和敵人開火，我們偷閑臥在冰冷的石頭上，饑寒交迫，使我們不能閉眼。一次次的衝鋒號，和密集的砲聲交響着，天已經快亮了，魚肚的顏色在雲縫中漸漸透出來，『睡』，我們遺忘了，另一個要題在心裏盤算，時間是不會等候我們的，『怎麼辦』？在我們腦中作祟。

負責人找到二個老百姓引路後，我們決定要勇敢的衝過敵人的包圍，我們沒有退縮，沒有埋怨，鼓起勇氣，一口氣衝過六個山頭。天已微明，敵人發現了我們，大砲、機槍、空中爆炸、手榴彈三面的猛擊，我們弟兄們喊『敵人來了朝山上爬！』左邊就是峻峭的高山，許多人像潮湧的迅速的爬上山去，後面連接的中彈倒下去，爬到山頂，弟兄們聚得很多，×長

高喊：『有槍同志珍貴子彈，不許亂放槍，不準下山……』敵人不見上來，人從西南方下去。末了，只剩我們十一個無戰鬥武器的同志，（五人已衝散）一個一個手溜彈，怪重的，身上的東西全丟了，前面莊子上有沒有敵人，不敢細想，但總不願在山上候敵人來搜索。慢慢的下山，稀疏的機槍傷了我們二個同志，殷紅的血，染透了軍袴，死在後面鞭策我們繼續前進。莊子門關得緊緊的，老百姓在城門上偷望，他們已經受了一整晚虛驚了，他們不開口，只把手指示我向西南走，暗示前面沒有敵人。又是七八里，到×莊，很大的塵灰，帶來恐怖，帶來希望，正在偵察的時候，才發現是自己人——三軍獨立騎兵團。莫明歡喜，鼓勵我們走向前去，一個政訓員王××一人騎馬站着，我們告訴他我們的處境，他很同情我們，願在×團長前代為設法借馬，帶我們同衝重圍，我們微笑着，不論跟本軍或友軍突圍，同是一條活的路（二十一日晚）！

又是十七里，見過×團長，他在無法中想法子，好容易騰出五匹馬，允許二個受傷的男同志和三個女同志騎，其餘六位男同志，跟友軍步兵衝。六時開始出發，一個老騎兵，以十分關心的同情擔任保護工作，馬術在未騎前已領教過，自己是女性，馬從未騎過，加上不平

凡的突圍，馬一定要狂奔，……：一切都不敢想像，馬上墮死強如爲敵人所俘，五人在馬上相警告着，馬開始奔馳，我死命勒住馬韁，兩腿夾住，馬大躍步的奔跑，人在馬背上跳起來，心臟如倒翻過來一樣，不敢多看野地，抱定決心，『誓與此馬共存亡。』

十里已跑過，馬在黑暗中吃田中的麥，左右翼的信號光照着，馬緩步走着，我在馬上感到快慰，一絲光明從絕望中產出，我自信有重見青天白日的希望。

馬在鐵路上開始行進了，清脆的聲音刺激我的耳鼓，左邊敵人燒我們的莊子，發出強烈的火光，照耀得半天紅。我沒閒空在這第一道險區顧盼馳騁，別了津浦線，我相信，軍民合作的苦鬥下，全國團結的努力下，我們會重逢，我們會再見！

馬跑得更快了，顧不得汗流、腰酸、腿痛、緊跟着一匹白馬猛跑。黑暗中，一座高山橫在前面，馬蹄在光滑的岩石上冒火花，深怕自己的馬嘶喊，又恐自己落馬，苦苦的在掙扎奮鬥苦熬（二十二日晚）。

山已過了，馬續奔三十里，天明了，發現後面幾個老百姓跟着跑。婦人、孩子、老頭兒、他們給我鼓勵，勇氣和信心，他們同樣是不甘作亡國奴！

宿營地在山脚下，深深地呼過一口氣，跨下馬來，×團長跑過來，緊握了我們的手，爲我們祝福，爲我們慶幸。我們再也沒有感到今天的滿足和快樂了，前面有的是活路，活的路，留下我的足跡來！

當地的老百姓，都躲到山裏去了。小鷄叫，大鷄飛，糧食在房子裏發異味，主流浪到別處去，雜物零亂地丟滿各地，腳放下去找不到空地站。

晚上跑了百餘里，天又明了，沿路發現被我游擊隊擊斃的敵人，赤着手腳伏在田邊，我們的牛馬被敵人燒得焦頭爛額，在樹下，在池邊，村子裏沒有一個人，麥子田中待人割，菓子成熟了儘人採，隨地死人，隨地燒毀，中國整個熱鬧的都市和偏僻的村莊給敵人破壞無遺，打破了安居樂業的迷夢。

行行復行行，砲聲又響了，馬在亂躍，哨兵說是我們自己的，因爲×團的砲兵團長，給漢奸誘去，準備送給敵人領重賞，交涉結果依然無效，砲兵發了恨，發砲在恐嚇（二十三日晚）。

暢快的跑了很多路時，毫不吃力的呼了一口氣，天將明了，人馬皆困，大家都高興聽到

宿營的命令，麥杆邊、稻草旁、老百姓家，都住滿了我們的伙伴，不到一小時的光景，人被槍聲驚醒了，再不敢來睡，坐在一邊擦眼抹嘴。勤務兵慌張的跑來，傳令趕快上馬，五個人鎖定的上馬，死對我們不是末路，隨時隨地都有死的可能。一口氣十餘里，緩步行進時，才知道漢奸把我們宿營地的房子燒了。敵人的一千多名騎兵、步兵、砲兵團、坦克車、凶擁的衝過來，×團長帶着×連在抵禦，×營掩護我們先退到×莊，預備休息，我總以為能在這裏下來，得到稀湯或稀粥，來調劑一日晚的飢餓，但是敵人剛息大砲倒又響起來了，附近的地土在飛揚，顧不到吃、喝、又迅速的上馬，抵過×河，衝過×橋，馬跟着前面的馬在大躍步的奔馳，偷得一些空，向右邊一望，敵人大部隊在右面包圍過來，馬跑得更快了，眼看着幾個弟兄落馬，自己更小心地勒住馬韁。又是三十里，終於逃出重圍，選擇一個莊子歇下來（二十四日晚，衝蒙城永城）。

吃飽睡足，又是上馬。三十里後，大家停在山坳邊，月色暗淡的很可怕。前面本軍步兵在和敵人發生遭遇戰，一條必經之路正被敵人佔據，全部都下馬，我困極了，手中牽韁，就在冷石上睡覺。『殺呀，衝呀！』的聲音，把我們從夢中驚醒，趁敵人兵力集中在和我步

兵作作戰時，騎兵圍繞小路衝過機槍和大砲陣地，前面一條×河，這是敵人的警戒線：水齊馬的半蹄，很不容易越過，跑的比以前更快更快了。穿過樹林，繞過青田，×團長傳令下馬。天已明，清楚的看到村長持日本旗子來歡迎我們，在這苟安傢伙的心目中，還以為我們是日本騎兵呢。×長把他帶去見團長，團長想了一下，對他談了很多話，把他交給當地一個有名的救亡者紳。類似這種情形，一共三次，我們見到一次，我們慚愧一次，真的，我們民運工作太不夠了，漢奸是這樣多。但是，飢寒迫他們，知識又是這樣低，整個民生問題不解決，事情總難免（二十五日）。

各縱隊排列着，團長帶着欣喜的態度勒住馬韁，對我們訓話：『我們已經從敵人漢奸的重重包圍中不損一兵一卒脫險了，我們不是消極的敗退，我們是積極的突圍，從今後，青天白日旗重復讓我們見到，將來，我們要不斷鬥爭，和敵人搏戰，更勇敢的攻擊敵人，消滅敵人，我們要把民族的仇恨挑在槍尖上，民族解放的任務担在雙肩，兄弟們！相信自己的力量，拿出勇氣來，以我們的熱血，活力……打開民族的路！』

一夜的馳騁到了亳州太和間的雙溝，因為脫離險區的關係，今天特別自由，唱歌、談話

，不感到疲勞，不感到苦悶，精神都很健旺，歇了來，大家對『睡眠』作一個清算，總計此次衝敵人警戒綫四百餘里，突圍復突圍者五次，數天來的騎兵生活，是辛酸也是喜歡，是快樂也是悽慘。

我們向團長告別，難以形容的感謝無法酬答，我們又一次緊緊握着手，他慶祝我們的勝利，微笑在他嘴邊盪漾，我們也微笑了，他問我們將來如何，我們回答：『永不灰心，永不失望，獻身國家，獻身民族！』

好告別了，果敢的鎮靜的騎兵領袖暨前進的騎兵戰友們，我們在民族解放的戰場上，我們彼此攜手同進吧，在天涯，在地角，我祝你們永遠努力的爲民族解放而戰鬥，爲民族解放而殺敵！

徐州最後的一瞥

張郁廉

五月十四日敵機第一次轟炸徐州城裏，擲過幾次炸彈後，敵機稍稍飛遠了，我們趕緊慌忙的從花園飯店跑出來，大同街上堆滿了泥土、磚瓦、石塊、電燈和電話桿橫豎的躺著，斷了的電線滿了街道，前邊四五丈高的鐘樓也沒有了頂；胡同裏照樣過不去，好容易穿過一個小巷，一廂茅屋在燒着，有哭叫聲，我站住了，以後本能的又向前跑去……一直跑到雲龍山旁的麥田裏，頭頂上敵轟炸機又一批一批的飛過去了，這時在担心中司令長官部裏的長官們和工作人員的安全；他們每天都工作到夜深兩三點鐘，而今天早晨敵機來得特別早——五點鐘就成羣分批的飛來轟炸了。傍晚到中央社，聽說司令長官部要將他們一部分工作人員先送來，也希望我們走。急忙到長官部等車出發；白天敵機炸壞了的隴海路軌，沒有趕修起來。天亮了，我們移着疲倦的步子向雲龍山走去，很多推單輪車和背包袱的人和我們走着同樣的方向，有稀疏的砲聲從西南方傳來。

十五、十六日的白天都在松林裏過去的，夜裏就到長官部等車，在這裏每晚都遇到一些熟識的臉，焦急的等待出發的消息。徐報、動員日報報館十四日被敵機炸壞了，沒有報，消息無從知道，只聽西南來的砲聲漸近漸密了，據說蕭縣和霸王山一帶有戰事。

十七日敵砲由霸王山打到城裏，砲彈從頭上過，爆炸得很近，敵機也不斷的飛來轟炸。早晨就跑到南門外段家花園臨時長官部，長官部裏的每一個人，都在忙着工作。從高級指揮官到守衛的兵士，都極鎮靜、沉着、嚴肅、盡責任、守紀律。我們慌忙跑來的一羣，覺得慚愧了！見着郭處長，他告訴我們晚間七時有車送我們南下去宿縣，讓我們先回去，宮科長像往日一樣，穿着一套整齊的軍裝跑過來，告訴我們蕭縣打得很好，我們很有把握……這時敵機一架來偵察，大概看出這裏人馬多，擲下幾個炸彈，炸傷兩個人，炸死一個勤務兵和一位參謀。敵機去後，恐怕敵機已發現目標再來轟炸，先讓我們和兒童保育會五位女同志，王崑崙先生，中央社三位記者和另外幾個人乘一輛車南下。在門口遇到李長官白副總長和一些官佐們乘車向城裏去了。

我們就這樣離開了徐州，以後知道長官部十七日因避敵機轟炸回到城裏舊址繼續工作，

以後因爲炮彈落到那裏，又重遷回段家花園，在不受到無謂損失下，守到最後一刻才安然退出了徐州。

衝出重圍

從五九起，徐州是在敵機連續不斷的轟炸下！

敵機的數量，與投彈的枚數，一天比一天的激增！烽火燃燒到面前，戰鬥中的徐州，依然屹立着雄健的英姿！最痛憤的是，在每一次大轟炸中，總有三五成隊，曾經在非洲的一角大肆屠殺弱小民族的，意大利製巨型轟炸機，參與殘暴的攻擊。聲聲嘯嘯轟隆隆的炸彈着地，使我們更深刻的憬悟到世界上的法西斯強盜，是怎樣拉成一線的在進攻人類的文明與和平啊！

在前線上工作的記者們當讀到後方書報上在討論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問題時，我們是何等的憤激，何等的痛心！我提議某些人們，最好能趕到徐州來嚐嚐意大利巨型機擲下來的炸彈味道，也許他們的頭腦，會炸得清醒些的！

轟炸愈演愈烈，而前方的戰事，也跟着越來越緊！蒙城、永城、相繼失守，魯西緊張，

而隴海路的李莊已經發現了敵蹤。由於我第×戰區高級軍事長官特有的堅定與沉着，大家仍然鎮定如常，同具堅強的自信心！×戰區的記者們，還在終日轟炸聲中，熱烈的成立了中國青年記者第×戰區分會，大家還忙着籌備徐州大會戰的座談會，想邀許多軍事專家講授些戰略戰術的具體問題，增進一點智識。爲了我們這一群青年人，是深感到過去新聞工作的做得不夠，堅決的自發的要求在工作實踐中，不斷的學習！

十四日那一天，徐州遭遇到空前的大炸，東關北關一帶，幾乎炸成平地，即使是十字架高聳，屋頂鋪着法國旗的天主堂也難倖免與炸彈親吻。電綫阻斷，鐵路交通，更是大遭破壞，城內的老百姓，紛糾遷移，使我們食宿都發生極大的困難。所謂新聞記者藉以工作的法寶，不過是發電報與發通訊而已，可是時至今日，這兩種工作方式，都無從發揮，我們遂爲了工作前提，而對留不留徐州的問題，彷徨起來了！深夜，羣集室中會談，結論是徐州已成爲前線據點之一，新聞工作中心，已轉移到歸德及蘭封等地，因爲在那裏也許還有發電報，通訊的可能，而且又可以兼顧魯西皖北的大戰，遠瞻整個戰局之趨向。可是誰先離開徐州呢？大家都懷着死守徐州的決心，不辭任何犧牲！這裏值得我們感動的是那批華僑記者們及星中

日報女記者黃薇小姐，他們懷着最高度的愛祖國的赤誠，遠涉重洋來參加祖國的抗戰，他們都決心要目擊徐州的血戰，即使死了也甘心！不知費了許多勁，才把大家慢慢說服，他們才答應第一批突圍而出。我們一行十二人，除留着英勇的長江先生及中央社塔斯社記者多人，堅守徐州，作最後的努力外，便於十五日的清晨一時首途離徐。

徐州，在第二期抗戰中閃着光輝的城市，誰都不想離開牠！但我們深信今日的抗戰，決不是一個城市的得失，可以決定勝負，而津浦隴海的大戰關鍵，尤其不是近視到祇看徐州之得失！堅信即使徐州有什麼萬一的話，決不致決定整個戰局，而『徐州』這個名字，在我們中華民族解放鬪爭史上，將永遠是光榮，永遠是輝煌！幾個月來，我們這一群同業，奔馳在民族解放的疆場，一旦分離，大家要冒着不可測的危難，各奔前程，各自突圍衝出。我們當時的心情，是嚴肅中帶着悲壯！

「珍重吧！」我們躍上大卡車，彼此揮手道別。午夜的皓月，分外清明，照着雲龍山的景色，照着九里山的雄姿，回顧白晝裏敵機轟炸的餘燼，車中人都浸在長期的靜穆中！……

汽車行了三十里，抵郝寨休憩，在那裏我們跟軍委會政治部的抗敵劇團匯合了。離郝寨

再西進，大家提高起警覺性，邁開大步前進，工兵連打前鋒，特務連殿在最後作掩護，到楊樓車站，尚無特殊情況，那晚上我們便在楊樓以北三里的郝集宿營。

次晨三十八師在黃師長維綱統率之下，也來此地休憩，情況已經一刻比一刻的緊急起來了，可是大家都很堅決，而且利用下午休憩的時間，作行軍突圍的佈置。敵機在我們這裏不斷的投彈，鬧了好幾個鐘點，由於大家鎮定，躲避得法，受損甚微，可是空中的威脅，使我們不能在白晝行軍。

傍晚，突然下起大雨來，敵機僅僅在高空遙遙護送，使我們得機在張集，重新集合起來。

晚上，在大雨中，開始急行軍，順着黃河古道而前進。徒步行軍，是够疲勞的了，到次晨已走了七十里。在小莊子上，休息了一下，師長下了堅決的命令，我們立刻向高寨的敵人，開始奮迅的攻擊！

這是一個難得遇見的偉大場面，我們的隊伍，分着三路挺進，展開戰鬥的姿態。步槍機關槍聲，密如連珠，我們側身在騎兵連中，預備飛馳衝鋒。接觸未及一刻鐘，敵人突然升起

了汽球，黃師長很迅速的命令先頭隊伍仍保持接觸，而以大部急向北撤，從北面又迅捷的向東移動。這一下，把敵人弄得莫明其妙，他們對於我們的企圖，始終不能判斷，所以也未會出擊。指揮這麼多的兵，在戰線上保持井然有序，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是行動略一遲緩，我們隨時都有危險！

五月十七日的下午，我們退集在高寨東北的劉六橋休息，養精蓄銳，準備晚上一舉而殺出重圍！此時，敵人正猛攻豐縣，砲聲震耳欲聳，守豐縣的我軍，雖出死力抵抗，但終以寡不敵衆，力戰而淪陷。

我們四週，已經都是敵人了！敵軍的高級司令部，離高寨，僅僅是八里。當地的民衆，爲我們奔走做諜報工作，使我們在出發突圍之前，把敵情弄得清清楚楚。在相反方面，敵人雖然在高空升了兩個汽球，偵察了整天，却始終對於我們的企圖，摸不着頭緒。

在傍晚七點鐘，接到第一師長出發突圍的命令，我們興奮的躍上駿馬，隨着大部隊踏上生死存亡的征途！這裏要特別提出而鄭重感謝的，是那晚上爲我們當嚮導的一位當地老百姓，他的頭上，還有給敵人刀砍的傷痕，他是痛恨了敵人，具有最高度的愛國熱情，自告奮勇

的來幫助軍隊，引導我們衝出敵人的包圍線。走出莊子八里，我們開始在沒有路的麥田裏行進，不走大路，也不走村莊，從村與村之間的空隙中穿出去。

黑夜裏，幾千人馬密集前進，銜枚疾走，沒有談話的聲響，也沒有戰馬的嘶叫。北面，南面以及東邊的村落，都有敵人所放的火光，這恰恰是指示了我們前進的方向。再行幾十里，發現敵人坦克車的燈光，像幾隻猛獸兇惡的眼光一樣的瞪視我們，大家仍然奮迅前進，不管前面的敵人是多少，坦克車有多大威力，果然，我們前進不免危險，可是後退又何嘗安全，堅決迅捷的衝，也許倒有一條生路！奇怪而幸運的，是當我們正逼近敵人時，敵人不但停止了放槍，而且連坦克車的燈光也關閉了！

敵人對於那晚上我們以攻擊姿態突進的急行軍，因企圖不明，而遲疑了攻擊！等我們走了好幾十里路，坦克車與敵人騎兵，才開始追擊，可是已經太遲了！

十八日清晨，由那死的重圍裏衝出來到黃河口口的，計有三十八師的全部，五十二軍軍部人員，以及十多位隨軍記者，只有十幾位疲乏不堪的新兵落了伍，一位華僑戰地記者龍炎川先生因過度疲乏而留在一個已脫危險地帶的莊子裏休息。回憶那晚上的冒險突圍，大家都

有一點不可思議之感，我們一晚上，居然走了一百二十里路，除略聞幾聲敵軍警戒步哨槍聲之外，沒有遇到什麼大的戰鬥！

◎這樣天的宿營地點，是××此後我們總是依着白天宿營，晚上行軍的老例，一路前進到歸德的一天，又躬逢敵機狂炸，在非洲一角瘋狂屠殺弱小民族的意大利巨型機，又是參加在內。在歸德，我們目覩川軍，因急行而走破了鞋子，走爛了襪子，已經光着腳背，徒步前進。這裏我要向後方同胞呼籲，請你們多多送些鞋子襪子，給我們英勇的戰士們，讓他們不致赤腳走在炎熱的塵土中，多一雙鞋子給他們，可以使他們少受些痛苦，而加速殺敵前進的步伐！

從歸德取道西進，我們完全走的是不經過城市的鄉村小道，這一路我們才真正認識了河南的鄉村，以及農民們的疾苦，河南民間武裝力量的雄厚，這是大家都承認的，可是時至今日，敵騎侵入了河南，民間武裝力量，可是尚未發動起來，投入抗戰的大洪流！

●到廿四日，我們才走到許昌，見了鐵路，內心有說不出的欣快，在平漢車上，又能夠與分道突圍的戰地同業們重逢，更是喜出望外！可是至今大家懸懸於幾位尚未脫離險境的同業

們，默禱他們能早日歸來。這次，我們雖然經歷了好多次危難，受盡風吹日曬長期行軍的疲勞，可是內心裏始終是愉快興奮，因為這次徐州撤退，決不是失敗，恰恰相反的是，使我們在撤退中，見到了我們戰鬥力量的增強與進步！

李莊的遭遇戰

陸軍五十二軍二十五師一四九團軍需主任 何種仁

我們五十二軍在魯南戰場上，輾轉戰鬥，將近二個月的樣子。雖然上至關指揮長官，下至士兵，在勝利之火花之炫耀之下，從沒一個叫倦叫累，但因傷亡過半，就於五月八日由連防山奉令調回××整理補充。

五月十四日，徒步行軍返抵徐州。這一天自早到晚，徐州城上空佈滿了敵機，轟轟的炸彈聲，震耳欲聾，中心區直衝天際的火光，交織成慘酷與憤怒的一片，因為一時沒有車輛，當夜我們隊伍仍是徒步旅次行軍西進。

次日，白天裏敵機仍常在頭上活動，為避免敵機發現目標，我們祇得蟄伏在鐵路附近村落中。一到傍晚，仍繼續西進，夜十一時左右，抵李莊宿營。

在我們隊伍離開徐州向西行進的時候，祇知道永城敵人有北向鐵路竄擾的消息，我們隨時警戒着；在途中行軍也沒有得到什麼情報，以為李莊一帶，當是安然無事，剛到宿營地點

，因過度的勞頓，一刻時光，大家都已呼呼入睡，外面只留兩個哨兵担任警戒。

其實，這時敵軍香月部三千餘人，附裝甲汽車五十餘輛，坦克車三十餘輛，已進犯至李莊附近，準備積極向東進擊。原來這就是進攻徐州的先頭部隊。而這些敵軍却已早知我們的宿營地點，至兩點鐘時，敵即傾全力來犯。

莊外的哨兵，遠遠發現了敵軍猛來進襲，一個哨兵急速到莊內報告，一個仍然隱蔽監視，我們的團長劉德川聽到了報告，仍保持着他一向的沉着態度。從他的神情上，現出已胸有成竹，十分有把握的樣子。他隨即起來帶領隊伍，出莊迎戰，一霎時，敵軍戰車已衝近南門，車上跳下來一個指揮官，正揮動白旗向部下指揮，當即被我團二連張班長志誠第一槍擊斃，這時已到我們軍隊開始射擊的時候，敵軍繼續駕那魔獸似的戰車衝來，我們的戰士也展開神勇的英姿，向前衝過去。戰事愈來愈激烈，我們機一連李排附相秦，因為機槍發生障礙，他遂率領幾個幹練弟兄，散臥地上。眼看敵二十五噸重型坦克車，軋軋的從他的陣地上吼過去後，他很巧妙的從敵車後面上去，敵車槍眼一開，他接連着轟！轟！的幾個手榴彈捧進去了，照這樣的，毀了兩架。這時我們的蘇羅通砲，也昂然在敵人面前大顯神威。在連續射擊

之下，敵軍戰車，已有多架被我擊毀。

正是陰歷十六，懸掛在空中的一輪明月，格外皎潔明亮，照出一片慘烈的戰場景色。

天亮了，侵略者的氣燄，隨着『黑夜』的過去，也消沈下來，漸漸的凌亂了，我們却愈戰愈是勇氣百倍，敵軍殘部四向竄奔，終於狼狽退却，又叫我們賞鑑一回『皇軍』的風采。

大家忙着整理戰利品，這次戰鬥的結果，共斃敵千餘，內有聯隊長倉田一員，中隊長一員，擊毀戰車十四輛，內有二十五噸重型車二輛，因為一時無法後運，只得將車上零件拆下，載兩汽車運回後方，其餘都就地炸毀焚燒；並獲重機關槍十多挺，步槍百數十枝，輜重及文件無算。

這次遭遇戰的主力，是我們一四九團參加台兒莊會戰後的七八百弟兄，傷亡的祇四十五人。

經過這一次激戰後，我們的隊伍，仍安全的繼續西進，在途中都興高采烈的，大家相互談着這次戰鬥的經歷。增加不少解寂寞的材料。弟兄們行走起來，也更加起勁，更加健速。恢復了什麼是疲乏，這次激戰倒又成了行軍的興奮劑。

說起殲敵的戰績，一般人都稱頌並不亞於我們在郭里集殲滅赤柴聯隊，因為這一股附有
多量機械化部隊的敵軍，如果任其沿鐵路向徐州挺進，不予痛擊，將給我們西退的大軍，以
不少的困難。

至於這次遭遇戰勝利的原因，是我們的官兵充分的接受了我們的軍長關指揮長官時常訓
示我們的：

「猝遇大敵當前，首要沉着，方能有精明的判斷。如找到機會，須迅下決心硬幹。」及
師長張耀明先生的：

「敵前須沉着應戰，非到有效射程，不得亂放一粒子彈。」等教訓而來。（完）

徐州退却記

李植人

一 偉大的行列

黃昏，寧靜的村子裏已經有了吵雜的人聲。外間屋子裏亂烘烘的，同伴們在整理行裝，在分發乾糧；精明能幹的王先生正匆忙地編列隊伍。爲了今夜參加軍隊的行軍行列，我們團體十六人嚴密地組織起來了，一男一女成爲『雙人隊』，另外還選了一個大隊長。

『準備集合！』大隊長從外面視察回來，發出了號令。

昏黑的廣場上，人影蠕動着，四面散佈的人們和馬匹，都到了集中的地點，司令長官部及十一集團軍的官佐們，忙着指揮，命令從他們那里發出，又傳到我們這里。夜行時打電筒、吸煙、談話都在被禁止之列，而且爲了怕失掉隊伍的聯絡起見，每個人的頸際都繫了一條白手巾。最後，是行軍的口令了。××是普通口令，××××是特別口令。

最末了一個消息：今夜要走五十里路。

同伴們的腦袋裏都裝滿了許多新奇的東西，興奮與驚奇的情緒拉緊了心弦，好奇的目光在四圍探索着，黑幕已經拉下來了。士兵們三三兩兩鋪了毯子在地上睡覺，夜行軍在他們是那麼普通的事情。場子的一邊擺列多輛大卡車，一些人似乎在忙碌着拆毀機器叮叮咚咚的響聲，擊破了夜的沉寂。

立刻開行的命令傳出來了，熟睡的士兵帶着疲憊的身體起來排隊，人影和馬匹蠕動着，大隊緩緩地向大路上進行了。前面的是騎兵隊與步兵隊，在副官的後面，我們的團體跟隨着，最後是砲兵部隊和挑夫。

五月的夜，星星在閃爍，下弦月透過薄雲吐出光輝，蔓延迂迴的行列浴在清淡的月色裏，靜悄悄的田野，步履踏在泥沙上發出細碎的響聲，人們的心情是寧靜與平和，期待着黎明的到來。

二 黑夜渡渦河

清晨，天空中現出魚肚白色，星星不知什麼時候隱去了，淡月寂寞地掛在半空。

走近村子的時候聽見了雞叫，隊伍準備着休息，一會兒，隊伍散開了，士兵們分頭尋找自己宿營地盤，馬匹被牽到樹蔭下。

我們還不能馬上睡下來，雖則我們已感到極度疲乏，而且腳底起了水泡，防空宣傳還必須得進行，女同志被分配到每個茅屋裏去。這個村子的老百姓有些留着沒有走，而且還有一些婦女。她們看見我們進去。立刻請我們坐，問我們從那裏來，那般殷勤。那般親熱，真使人感動。

「沒有走嗎，老婆婆？」我問她們。

「到那裏去呵！我們沒有錢逃。」一個女人嘆息着。

從他們的口中，知道在我們之先，已經有軍隊駐紮過了，村子裏的糧食已經感到缺乏，連雞蛋都收羅不到，蕎麥也沒有。但是，一會兒，一個老鄉帶來了大筐紅蘿蔔，又幫忙拿水燒茶，讓房子給我們休息。

老百姓的樸實、誠篤，太可愛了，雖然睡着的是潮濕的稻草和糞臭味的茅屋，心裏却只有感激的分兒。老鄉說：「都是一家人，應該幫忙幫忙。」老百姓已感到切身的痛苦，敵人

在各處的姦淫屠殺，使他們直覺到敵人的殘酷。但這決不是什麼人來宣傳或動員過，老百姓的覺醒也只是部分的。他們的幫忙軍隊與其說是自動，勿寧說是被動；這兒只有個人痛苦的感覺，而沒有國家的意識存在。

『今夜要走七八十里路，而且從今夜起要突過敵人陣地一百二十多里。』一個長官對我們說，『不過敵人陣地只有極少數的人，我們的隊伍很雄厚，左右又有掩護的士兵，你們盡可安心。』這幾句話把我們安定下來了。但也有人擔心要走太多的里數，腳底已經起了水泡，一走就痛。然而完全沒有想到的，長官已經為我們的團體預備了兩匹馬，誰累了都可以得着機會騎。

夜在每個人的期待中來到了，是一個昏黑的夜。黑雲遮蔽了月光，只看見緩緩蠕動的人影。爲了恐怕失去聯絡，同伴們都拉緊了手，前後呼應着。有時前面的人停住了，後面的看不見，一脚站不住，就和前面的人貼在一起了。

還沒有達到過河，濛濛細雨落下來了。沒有禦寒衣服的朋友，都咬緊了牙，挺着胸前進。不一會，隊伍達到過河，這由木板草架成的二丈多寬的過渡橋，顯然給黑暗包圍的人們

多少困難。木板傾斜的架着，一不留心就會滑倒。幸而借用了電筒，半小時之後，人馬都安然到達彼岸。雨還沒有止住，飢寒與疲憊侵襲着每個人。乾糧完了，寒風更緊。想休息，泥土是溼的。但是伴友們依然咬緊牙關，繼續前進。目的地是離我們不遠了。

三 恐怖的威脅

五點鐘到達村莊的時候，突然聽到幾聲槍響，士兵說漢奸放信號。度過了恐怖的昨夜的人們，心情又緊張起來了，幾乎不能自持鎮靜。每個人臉上都被恐怖籠罩着。消息越來越壞了，說是已經發現了敵兵，並且還有坦克車。一刻兒，麥田裏散開了砲兵，長官部的客人都被送到附近一個村子裏。

幾分鐘之後，探聽消息的人回來，說明了這個謠傳，人們安定下去了。但又懷着另一個恐懼：已經是六點鐘了，正是敵機出動的時候。然而我們的隊伍必須前進找宿營地，命令發出之後，行列以強行軍的速度，繼續開到不遠的村子裏去。同伴們跟不上隊伍，只好在麥田中抄小路走。麥子已經齊膝，濕潤潤的帶着雨水，走出麥田，褲腿濕透了，鞋子沾滿了泥。

然而，僥倖的是在飛機沒有偵察之先，我們都找到了休息地方。被我們擔心着的挑行李的行列，也迅速的達到目的地。馬匹繫在樹底下，疏閒地休息一夜的疲勞。

茂盛的林木，沿着河堤整齊的排列着。濃厚的蔭影底下，躺着尋覓甜夢的弟兄們。勻調的呼吸，正告訴你，他們是如何的疲勞。五月的原野風溫柔地吹來，河水起了薄薄的縐紋。輕輕地吻着低垂下來的枝葉。是新雨之後，一切是清新，鮮妍，鄉村是恬靜的。

然而恬靜的生活不是屬於我們的。警報的笛聲，又把我們的心弦拉緊了。一會兒，一架偵察機在村子裏出現了。盤旋了一週，投了幾顆炸彈。村子裏顯得異常的不安寧了，人們都意識到敵機已發現目標。從屋子裏跑到河邊的樹下隱藏，我和幾個同伴都匍伏在河邊的斜坡地上。果然，一會兒，『孔孔』的沉重的聲音由遠而近，幾架重轟炸機向樹林飛過來了。

重的聲音震動了心弦。我們都被恐怖與憤恨的情緒窒息住了。忽然『喔——孔孔』，兩枚炸彈投了下來，接着『拍拍拍』，是機關槍掃射。

『孔孔——拍拍拍』，響聲密密的接連着，忿恨的火在燃燒。你殘酷的日本軍閥啊，盡量發揮你的獸性吧！

『我們要復仇，我們一定要復仇！總有那麼一天！』我的心在憤怒的呼號，炸彈投夠了，幾隻發洩了獸性的鐵鳥才折回頭去。

我們從樹底下攢出來，深深透了一口氣，回到屋來，看見一些同伴已聚在那里了。大夥兒見了，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在患難的時候，我們覺得友誼是逾常的珍貴。

預料到飛機還要大批的來，我們又分散去找『安全』地方去躲避。小小的村子裏却找不到一塊空的地盤。樹林裏、麥田中、擠滿了人。結果，王先生曹先生，馮和我，決定了留在茅屋裏。

果然，大批的轟炸機來了，聲音沉重而低濁。馮和我剛剛躺在牀上。『孔——一個炸彈的響聲，好像落在我們頭頂上。一骨碌就爬下牀來，我們兩個都攢到牀底下去了。連續的炸彈却似乎投在我們的周遭，房子震動得利害，落下一些碎片。感謝天——幸而房子還堅固，牀板也相當的厚。這次我們又沒有發生意外，同伴們也安然歸來。

聽說這次飛機來襲，正值我們的隊伍走過大道，（我們的房子就在大道旁側）飛機低飛至數百公尺，來不及閃避，遭機關槍掃射而死傷的有十幾人。

四 煙火底下的春

幾日的奔波，同伴中有的生了病。曹先生害瘧疾，羸弱的身體，還不肯休息地張羅這個那個；幾日前活潑潑的孫，也無聲息地病倒了；我們的兩位俄國朋友這幾日亦失掉了談笑的興趣；最健康的還是阿華，大陳和我。

在蒙城西面的一個村子裏。

五月的陽光，灼熱了地面，地下鋪着的麥草也不斷發散着熱氣，躺在上面午睡的我們，感覺着身上已濕透了。站起來，和煦的暖風吹拂着，覺得非常舒適。麥田裏幾個小孩追逐着，帶着稚氣的臉可愛的笑着。雖然是生活在戰雲的氛圍裏，他們的心依然如五月的晴空一般清明。

『想什麼，河邊洗衣服去！』阿華喊，我望着孩子發楞呢。

真的，飛機不來，我們就有一天清閒的生活。鄉村是恬靜的，我們三個人緩緩地向河邊走去。這裏沒有人跡。坐在石頭上，脫了鞋和襪，用腳輕輕地拂着水，涼意沁入足尖，感到

極端的輕快和舒適。

洗了腳，洗衣服。水底的魚，一羣羣的游來游去，試着去捉牠們的時候，却不知怎麼從指尖滑過去了，竟是一個也抓不到。我有點生氣，在泥土中找了一塊石頭向魚兒集中的地點拋過去。這樣一來，牠們非常伶俐地跑開了。『我的石頭也像日本飛機一樣的不成嗎？』我心裏想。但想到自己是無辜的魚兒的屠殺者時，我又羞愧地把石頭拋開了。

同伴顯然不願意離開這塊安靜的地方，大陳站在桑樹底下摘桑子，我也加速脚步奔過去。拿了一顆又紅又紫的桑子放在嘴裏。酸甜的汁滑下喉管，我輕輕地笑了。

五 離開了隊伍

第二天早晨，傳來一個消息：中午長官部有三部小汽車可以送我們十六人到阜陽。同伴們都欣喜着。七天的步行，都覺得有些疲乏了，然而同時却又感到一點依戀。幾天以來，我們對於士兵生活感到另一種樂趣。然而以後，我們是得脫離這樣豪邁的生活了。

中午，三部小汽車開足了馬力向大道上奔去，每部車子的距離有百米遠近。坐在靠窗子

的人都被叮囑着留神飛機。這時車上的韓，不勝感慨地說：『好了，逃出來四分之三了。』韓這幾日的焦慮有目共見，我們也不勝同情。

突然前面兩部車子停住了，果然，是來了敵機。人們紛紛奔下車向麥田樹林間散佈。阿華、大陳、馮、我、和另一個男同伴奔到前面一個樹林裏。一個人抱着一顆樹隱藏起來。遠遠地來了三架轟炸機，『孔』一聲響，樹林旁邊投下一個炸彈，旁邊的土屋震塌了，碎片飛到我們身邊。死的恐怖侵襲了我們，下意識地匍伏在地上了。

飛機在頭頂上繞了一個圈子，正要折回頭去，突然，兩聲槍響，飛機馬上掉轉頭來，狠地在樹林旁邊投了幾枚炸彈，飛機尖銳地下降聲音，竟如穿過了心一般，我感到忿恨的火在心裏燃燒。

飛機遠了，同伴們不約而同從地上爬起來，『哦，又活了一次！』心裏想，然而每個人臉上只有痛苦的笑。走到樹林的旁邊去看幾部大卡車正在燃燒，濃黑的煙佈滿天空，幾個司機在烟火中搶救其餘的車子。我們帶着沉重的心向村子裏走去，沒有恐懼，只有憤懣和悲痛。

這次的轟炸目標顯然是幾部卡車，幾部卡車堆在一個樹林，這是司機要負責任的。然而

如果沒有漢奸放信號，也不會有這回慘事。這一路，漢奸之多，實令人感到痛心。無知民衆不明瞭抗戰意義，往往爲敵人所利用。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實在是急不容緩的事。

深夜，大卡車把我們送到阜陽，城內已經沒有人煙。白日阜陽遭了大轟炸，城內炸平了，如果我們中途沒有耽擱，恐怕逃不掉這一遭呢。

當我們穿過城內的時候，大火還在燃燒，紅了半個天空，房屋完全倒塌了，斷牆破垣，瓦碎片片，炸彈竟似挨着房子丟下的。硫磺的氣息洋溢着，熱氣窒息了呼吸。我們以匆急的步伐走着，心頭憤怒得要燃燒了。

『什麼，已經成了第二個台兒莊啦？』C在呼叫。

『把我們飛機開到東京去投幾個炸彈！』另一個在喊。

每個人的腦袋裏都銘刻了這慘痛的景象，幸而是夜裏，沒有看見更淒慘的——在這碎瓦破垣底下，正埋葬着多少條的生命啦。

殘暴的獸性的日本軍閥呵，這篇血賬，我們是要報覆的！

徐州在烽火中

婁炳成

太陽沉落到了西山，黑暗的幕幃，朦住了大地，與這戰爭不相干的烏鴉，正在找牠們底歸途；惟有我們被敵機轟炸燬了住屋的一百多個同學，仍舊在奎山塔旁，抬着頭呆望空中瘋狂的敵機。轟轟的炸彈爆炸聲，房屋倒塌聲，它這時占着空中傳波的唯一聲浪。

城裏日間受着燒夷彈燃燒的房屋，這時還在升起熒熒的火舌，照耀得半天裏通紅。一團團火紅的砲彈，從雲龍山頂上飛過來，這裏充滿了硫磺氣。西關外時疏時密的機關槍聲，送進同學的耳中，被震盪得在騷動，我們決議，舉出三個代表，進城去謁我們的主任×總指揮，要求發槍，與鬼子們去幹，主任竟興奮得流下了淚來，可是他慢慢地說着『你們都是軍訓，受得未成熟的學生，且慢慢離開這裏罷』。

同學們走向海鄭公路，城裏頭出來的老百姓，有的肩負着包裹行李，有的攜着老抱着少，像潮湧般的向東南。一部份武裝同志在掩護前進，因為緊跑着的人足馬蹄，搗起了公路上

層層的灰砂，大地上越顯得模糊了，辨不出事物來。

霎時間軋軋的機聲，幾個照明彈，撕破了大地的黑暗，成了一個明穴，連續的幾十個炸彈，在金黃色的麥浪中翻起了黑色的煙砂。

同胞們七橫八倒的躺在路兩側的溝裏，我也隱避起來了。合上了眼，但耳中仍聽見拍拍的機關槍聲，順着這公路的上空南移，有很多的東西，洒在我的身上，我暈去了，自己也不知曾受傷，或者是死。喂！『敵機去了，快起來走罷。』我才開了兩眼一看原來老王拉着我要走。

這時沉吟在路上受傷的，僵臥着的死者，縱橫的演在我的眼前，浸在這悽慘環境中，憤恨之淚禁不止的淌下來。咬緊了牙關，離開了相處五月的徐州，立着誓，在不久的將來，定提了槍桿來恢復你的自由。

大約在午夜三點鐘，出了銅山縣境，到了睢寧的房村。掉轉頭去望徐州，敵人的烽火冲在雲霄。

並沒有發現敵情

『敵人的坦克車，離此地十八里的雙溝，已衝過來了，截斷了我們的去路。』大眾意見決定南走，背上了行李，抄着曲曲折折的山道，凹凸蹣跚得十分的難走，遠處傳來的喔喔的雞啼，東南方的天空變了魚白色。行三十多里的山路，現在漸漸的平坦了。上午十點鐘到了容離集，買了一塊錢的紅芋煮一煮熟來充飢，到南宿州的大路上大隊的人湧過去，跟大隊一起走比較穩當些，背了行李就開跋。

前面的隊伍忽然停止了，交頭接耳的從前面傳遞下來的命令說：『前面山頭上已被敵人佔領，不准講話，不准吸煙，脚步要改輕。』這裏的空氣突然緊張起來，抬頭望這盤據十數里的山頭，黑沉沉的並沒有燈光，也分不出什麼來，惟有風吹樹枝發出的號聲。繞着山，一口氣走了三十多里路程，才得有一個休息，因人太疲乏了所以七橫八倒的躺滿在路上，又因為天黑，地面上的一切東西分不清楚，我看見高高的一堆，想借來作我暫時的枕頭，頭才擱上去，一股臭味沖進了鼻門，用手去摸摸濕潮潮的才知道是馬糞，這時候也顧不得了，用手掩住了鼻管，仍舊睡我的覺。

過了鐵路，隊伍飛也似的奔路，汗是儘量底流出來，嘴裏渴得眼睛冒起了火。在北方水

是鮮見的，偶發現一個池塘，大家拚命去搶喝，那黃色的水，臭味直沖，但是此時比得了金銀財寶還要滿意。

衝敵人第一條火線

整個的夜在山地裏西走着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天明時才出了這連亘的山岡，西邊隆隆的砲聲，雜在裏面的機關槍聲，在四面圍繞高山的谷中，格外響亮，震得正在飢寒交迫下的各人，肚子裏怪難受，看看同學中素稱大胖子的老王，他一雙眼，凹了進去，臉實是難看，好似從棺材走出來的僵屍。旁的人是不用說了，有的餓得支持不住了，拔了高粱秧放在嘴裏亂嚼。

行不到十里到了磁村，砲打得更猛了，西南山頂上敵人打過來的砲彈在磁村旁的荒山上炸開，冒起陣陣的白烟，隊伍翻過了這高一千公尺以上的山頭，却又翻過四個大山頂，天中時太陽強烈的光，蒸乾了身上的汗，山地中又找不到水喝，有幾個本來有病的，就暈倒在山谷中，空中一架敵機，無拘無束的任他放浪，牠高興時擲幾個手榴彈，掃射一陣機關槍。

出敵村，僅離敵人三二里地，××師正在配備先頭部隊與在後面掩護的隊伍，叫老百姓與徒手軍人在中間，命令一下，我們山頂上預置着的機關槍，拍拍的響了起來，排着隊伍整整齊齊的衝過去，背不動的行李拋得到處都可以見到。

行進速度非常的快，沒有多大一會，已下去了十幾里，渡過一條淺河，前面的已經在休息，聽見講第一線已經衝過，我們還沒有站定腳，離不遠的南邊麥田裏，響起了步槍聲，夾雜着機關槍聲，正向我們射來，這裏因為沒有守險的地方，退過去守住了河堤，架起了機關槍，等待敵人，但是敵人沒有來。

師長的話

天中的日光，似炭火般的照着，定着的枝頭，告訴人說這時候連風都沒有，熱得腦子裏發昏。一排大榆樹底下，坐着幾百個難胞，立在那裏講話的××師師長×將軍。他是一個高大的身材，臉上滿長着鬍子，一雙有神的眼睛，又配上那宏亮的喉嚨。他說：『軍人守土衛民本為天職。徐州處於四面楚歌聲中，為要減少犧牲，所以保護着民衆退出徐州。現在本師

的任務是送你們到安全地去，我願保證你們生命的安全。但是退却比進攻還要艱難，望你們態度絕對保持着鎮靜，遇有前哨接戰的時候更不應慌亂，才可以安然地到新陣地。」

坦克車衝散了隊伍

繞道躲過了正面的敵人，從山道裏穿出去，沒有發現敵情。爬過了離永城約四十里的山岡，隊伍在山麓下休息。日沒了，天空中耀着一條條美麗的晚霞，微風拂來，洩去了不少的暑氣，精神也振起了一半，但是肚子裏終是餓的。

集合的哨子在一個旅長的口中吹着，隊伍仍舊排得整整齊齊的繼續前進。×師早派了警戒部隊一路上搜索前進，幾聲步槍突從東方射來，注目去看，隱約有七八百個敵人，排着橫隊衝過來，坐在馬上的師長提高了喉嚨，發命令：『步槍打幾槍沒有關係，不要理他向前走。』隊伍保持着原有隊形，整齊靜肅地向前，結果敵人沒有接近來。

●越過了蕭縣到永城的汽車道，死屍的臭味沖進了鼻管，心裏在作嘔，路南一帶的民房牆壁上挖着無數槍眼，大概這裏也是敵軍殘暴的屠殺場吧！隊伍的步伐一步的緊一步，東西射

來數條銳利的光，很快移過來，漸漸聽到了軋軋的馬達聲忽然南面北面也同樣的發現了。

××旅長，鄭重地下着命令：『不要放槍，誰放槍是「惱種」，拿起手榴彈上起刺刀，準備衝鋒。』

三面抄上來的坦克車逼近了，淫威的燈光，迷住了眼睛，從車上打過來的砲彈，在附近爆發。車上面的鬼子，噁哩咕嚕的不知道說了些什麼。隊伍只管朝着西南急奔，穿過樹林，爬過乾河，每個人的汗快要流得乾了，嘴裏的唾沫變成了膠質，路上翻起來的灰砂，飛入了口中，喉嚨裏癢得說不出話來，順手抓些樹葉來吃吃，比較好些。連跌了十多跤的我，走傷了脚。包先生渾身軟得再也不能走了，在一棵大樹底下躺了下來。眼看隊伍像潮水般的過去了，坦克車的光照在我們的身上，隆的一聲，一個砲彈在我的右邊炸開，我拿了些已割掉的麥桿蓋在身上，對包先生說：『我們在這睡吧！睡着了死，就不知道痛苦了。』這話並不是消極地等死，因為身體實在沒有抵抗的餘力了。

• 忽然得得的脚步聲，像穿的皮鞋，難道是鬼子的搜索嗎？閃開一眼望過去，喔，原來是一頭失了主的驢子，害得我吃了一驚。

娘兒們在戰慄

清晨的涼意，推醒了我們兩個，身上顫動得非常厲害。四面是敵人。究竟走那一路好呢？偶聽得南邊的葡萄架下一聲微咳，我就走了過去，身子亦探進了葡萄架才知道是一個女的懷裏抱着一個孩子，大概昨晚也睡在這裏吧，那邊幾棵葉子茂盛得能掩沒全身的葡萄架內爬出來了十多個中年的娘兒們，慌慌張張四散奔跑。

喂！『老大娘這裏是什麼地方？』我連續的問了幾聲，她總不作聲。她瞧了我一眼，她渾身在戰慄，牽動得小小葡萄樹，也在搖擺。她斷斷續續說『我怕！我的妹妹已經被你們……你是那村子上的日本兵？』她話中止了，抱起了小孩出了小樹，不回頭地向南奔跑。

換了制服丟了證書

破草棚的大門口坐着兩個老頭兒，他立了起來招呼我們：

老總：『辛苦了，進來歇歇罷！』

「謝謝你！」

「你身上穿的黃制服，很多的地方不方便，老百姓見了，當你日本兵嚇得亂跑，而且東面的村子裏都有日本兵，把制服換了吧，向西南走不要走西北，西北是永城！」

我想這老頭兒話很對，但是我終不捨拋棄最後的一身制服，和一張學校的畢業證書，反轉來一想，敵人能奪我身外的東西，不能奪我身內抗敵的決心，拋了罷。

老頭兒拿出兩碗小米稀飯來給我們喝，因為我錢多遺失了，只得謝了一聲，老着面皮的走了。這裏是江蘇蕭縣地界，田中滿栽着桃李果樹，近住房的地方皆高搭着葡萄架，房屋雖然大多是草棚，却收拾得很整齊，若然沒有敵軍來騷擾的話，這一帶的居民，好似世外桃源的人，生活是很舒適的。

太陽又轉到正中，肚子又餓了；只能夠硬着頭皮向人家要一點來充飢，幸虧又走了二十多里，到黃村遇見了自己的隊伍。

到了新陣地

大家在計議着，只要避開西南七十里的黃口附近的一線敵人，就可展移到新陣地，×師的先頭衝鋒部隊已經出發。一個×師的兵士，他拉了黃村裏老百姓的一頭驢子，又拿了一些別的東西，結果是被××旅長槍斃了。

暮色籠罩了大地，隊伍加緊了脚步，越過了一條汽車路右邊的山頭，一盞亮得奇特的燈，間斷的槍聲在山上面射過來，交頭接耳的又傳下來了命令：『這山上發現敵人，不要理他，脚步輕一點，向前走！』

繞過了這山是一片平原，烏黑的夜中，兩面黑沉沉的隱約是村莊。裏面射起忽息忽滅的電光上下起落着，狗吠的聲音很厲害，隊伍在跑步了曲折蹊蹺的路上不停腿的跑，足足有二三個鐘點，聽說已過了碭山，才到了一個森林裏休息，黑暗中間，手在樹上亂摸，找到了幾個菓子，暫時來解一解渴。

隊伍繼續前進了。一口氣要跑六七十里的強行軍。我的二條腿不能移動了，手拉着包先生，在離夏邑縣的河橋集我軍新陣地三里的村子上休息，身躺在新收的麥桿上將入夢時，步枪又響了，老百姓極度驚慌來叫我們，『老總，後面日本兵追來了，快走罷！』

我們慢慢的走進了河橋集，見着許多精神抖擻的新戰士，剛才的槍聲，到了這裏才知道是土匪搶散兵的。

在敵人後方

郭鏡人

兇猛的寇軍在五月十二號把隴海路截斷，但這並不是說整個第五戰區的一切都葬送了，台兒莊的陣地一點亦沒有動搖，徐州的防務還在鞏固着，中央爲保存實力避免不必要的損失，乃有全部撤退的命令，由台兒莊撤退的隊伍在大廟——小隴海集合數十萬大軍秩序井然地向指定地點出發，都在興奮地歌唱着，我因爲不明瞭軍事計劃的內容，跟隨着的是掩護部隊，前面的大軍都安然衝出敵圍到達指定地點，掩護部隊時時遭受敵人的包圍，襲擊，但是我們的隊伍是整齊的，緊密的，衝散了，又集合了，敵騎與唐克車時時在追擊，有一次被包圍在徐州東南的陳家莊，士兵們都摩拳擦掌的準備攻擊，結果午夜裏果然給敵人一個出其不意的反攻，衝開了重圍向前開拔。

整齊的隊伍都安然到指定地點了。剩下一些雜牌的沒有武器的少數士兵無法向敵人衝鋒了，遂決定更換便衣離開敵圍，這時我是繞路突圍。路線從徐州東南向北行至臨城東南折向

西，經微山湖在蘇屬沛縣、豐縣及魯屬單縣曹縣的南部通過，再折向西南過民權直奔鄭州，共步行二十三天，於六月四日到達鄭州，在敵人佔領區域約行八日，在火綫裏走了十三天。我這裏特別報告的是在敵人佔領區域看到的情形：

敵人後方空虛——敵人在每個縣城裏最多不過駐紮日寇軍二百人，鄉村裏除了交通錯雜給養貯藏的大鎮集外，是看不到敵軍的。寇軍駐紮的地方是不許老百姓存在的，在附近的三四里以內便已經看不到中國老百姓的行蹤了。交通線上不時有汽車來往，數十輛汽車是用鐵練結在一起的，末了有一輛保護車。據老百姓告訴我們：車子裏並沒有幾個人，大部份是橡皮人，今天穿黃的，明天穿綠的或是黑的，竄來竄去，故意迷惑羣衆，虛張聲勢！

❖ 敵人如何殘殺民衆——在山東的臨城沙溝附近，強拉民夫，用汽車運往徐州作工，壯年者載往濟南一帶訓練充軍，該地老百姓已逃避一空。在蘇省沛縣豐縣一帶寇軍每到一鄉，輒解爲裸體，令婦女爲他洗衣，中國婦女的舊道德，那堪這些無廉的獸行，所以遭受槍殺者甚多。鴉山縣北的周寨，五月初去了七個寇軍任意姦淫，該鄉民裝忍無可忍，乃羣起殺賊！用菜刀土槍，砍死兩個，其餘都狼狽而逃了，但是寇軍後來的部隊到達了，看見那種情況，老

羞成怒，遂大肆殺戮！男女老幼，不得幸免！遭難者達二百七十餘人。又周縣唐寨有一家姓唐的大地主，爲當地最富有者！家中四十八人僅一人先逃，得免於死！

還有一件值得報告的事，在魯省單縣東南沙河岸郝樓附近，寇軍埋設地雷，意圖殺害我撤退之國軍，後來被一羣山羊給踏亂了引線，結果我們的軍隊絲毫沒有蒙受損失，反而炸死寇軍一百二十餘人！敵人惱怒之餘，遂到處搜索山羊，每一羊頭要兩個人頭，老百姓急了，把所有的羊都宰割了，我曾經看見一個人用一元錢買了三十多隻羊。

又寇軍現正向民衆徵收麥糧，農民每收一石必被徵去八斗，雞和雞蛋那就不必提了。

●民衆的實際情況——徐州東南一帶有些老百姓够可恨的，一個軍人換了便衣簡直不能行走，當地壞人冒充游擊隊檢查行人，錢財什物掠奪一空。魯境及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可好極了，老百姓看到了我們還是親熱的招呼着，都在說中國人還是同中國人親！豈能同東洋鬼子親嗎？他們給我們吃餅，喝茶，並且替我們找住處；在魯省單縣東南六十里的朱集，我生了病，該集一位姓×的——曾服務東北軍×部重砲連事務長，留在他家裏休息了一天，並且延醫療治，這不能說不是中國同胞親愛的表現！

他們都問我們徐州情形如何？並且關心整個的大局。我詳細給他們解釋，分析，並且告訴他們如何對付殘暴的敵人。

一九三八，六，九，漢口。

由徐突圍

林素園

徐州戰守百艱難，刁斗聲敲星斗寒，戎馬書生無落伍，突圍應作殿軍看。
日饑夜走苦支撐，生死能忘體自輕，偷渡淝河唯認影，欲呼同伴恐驚兵。
藩籬盡破恨東風，浩氣常如貫日虹，袞袞諸公休醉夢，掀髯疾喊復淮東。

離 徐 記

高 公

新聞界服務的朋友們，感覺是特別靈敏些，五月九日蒙城失陷的那天晚上，我同長江兄在閑談裏，曾計議到我們的工作和行動的問題，但是在我們晤及李德鄰先生的時候，李先生還照常的鎮靜，還是那樣安閒的和我們談天，他在講完戰局後，還大談冒病治療法及戰時新聞政策，因為他的態度如此鎮靜，如此安閒，更使我們對於戰局前途加強了若干的自信心。

但是，不利的消息，一天天的增加，我們的自信心又有點動搖了，今天剛接到魯南敵主力移魯西，而代以偽軍的報告，明天又接到敵軍到達永城的消息，更離奇的是蒙城的收復，經我們多方證明，情形相當的壞，於是我們先勸不必要在徐州的友人們離開，犯不着在那裏死守，同時我和長江兄計議，徐州已成了前線的一個據點，戰局的整個關鍵轉移到歸德了，且係豫東的門戶，從新聞觀點上說，寫篇『徐州退出記』，還不如在歸德觀察全局重要些，於是決定我先去歸德佈置一切。

十四日自早到晚，徐州城天空佈滿了敵機，炸彈聲震得耳聾，市中心區的火光交織成一片，我同了在徐州的記者團——包括全國各報和南洋新加坡的戰地記者十二人——打算隨同關麟徵先生的專車西發，當臨去車站前的一刹那，忽然接到報告，李莊發現敵蹤，火車不通，可是我們還是準備去，打算到達黃口附近，轉道西行，同時已準備和某軍部及特務連工兵連徒步行軍。

由郝寨至郝集

十四日晚十二時後，那天剛巧是廢歷四月十五日，幽美的月光籠罩了整個的霸王故都——銅山，城內的火光還熊熊的燃着，我們這一羣和×軍部一部職員坐一輛大卡車出發，時局雖然緊張到極點，在我們經過的路上，看不出有一點紊亂的情況。

途中除了汽車過後，野犬追吠數聲外，聽不出別的聲音。徐州四週的小山，一個個從我們車旁掠過，仰望頭上的明月，憶起當年西楚霸王的雄風，僅僅八千子弟兵，尚能馳騁宇內，難道現在我們有千萬的熱血健兒，還不能逐倭寇出海，東海重鎮的徐州，難道就這樣輕易

的放棄了。讀程正伯先生的酷相思詞：「欲住也留無計，欲去也來無計，」此時心情，真有些「無計」了。

車行一小時，抵徐西二十里之大河寨，數棟土屋，殘破不堪，因為汽車要回徐州，我們於是在此下車休息，屋主為我們鋪了幾張竹蓆，聊作牀褥，我同守愚兄共裹一毡而睡。雖然是四月天氣，還是涼意襲人，好在疲勞已極，倒下就一夢大天光。

次晨醒來，徒步前進，大家所攜服裝，都特別簡單，有幾位聽說要徒步，把所有的行李，都棄在徐州了，雖然晚上無被，走路倒真爽。

北方鄉村，比較江南貧瘠得多，鎮上除了賣雞蛋和稀飯的外，別的什麼也買不出，此時有吃就行，粗細都將就了。

同業新加坡星中日報戰地記者黃薇女士坐車走了。關部的參謀處長，政訓處長和我們一路，好在還有特務連，武裝齊整，就有什麼問題，全可應付有餘的。

正午走到郝寨，休息午餐，準備下午起程，因為車站有客車數列，跑去看看，除了一列衛生列車外，還有一列客車，都因為鐵路阻斷，不能西進。政治部抗敵劇團也搭該車由徐州

西返，無法前進，交談之下，決與我們同走，因為他們帶的東西太多，只好忍痛拋棄，便宜一般難民，爭相拾取，口裏還說：『真好東西，這輩子還沒見過。』其實那些東西，已很沒有什麼好了。湯軍團的戰地服務團高且文毓秋兩位小姐，也在那裏遇見，參加我們一起，大家頗不寂寞。

由郝寨西行，隨時有與敵軍遭遇可能，於是我們把隊伍從新挑過，由特務連擔任前哨，我們這羣雜牌便衣隊走中間，工兵連殿後，浩浩蕩蕩的前進。

關先生恐怕我們這羣書生徒步辛苦，特為我們備寧夏名馬數頭代步，於是我們更熱鬧了，我策馬追你，你拍馬趕我，好像忘記前途的危機似的。

三十里到楊樓車站，亦有列車在那裏等路軌修復西進，我們沒停留，再北行三里抵郝寨，那裏是今晚我們的宿營地。

初次接觸

在郝寨，從車站司令那裏得來的消息，敵軍佔永城，大部西北行，與由魚台南趨的土

肥原部會合於李莊車站，續沿隴海鐵路東進，南來者人數不甚多，北來的大概有三千以上，附屬的機動性部隊不少，十五日早我們有一列衛生車，滿載傷兵和難民去黃口，剛開進揚旗地方，敵軍的砲兵就向列車轟擊，同時敵戰車適亦開到，用機槍掃射，衛生列車馬上退回郝寨，幸無死傷。

我們探明了當時的情況，認定敵人仍在積極東進，因為我們這枝人馬力量有限，而且沒有奉到命令阻敵前進，當時仍決定繼續北行，越過鐵道，脫離敵軍前進線，向黃口、李莊西北迂迴到碭山，雖然有人以為這計劃過於冒險，主張退回徐州再說，但是我們仍然這樣肯定的決定了。

黃維綱先生所部×師與關部平時並沒有任何接觸，但是基於國家第一，抗戰第一的原則下，熱情的聯合起來，黃師彈藥缺乏，關部慨允借與若干，使關部的力量立刻充實起來，不但如此，而且關部表示絕對的受黃先生指揮，擔當任何的任務，這些現象，表示出我們國軍的偉大進步。

上午敵機甚為活躍，我們決定下午三時開始行動，由郝集向西北方面前進，到達老黃河

後，再沿黃河故道西北行，向唐寨西北迂迴，記者團和抗敵劇團的友人們都在寨外麥田裏睡覺，有的三個一起五個一堆的談天，派出去的警戒哨不時傳遞情報回來，楊樓車站離郝集只三里，隱約間看見難民羣不斷的騷動，砲聲在我們的西邊不住的響，越來越近，有幾輛我軍的載重汽車由西向東直駛而去，大概是被敵人阻擋回來的，到了下午一時左右，約略的步鎗聲也可聽見了，手無寸鐵的我們，立即集中寨裏廣場，準備必要的行動，輜重隊士兵紛紛的套上騾馬，緊張的空氣，激動了每一個人的心弦。

二時後，十里外的哨兵報告，敵騎兵向郝集前進，人數不明，同時砲聲更緊，雖然只是戰車上裝備的小砲威力也相當大，新蜀報的記者石寶瑚，鄭州大剛報的趙海深，開封民國日報的喬冠生三君，認爲繼續西行太冒險，立即返回徐州，另謀出路，寨內的居民，不少自動擊槍上土城守衛，黃將軍馬上下令，隊伍出北門，分成數個縱隊北進，在老河口集中待命。北門只能容納一輛大車進出，人數過多，行動比較困難，街道上塵土厚約五六寸，大隊通過後，塵土揚起很高，對面簡直看不見人，還好，雖然危機一髮，大家都能够保守秩序。每一個單位的領導者都能克盡職守，抗敵劇團的小姐們，有幾位比較胆小，在這樣情形之下

，讓她們倆人跑路，真有些不可能，於是兩位男團員攙一位女士，行列整齊的前進。

半小時後，密密的鎗聲在郝集裏發出，除掉一部騎兵隊奉令作掩護射擊外，英勇的村民，他們雖不是正規的戰鬥兵，但他們不甘不流血而使祖國土地淪亡，他們擎起土造的槍，來捍衛祖國，我們恨未能與他們共同行動，回頭望着郝集，對他們表示深切的欽敬。

北行八里，到達老黃河口，進入黃河故道，百年前銅瓦廂未決口時，黃河經行的故道，現在是一片麥田，但隱約的還看出一些輪廓。

雖然敵人進佔郝寨和楊樓車站，距這一帶不過十多里，老百姓們還是依然的勞作着，不過壯丁們有些執着紅纓槍在守衛了。

整齊的行列

天色慢慢的暗下來，好像有雨的樣子，記者團和抗敵劇團的朋友們，都集中在黃河故道的沙堆上，和部隊失掉聯絡，大家都徬徨起來了，二十軍的參謀處長周希濂先生領導着抗敵劇團，在討論行動辦法，我覺得在當時情況之下，不找隊伍，就憑我們這幾個徒手，想出重

圍，絕對不可能，同時，胡守愚兄在途中又和我們失散了，同人們都很焦灼的盼望和他會合。

一片鄉村，靜肅得一點聲音都沒有，看不出一個人影，十分鐘前甚為活躍的部隊都不知到那裏去了，最後才發現東面隱約有些騾馬，認定那裏一定有部隊，於是我主張兩個團體的朋友，都到那裏去，結果，抗敵劇團堅決主張沿黃河故道西行，與大隊會合，於是記者團只好單獨東行，和抗敵劇團分別了，那知道從那天以後，一直沒得到他們的消息，他們的安全如何，真成問題了。

東行二里許，果遇到我們的部隊，他們已在派人四處聯絡記者團，見面後，大家都非常高興。

於是繼續西行，十里抵張集，濛濛細雨中，進入民居休息，氣候因為下雨的原故，身上覺得有些寒意，我除了穿一件軍衣外，另無他物，花了一元錢，向農民買了一件小棉襖，雖然覺得一場胡塗，總比沒有好得多。

張集和郝集的距離，不過十五里，為避免敵人的搜索，決定晚上九時前進。黃將軍在傍

晚召集了一個會議，指示前進方略，一間土屋，擁擠着各級官長，桌上點一枝魚燭，黃將軍不厭其詳的指示，因為有我們這些徒手兵問題比較嚴重些，經過一番討論，決定了種種步驟。

全鎮的空地上，滿滿的集中了所有的人們和許多馬匹，黑壓壓的沒有一些火光可以發現，連香烟都絕對不許吸。

九點剛過，大隊蠕蠕的前進，經過差不多一小時之久，才比較的疏通了。

騎兵隊担任先鋒，繼之以武裝的步兵，然後是我們記者團和官佐們，另一隊騎兵在驛馬隊後担任掩護。大隊前進，秩序井然，行列的整齊，出乎我們意料之外，雖然知道須前進八十里，才能到達敵人封鎖線，然而每一個都抱着緊張心情，來完成這八十里的長途行軍。

騎哨在行列兩旁，不斷的梭巡着，大隊沿黃河故道，迂迴曲折，浩浩蕩蕩的疾走，步履走在沙土上，聽不出一些聲息，我們團內，除了文小姐騎馬外，每一個人手拉手的走，都怕萬一失掉聯絡，患難之中，才深深感到友誼的重要。

半夜裏，細雨不停，寒風更勁，衣單的友人，都咬緊牙，挺着胸，隨着行列走，沒有一

個發出弱者的呼聲。

十七日早六時到達張集東八里地方，張集西方一千米遠處，就是敵人的封鎖線。

突擊

本來打算在高宅旁邊住下來，觀察形勢，剛進村莊，得到報告，說敵人在高宅兩邊的力
量是不大，人數不多，我們不能放過這個機會，決定乘敵大隊未到以前，衝出去，黃將軍騎
在馬上，下令展開，立即前進，動作迅速，在二三分鐘內，立刻變成密集隊，跑步前進了。

這一片地方，周圍四五里寬全是黃沙，寸草不生，部隊毫無掩蔽的運動，適在此時，空
中軋軋的機聲響動了，一架敵人偵察機穿過朝雲，向我們飛來，部隊毫不理會，仍然做他應
做的工作，敵機偵察數週後，急急向南飛去，十分鐘後，我們的軍隊進佔高宅，我隨着黃將
軍騎一匹駿馬，加上兩鞭，也跟進了高宅。

三五十戶的村莊，這時擁擠着人羣，村的四週，都被哨兵嚴密的監視着，村民看見我們
，都圍攏來，直覺地，自動地，告訴我們那裏有敵人，那裏有戰車，四週的道路如何，路程

的遠近，一方面爲我們燒水煮茶，雖然那村裏已經沒有剩下多餘的食糧，但仍儘可能的爲我們設法。

這些村民熱情的幫助，感動得我們下淚。第一期抗戰中，各方面都說民衆組織不夠，軍民未能密切的合作，就我們這次所看見的，我們認爲實在有長足的進步。但是我們都認爲這不是政府或甚麼動員委員會工作的成績，而是民衆們自覺的熱情的醒悟，國家觀念隨着戰爭而深深印入他們的腦中。最要緊的是敵軍在各處的暴行——姦淫屠殺，使他們感覺到有國家的必要，知道生活在敵人鐵蹄之下的痛苦，所以自動地起來協助軍隊工作了。

爲了民衆熱烈的協助，我們對敵情相當的明瞭，經過一番討論之後，黃將軍派了一連人向敵軍突擊，兵士們愉快的擲着槍南進。我站在村外，目送他們出發，要求有一枝槍隨他們前進，但被他們堅決的阻止，一位排長說：『我們吃國家的糧，這是我們的責任。』

部隊前進不過一千五百米，槍聲響了，接觸開始了。敵軍倉惶應戰，剛接觸就有數個敵兵沒有聲息，霎時，戰車四輛爬出來，但牠不敢衝來，只是躲在密林裏射擊。敵軍毫不顧惜子彈的浪費，亂七八糟的放，我們的士兵則不然，不發現目標，絕不放一槍，因此不放則

已，一放必中，十分鐘後，敵人傷亡了二十幾個。

敵軍更慌亂了，恐怕我們的大部隊衝上去，立即，一個橢圓形的汽球，很迅速的升上天空，我們知道敵人要使用砲兵，因為我們突擊的目的，在試探敵軍的力量，結果知道他的力量並不大，於是黃將軍下令部隊向北移動，暫時退出敵砲射程以外，等到晚間施行大規模突圍，準備一戰成功。

第一線的部隊，還在和敵人相持，以便掩護我們退走，記者團同人先行出發，大家的心情，都到達了最高度的緊張，紫瑜兄攙着文毓秋小姐同走，她雖然處在那危險的境地，態度還是那樣的堅決，但是仍覺得有些不自然，說話的聲音也有點顫動，她說：『給我一枝槍罷，讓我打死一個鬼子後，就是死了我亦願意，我不願意無聲無息的死呀！』同伴都為她這幾句話感動了，互相的看了幾眼，默默無言的前進。

在麥田裏休息的時候，有幾個同伴有些憂愁，都覺得距離死亡的大道不遠，生存與否，幾小時後就可決定。文小姐為了解消大家的憂慮起見，她為我們唱了一支『快樂的人們』，清脆的歌聲，使憂愁的人們展開微笑。

兵不厭詐

高宅東北三十里，就是豐縣，十七日早，我們到達的時候，那邊的砲聲隆隆的傳來，敵人進攻激烈，情形如何變化，我們不知道，設若惡劣的話，豐縣的敵人很可能和南方竄來的敵人聯成一片，那我們就一輩子不想突出了。

黃將軍爲了應付這艱苦的環境，他使用『兵不厭詐』的原則，在一個小規模的突擊之後，乘敵人輕氣球升起之時，立即將部隊向北撤退，讓敵人認爲我們是向豐縣增援，不以爲我們是要突圍和襲擊。然後在下午又將部隊移動到高宅東南十里的楊家樓集，這一來，更使敵人莫明其妙，若是增援豐縣，爲什麼又向東南方向走，雖然天空有兩個輕氣球在觀察，因我軍的行動迅速，他失掉了目標，更不能發現我們這一縱隊的十分之九是徒手。我軍的企圖，敵不能判明，使他不敢採取積極的動作，這於我們當晚的突圍，發生莫大的幫助。

我軍二次撤到楊家樓的時候，記者團還有文小姐，和部隊又失聯絡，我們爲了找尋食物，在老百姓家裏煮高粱餅，買來的高粱，不够分配，紫瑜和文小姐自告奮勇的到前村設法，

我們只得將那僅餘的高粱充飢。

飯後，紫瑜他們兩人仍不見來，我們以爲他倆回部隊去了。立即出來，回到原來的住處，但是，那裏不要說是兵，連老百姓都沒有了，回望田野，靜寂得毫無聲息，這一來，可把我們嚇壞了，因爲太接近敵人，隨時都有發生危險的可能。

鄰近十幾個村莊，我們都走遍了，又因爲方向錯誤，我們竟向敵軍走去，幸經發現後更正，但已經吃驚不小。

繞來繞去，天快黑下來，於是我們決定向東走，沿途探詢，並在一片地上，發現許多足印和馬蹄印，知道曾經有部隊東行，證明我們的路沒有走錯。

這時敵人的便衣隊出現，一路上我們遇見了幾個，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小棉襖裏面縛着子彈帶，腰上懸着手槍，來往梭巡着，我們這群人，不用說手槍，連一根棍子都沒有，我們裝着鎮靜，右手緊緊的插在口袋裏，表示我們有武器，同時絕對的和他走相反的路線，便衣隊雖虎視眈眈的望着我們，但他只有一個人，我們有八個人，只好眼送着我們揚長而去。

經一個農婦的指示，知道我們的隊伍進入楊家樓，我們遵照那無名農婦所說的道路，繼

續前進，一片三里寬的沙灘，對岸是濃密林森圍繞着的楊家樓，沙灘上一騎飛來，正是黃將軍派來尋我們的副官。

回到部隊，遍尋紫瑜和文小姐不見，部隊在黃昏就要出動突圍，這一失掉聯絡，真是兇多吉少，大家都眼巴巴的望他倆趕快回來，但是直到我們出發還無消息。

敵前強行軍

黃昏將近，兩個輕氣球還繫留在天空，號兵發出集合的號聲，部隊紛紛的集合，爲了減輕負擔，儘可能地把行李拋棄，我們的一部行裝，都交給騾馬隊，俾行動方便，除了陸詒劍心兩兄，因足受傷乘馬外，我們幾人全是徒步。

部隊仍是一個縱長的隊形，行列更較整齊些，步行的四人一行，騎兵是二人一行，馬匹的嘴，都用布包上，避免他嘶叫，重申命令，禁止任何發火吸煙及使用電筒。

縱隊浩浩蕩蕩的向西北方行進，剛走二里許，左右前後發現十幾處火光和燈光，部隊立即停止，探哨報告，在前方發現敵戰車三輛和百餘步兵，一個探哨幾乎被敵生擒，幸他機警

，逃回報告。

突然，左右兩方同時發出兩道探照燈光，幸距離較遠，沒有照出我們，黃將軍命令部隊抱定必死的決心和堅決的意志，不顧一切的衝上去，但在任何情況之下，不許輕易放槍，設若敵先射擊，全體立即臥倒，俟相當時期，才迎頭予敵痛擊，並令全軍爲各種必要的措置。

豐縣方面的砲聲，越來越近，連機關槍聲已可清晰的聽到。我們知道豐縣的命運已經決定了。我們實在有立即行動的必要。

嚮導熟悉的領導隊伍前進，避免大道和小路，在麥田中穿來繞去，絕不靠村莊，敵哨和縱隊相距不過一千米或六七百米，但見我大部經過時，皆向後逃走，我們還是不理會，繼續前進。

探照燈還是閃爍的照着，月色被黑雲全遮沒了，四輛敵人的戰車，軋軋的在我們左方由東向西，但發現我們的大軍時，忽然停下來，並且車上的燈光也熄滅了，我們以爲接觸就要開始，馬上把部隊停止前進，大家都感到最後的呼吸就在頃刻間，可是我們候了幾分鐘，敵人毫無動靜還不開槍，我們等得有點不耐煩，只好對不住，先走了。

沿途我們全體踴躍。兩小時後，突過敵前方指揮所在的周寨；總司令部所在的宋樓，越過魚台至碭山的公路，繼進入黃河故道廣大的沙灘，一槍未放，壓制着敵人不敢有任何動作，雖然遇着八次以上的敵戰車隊（每隊三輛至五輛，）都停在遠遠地熄燈避開。

一百二十里的長途，費了五小時的時間，輕輕的被這路大軍突過了，自始至終，大軍還是保持整齊的行列，全軍數千人雖然累，但沒休息一分鐘，雖然渴，但沒喝一滴水，爲了自已的生存，仍是精神煥發。

又三十里的黃河故道行軍，十八日清晨一時半進入虞城縣境，大家始得喘息的機會，龐林集邊的水井，圍着二三百人，汲水解渴，我候了半小時，才搶到三碗泥湯，入口鹹酸之至，但已瓊漿玉液了。

全 師 而 還

到達虞城，大軍安全地突破敵人廣大的封鎖綫，檢點人馬，只有一個政治工作人員，因身體較弱，未及趕上大隊，被敵軍發現槍殺外，只有九個士兵因口渴而死，全軍未折一矢未

第一軍的全師而還。

這不但保全了我們的力量，同時還給敵人以最大的打擊，就是說，中國的陸軍，現在有組織了，有訓練了，雖臨最大的困難，都抱有至高無上的犧牲決心。雖在敵軍重重包圍之下，仍然是絲毫不亂，行列整齊的向着目的地前進。

單從這一點來說，徐州會戰，我們已獲得絕對的勝利，敵人雖採用適當的戰略，但我們仍巧妙的避開了，主力軍全師而還，毫無損失。

到了虞城，才發現紫瑜和文小姐，他倆和我們失散後，想到豐縣，走到半路，知道豐縣失守，於是又折回來，得到鄉民的指示，抄小路突出重圍。

虞城，可說是我「祖先的發祥之地，縣區的商君墓（堯之子）和倉頡之墓，都在都證明我們的祖先在千年以前，就在這一帶區域作艱苦的奮鬥，我們這羣子孫們更應當如何努力來保護我們祖先千辛萬苦開闢出來的田園。

在虞城休息一天，轉到歸德，這豫東門戶的歸德，因了敵機的狂炸，市區裏的人，都撤遷了，剩下來的僅是雄偉的城垣，和碧綠的柳樹。

故人無恙

記者團的友人們，在歸德休息後，各自東西，華僑記者團和蔡學餘兄轉往甯陵，紫瑜和文小姐留在那裏工作，剩下我和劍心陸詒三人仍繼續西進轉往許昌。

途中四日，經過太康到扶溝，黃將軍因為我們要急於回漢，找了一部汽車送我們，費了三小時的時間，開進許昌城。

這條路線，完全是中原區域，一片原野，滿佈着金黃色的麥田，這一個農家，幾乎是全體動員，不管是老婦和小女，均在田裏工作，男女小孩們，手提竹籃，在田裏拾剩下的麥子，偶然有一兩句山歌傳進我們的車箱。

河南地方因了連年的災荒，比較貧瘠些，更因為今年的雨量太少，井裏的水又不够灌溉，所以今年的麥子不大好，但是還可收七八成，這使老百姓皆大歡喜。

在許昌竟出乎意料的遇着毓昌兄，他從考城回來，途中大受辛苦，幸平安無事。

次晨登車南來，過了漯河，竟在車上發現希夫及華僑記者團的友人們，大家高興得跳起

來，互相說着『故人無恙』。

一路無事，當晚回到漢口。

(五月三十日)

「我不願意做亡國奴」

塔斯社
戰地記者 谷禮賓斯基

關於徐州和中國軍隊英勇的戰績，無疑的將會寫成許多書。中國軍隊經過九個月頑強的抗戰之後，因為戰略上的關係，從徐州撤退了。這期間，在濟寧，淮河北岸，臨沂及台兒莊會給日本「皇軍」很大的打擊。這些戰績將在中華民族掙取獨立解放的歷史上，佔很重要的位置。現在很難集中思想，來寫一篇關於這些的文章；所經歷的過於新鮮了！不過離徐州時，在我所有的印象和感覺中，有一幅最深刻的圖畫呈在眼前：

離徐州的前一個月，我們在山東省南部的一個地方走着，這裏幾天前還有過戰事；但是現在，人民過着像常時一樣的生活。就在中國軍隊打退日本的第二天，這些地方的居民都回來了。他們之中有許多回到家鄉只找到些瓦礫和灰燼。在中國軍隊勇猛威脅下，日軍被迫着向北潰退。他們沿途搶奪殺害無所不爲，把老百姓們的十年來在困難中積存下來的一點東西，全都毀壞了；在灰燼和瓦礫中，洋溢着日軍由北沿津浦路攻徐州計劃失敗的惱怒。

白兒莊西北十五公里的一個小村中，居民都回來了。他們請我們喝茶，一邊談着話。年約四五十歲的女人述說着他們到山裏避日軍的情形：『在山裏住着可真不容易，沒有東西吃。回來，房屋都燒淨啦！可是咱情願住破瓦堆裏，也不願做日本的亡國奴！』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中國女人，所說的這幾句簡單的話，表露着應當爲祖國而活爲祖國而奮鬥的意志。

「我不願意做亡國奴！」——中國人民正在生長中的抗戰力量就在這裏！

從火網下逃出來

王哲民

這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大時代，由人類毒菌的法西斯造成的腥血恐怖，已經瀰漫了整個的世界。我們每一個人，雖說渺小得如滄海一粟，亦絕難逃出這種恐怖的毒氛而獲得一片安全的地帶。個人如此，民族國家也更是這樣。弱小的中華民族，是已被迫入腥血的漩渦了，不抵抗必不得生存，抵抗尚有生存的希望，我們抱着這種信念，起來作英勇的民族革命抗戰。這是黃帝的子孫所應負的保衛人類文明的使命！

第一期抗戰的寶貴教訓，奠下第二期抗戰的勝利基礎，徐州一城，在時間上敵人攻了五個月，在實力上敵人犧牲了兩個精銳的師團。現在我們雖然撤退徐州，敵人仍是一無所得，牠所得的勝利，只是轟炸殘殺徐州的民房和非戰鬥員的無辜民衆。

在五月十日以後，敵人的飛機轟炸徐州的次數和投彈的數目，是日益增多。交通機關，軍政機關，銀行學校，商店民房，都相繼的毀在曾經轟殺過東非洲及瑪德里的巨型機之下。

十五日午後緊張的情勢一刻一刻的緊迫，隆隆的砲聲，已震撼了徐州的城市，所有的民衆，也都紛紛的逃出。我的妻蘊良，弟弟君勵和我抱定決心，在敵人的鐵蹄沒有踏到徐州最後一道防線時決不離開徐州。直到十六日午前三時，緊迫的空氣真是間不容髮了。經父母的苦勸，我們纔洒淚和雙親弱子，及艱苦共營的朋友相別。這時東南、西南，和正西的槍聲已經密如連珠；只有西北一條通路。於是我們在黑暗中摸索向西北方面走，到達離城三十里的夾河寨時，敵人的唐克車已像猛獸般的衝來，僥幸被阻在壕溝西岸，這時天已黎明，我軍憑着夾河寨的圩堤抵抗，一時雙方砲火密如雨下，上空更有敵機盤旋助戰，我們被夾在左右和上空三面彈雨之下，生命的危險真在呼吸之間了！當急各伏在麥田的五個坟墓旁。約二十分鐘敵機空去，我便彎着腰匍匐駝行四五里。這時我的蘊良和弟弟的踪影已經不見了！我高呼，我悵望，我哀號祈禱她們能追着我的逃路來到我的面前，但是終歸如清風過頂，海燕掠空的不見她們到來。是生是死？是前是後？直到現在仍在彼此不知之中，天呀！城未失而家先毀，國未亡而骨肉先散，人生慘劇，寧有甚如此者？

我隨着失陷戰鬥力的零散軍隊和難民，像潮水般地向西北流滾。當晚到了梁寨，遇見西

安來徐的押車郵務人員數人，正計劃西衝的辦法。此處離徐州百里，所以情勢比較和緩的多了。不料正在我們準備動身突圍的時候，忽聞到河南去的通路已完全被敵人封鎖了。因此大家又躊躇起來，有的要向北繞，有的要留在這裡等着好的消息。我以爲徐州已成一死城，沒有堅守的必要，一旦我軍撤退，我們不是更陷到沒有生路嗎？還是在此混戰敵人不暇西來的時候，冒險突出。於是同郵務人員數人於當夜九時冒險西衝，我們所走的途徑，既不敢走道路，也不敢行近莊村，而是踏着荒野的田畦，向前摸索進行，這時的恐怖心情，真是如同置步於深淵薄冰之上了。

行近豐碭公路的時候，突見前面幌動幾個黑影，向我們作扇面形圍來，一時躲避不及，已把我們包圍起來了！當即扳動槍機向我們嚇聲說：到那裏去，把錢留下。這時雖辨不清他們的衣服顏貌，已知是劫路的匪徒，同伴五人均操河南歸德以東的土音。我當時身無一文，因爲所帶的錢都在妻的身上。當把郵務員數人的衣服解開，由兩匪搜刮，三匪持槍旁立，並頻聲恫嚇快把鈔票拿出。他們幾個人所帶的公私款項數百元悉被搜得乾乾淨淨。等到匪徒搜劫去了以後，他們幾個人嗟嘆痛苦的幾乎不願再走。甚至要自殺在那裏！但此事本身，我們

已不堪再言，因為這是中國社會早有了病害所致，在平時是這樣，在混亂時更甚。當此民族的大難當頭，我們對於這件事還有甚麼話說！

我們在這裏嗟歎臥地休息了約一小時，突見北方火光燭天，嗚嗚的汽車聲向南而來，敵人的唐克車五十餘輛像火球般地向東南滾馳，於是我們嗟歎疲倦的心情陡然又變為恐懼與緊張了。我們急奔至與敵車進向相反的麥田裏伏下，約廿分鐘敵車便過去了。這時東方已現出了微明，血紅的朝霞，漸漸在東方的半天上展開。我們在這霞光疾行十餘里，到了高寨，溫和的朝陽已高懸在長天的漫空了。這裏的農民已經跑的沒有一個人，每家的門上屋裏都留下敵人蹂躪過的殘跡。衣物什器，狼籍的被毀散在地上，雞鴨牛羊等都被掠一空，尤其是像臂般粗的小樹也都被斷在地上，一種零亂荒涼的景象，殊令人不忍卒睹！在一個小小的茅棚裏見一七十歲的老翁，據說該村的百姓早在三天以前跑光了，他因年老力弱跑不動，所以留在此地沒有去。但敵人因叫他找雞子雞蛋不得，竟把他的臉打得浮腫起來。他又說離此不遠的唐寨，唐姓一家十九口，因為逃避不及，被敵人捉着，男的悉被殺戮，女的都載在唐克車上帶去，幼童有的活劈，有的半死棄在道旁。被劫擄的婦女們，親眼看着自己的丈夫和愛子

被殺被棄，本身又將要被姦污而死，一種號天呼地悲喊哭泣，求死不得的慘狀，殊非筆墨所能描繪於萬一。

因爲高寨東西是敵人經過的通路，所以我們不敢在此地多留，緣着西向的荒路前行。由高寨到礪山約五十里，我們竟遇見敵人的唐克車四次，僥倖都安全的避過。晚到礪山因城裏戒嚴不得進城，到基督教會谷牧師處休息，當承其隆情招待，並贈路費，殊爲感激。

第二日午到礪山西三十里的楊集，又西行約三里的麥田道旁，突又遇土匪二人，第一個就指着我搜劫，我受人所餽贈的五元法幣都被他搜去了。但經我苦苦的解說以後，他便立即的如數還我。並帶有安慰的口吻說：你這位先生儘管放心的去吧，我們在這裏和你無關。這實在是出我意料之外啊！土匪也用特別的眼睛來看顧我（？）。其餘的同路者都被劫個精光。尤其是同鄉朱君唐君被劫的更慘，他們帶着家眷，不但錢鈔被搜個空空，首飾細軟等貴重物件亦同時劫去。然而他們當然也都是難民，獨優我而薄他們，土匪的用意就不得而知了！

午後四時到牛堤圈車站，因爲這站上停有機車一列，定於本晚西開。所以我們在這裏休息等候。不料突見北面塵土飛揚，敵人的唐克車又浩蕩的衝來！過客、難民、和正在田裏工

作的百姓，都爭先恐後的向南飛奔，我奔至距該站南四五里的沈莊天主堂裏躲避，該堂神甫爲一年約五十餘歲的李君，堂門懸有意大利旗。李君對我說：王先生請放心罷，我可保你的險，這話確否？我雖不敢必信，但也只得聽着了。這時敵人正在站上破壞鐵路電線的炸彈聲不絕於耳。然直到第二日午後我軍始開到與之抵抗，在此日夜二十四小時的時間裏，敵人不但把交通線破壞，防禦工事做好，附近該站的村莊亦完全的被牠騷擾得體無完膚。說也奇怪，我所避難的天主堂，敵人始終沒有進去，雖說該村已經被殺了三人，這在我又是一次僥倖了。

因爲這時膠濟路已被截成三段，開封以東已經不能通車，所以我們決定繼續着步行到歸德經睢縣。然後再南轉太康過扶溝至鄆陵直達許昌。沿途經過十餘日，除認識了敵人的殘酷外，更認識了河南百姓的疾苦，及民間武力的強大。但因文化水準的低落，政治訓練的缺欠，不能發揮他們對於民族革命抗戰的偉大力量，這是一件最可惜而嚴重的事！我在牛堤圍南沈莊親眼看見，人民自衛的槍枝，待敵人來了的時候，都成捆的向河裏投藏！我希望河南的政治當局，多在民衆身上注意！多訓練這廣大的附有武力的民衆。使他們的力量都充分的表

現出來。然後再與鄉村擁有的碉堡相配合，這不但正合蔣委員長村村築壘，步步設防的旨意。於長期抗戰上定必可收到很大的功效。

一九三八，六，十，於武漢。

飛 虎

林素園

台莊已掩太陽紅，豐沛誰能續大風，手下一揮千虎將，倭奴吞盡不彎弓。

張善子先生出續輯文山正氣歌圖像中畫羣虎一幅題句步其原韻

游擊隊壯丁和自衛軍

章一梁

——一個落伍兵在突圍線上所見——

出發前連長說今天就要衝過敵人的警戒線了，無論如何要在天明以前衝出。百五十里路的急行軍，緊張，跑步，停歇……班長不斷地喊着——

『跟上去，跟上去！』

天忽然變得漆黑了，什麼都不能看出。我看準前面一個人的白茶缸跑。忽然前面的馬停下了，站住。我趁機躺向麥田裏歇一下，就睡了！

醒來，太陽高高的，大約有十點鐘。

我看見麥田被踏出一條約三四丈寬的光板路。部隊，砲兵，汽車，都過去了……我落伍了！

我好像想不出什麼來。

我順着路迹向西走，在一個村莊上我遇到了銅山縣第三游擊大隊的三十多人。他們押了兩輛滿載着槍枝的大車，他們說是前面部隊遺棄下的不大好的槍。王隊長說——

『前面部隊早去了，你一個人過不去，跟我們一塊兒幹了吧！』

我就轉頭來跟他向東南走，活動地區是符離集以西紅花洞一帶山地。我因為走破了腳就和王隊長坐上大車去。

就要穿過鐵路線了，在一個村外我看見了坦克車軋過的輪迹，隨即我就看出了隱在大樹下的敵人的裝甲車。我說——

『坦克車！』

『什麼，——這是坦克車的輪子嗎？』王隊長問。

『是呀，大樹下不是裝甲車嗎。』

王隊長打了一聲招呼，他們就四散走開了。我們跑了幾十步，就爬在麥田裏。好久，好像並沒動。我起來看，我又剩下了一個人！兩隻空車遠遠停置在那裏，騾子也不見了。

我又不知道他們的集合地點，而且又沒有探兵，沒有搜索，沒有警衛，這樣的游擊隊我

不幹了吧。我又走回了自己的路。

晚了，我不敢上村莊。跑進一叢墳地，那裏有很多避難的老百姓露宿。一個慈祥的老頭兒說——

『兒呀，你趕快把軍服脫下來吧！這四週的村莊都來了日本兵，你還這樣走嗎？』

這老年人姓戴，五十六歲了，他的兒子給敵人抓了去，他帶了一個女兒躲在這裏。我要永遠紀念他老人家，感謝他老人家。

他給我換上一身老百姓褲褂，又給了我一件棉背心，叫我連夜走。我給他一點錢，他却不要。說：

『帶着吧，你在路上要用。』

我白天找地方藏起來，睡一下，夜裏在麥田爬行。一連三天，在第二天的中午我遇着一隊敵騎兵和四輛坦克車。我沒處躲，我看見麥田裏有幾個老百姓割麥，我也就彎腰蹲下去。他們就在我身旁走過！

一會兒後面有四五個步兵出現了！走近，看出是我們自己隊伍。我正要上前打招呼，那

些老百姓却都跳出來，有三十多個！都拿着傢伙說——

『喂，把槍放下吧！』

『我們是打日本人的。』

『讓我們來打吧，哈哈，你們跑還來不及呢，打什麼日本人！把槍放下來——子彈！』
四個穿軍服沒有武器的兵，和一個老百姓走在一塊兒了。問問前邊到亳州還有四十幾里，我們計算着已經出了險境。迎面來了三個武裝同志，止住那四個喝道——

『你們爲什麼不帶槍？』

『搜，搜，不要問，搜他！』另一個說。

有一個曾惡狠狠看了我兩眼，却沒怎麼樣。他們大約搜出幾十塊錢，罵着：『他媽的，落伍兵就該殺！落伍兵沒有一個好東西。』走了。

我認得他們臂上是一個紅的『衛』字，他們是自衛軍呀！

前線歸來

劍心

一 徐州之戰

日本帝國主義暴徒們，在魯南二次大會戰中，受到了嚴重打擊之後，便不顧一切，以更
大的兵力，冒最大的危險，一變往日穩紮穩打的作風，以騎兵配合機械化部隊，實行運動戰
，到處騷擾，雖然僥倖地他們小有所獲，然而這種小獲，正是引他們陷入進退維谷的苦境，
我們相信在全線大會戰中，我們一定可以將敵人全數擊潰，而達到了我們殲滅戰的任務。

敵人經了台兒莊的慘敗，失掉了進攻的能力之後，他們感覺和我們打硬仗的結果，非趨
於失敗的途徑不可。因此便下了一個更大的決心，將魯南重兵逐漸抽出，向魯西方面運動，
而以另一部份兵力來牽制我們，在五月九日以前，敵人的詭謀成熟，便開始行動，同時自十
日起開始用大量的轟炸機分往隴海線上大施轟炸，以破壞我交通運輸網。

魯西方面，敵人因為兵力的單薄，便將平漢線上的二個師團的殘部混合起來，向東移動

，於五月十日起，先後佔領濮陽，范縣，十一日下午二時，又攻陷鄆城，旋又進犯荷澤，當時守荷澤的係××師林旅及×師守城外，另有××師守黃姑以牽制敵人，激戰良久，敵以猛烈之砲火，將我陣地全行破壞，我不得已逐步向後移動，荷澤終於在十四日的早晨失陷，（編者按：荷澤又於二十四晚克復），××師師長李必蕃亦於荷澤戰役中作壯烈犧牲。敵人在荷澤得手後，其先頭部隊，遂即向南推進，會合嘉祥之敵，直下金鄉，現正劇戰中，封邱方面之敵，亦乘機佔領民權等處，切斷隴海西綫汴商段的交通，目前我大軍正向民權車站進迫，期於短時間內肅清之，現殘敵一部已分竄杞縣，我正派隊痛剿中。

津浦北段正面之敵，初未敢南犯，嗣亦由南陽湖方面乘虛追擊。於偷渡南陽湖之後，即直趨隴海西綫之李莊黃口二車站。於十五日集中兵力，以大部隊進攻碭山，另一部向徐州推進。

南段之敵，於五月六日起，即開始分路向我進犯，一路沿津浦綫向北猛進。一路向西發展，攻陷蒙城後，復分兵北犯，佔領永城，企圖與強渡南陽湖之敵會師黃口之間，一路由淮南方面進攻合肥，以分散我們兵力，我事先早有準備，對北犯之敵，以重大兵力應付，阻止

其北進。蒙城敵呈突出陣線，我左右翼乘勢夾攻，斃敵甚衆。進攻合肥之敵，亦付極大代價，始獲佔領一寸土地一寸血，我們在對倭消耗戰中，決不會給他們便宜的。

依據上面的情形，徐州業已處四面包圍之中。在軍事上業已失去了價值，沒有死守的必要，因此便在十九日作戰略上的退却。由於我們計畫的周密，在李司令長官指揮之下，非常有秩序的退出了徐州，在突擊的過程中，我們很順利地安全地都到達了指定地點，沒有一絲一毫的損失，在這一點上看來，徐州的退出，決不是我們在軍事上的失敗，祇不過是一個軍事形勢的轉變而已。

二 安全退出

五月十五日的早晨一時，天色黑沉着，經過大轟炸後的徐州，街市上愈顯得淒涼與寂寞。我們這一大羣的新聞從業員，都悽愴地吐了一口氣，輕輕地喊聲：『再會吧！徐州！』跳上一輛載重車往西方馳去。敗牆頹壁，到處阻礙了汽車的前進。

走盡了街道，穿過了原野，在一個小村莊上停住了。是一個不知名的小村莊，我們便在

那裏休息了一回，在晨光曦微中又開始行軍，在那天下午，便到了津浦線西段楊樓車站附近的郝集。

離開楊樓車站大約有二十幾里吧！我們很清楚的聽到砲聲交流在天空。

十六日整個的上午，時間消耗在研究路線問題。我們應該由鐵路的北面衝過去呢？還是由鐵路的南面衝過去？敵人的實力如何？這些不容易答覆的問題，每個人思想都集中在上面。飛機更不斷地在空中偵察，有時便擲下幾個炸彈來。

太陽已經稍向西偏了過去，砲聲一步近一步，×××師首先向東移動，接着每一個部隊，都分路出了郝集。我在人流中擠出了便向東北方跑去。

穿過了麥田，在××××那裏集合了，便開始向西北移動，剛走近一個小村莊附近，敵人的先頭部隊和××師的騎兵遭遇而開火了，槍聲一陣緊似一陣，大部隊都向北方前進，我緊緊地跟着，一口氣走了三十幾里路，在××那裏又停下了。

天快黑了，我們在一所民房裏會到了三十八師師長黃××將軍——就是在臨沂將敵人最猛悍的板垣師團擊潰的一位名將。他慷慨地說着，他悠然地說着，臉上還露出一絲笑容，神

色像是非常坦然的樣子。

「今天晚上還得行軍，你們還能走嗎？」

「能够。」

「我想替你們備二匹馬，因為你們沒有訓練過，恐怕在急行軍的時候，萬一要是落伍的話，那是很危險的。」

「那好極了。」我們真感謝他底熱情的照顧。

天黑了，還飄着一絲一絲的毛毛雨。大部隊已經出發了，馬還沒來，我們便彼此牽着手在黑暗中摸索前進。我的手緊緊地拉着陸詒的手，彼此熱情而慷慨地說：

「咱們十年的朋友啦！死就死在一塊兒吧！」

一脚高一脚低的走着，不知走了多少路，我的腳掌上已經起了好幾個水泡。我忍受着，眼是張大了眼睛，向前方望去。聽着，聽着，前邊是不是有敵人擋住了我們的路。

身着的衣服，完全給雨打溼了，寒風吹來，便不由得身上索索的抖着。肚子餓得發火，腳掌上像是千萬個小針刺着，額角上祇是淌着冷汗。我咬緊了牙根，脫去了鞋子，光穿着襪

子走着，襪子破了，水泡穿了，腳掌上破了一塊。那樣的苦楚，但我不敢落伍，還是跟着隊伍走着。

突然地後面牽來了一匹馬，這是師長替我們預備的。於是我吐了一口氣，跳上了馬背，跟着騎兵走着，我好像化子拾金那樣地歡喜，把腳上的痛苦，完全忘了。是午夜時候，我們交替着騎馬，以減少步行的痛苦。

在拂曉的時候，我們走了六七十里路了，剛走到×××的時候，據前衛團尖兵回來報告說是前面村莊裏發現敵人的坦克車。於是隊伍又停頓了。不到二十分鐘的時候，又接到報告，說是『敵人坦克車已經開走了』，於是我們的隊伍，又向西推進。

剛走到××，尖兵和敵人便開火了。開火之後，師長便下令派增援上去，同時，預備工事。這樣進可以攻，退可以守。

開火不久，敵人氣球昇起來了。在這一這個時候，我們十個新聞從業員，一直向北走着，大約有十幾里路吧！就在那裏休息下來。飢倦交迫下，當我一坐下之後，便倒身睡熟了。

大約不到一個小時的時候，突然有人說：『外邊發現敵人便衣隊了，』於是返身起來，

跟着他們就走，這時大概是十七日下午二點鐘吧！我們都迷失了方向，更邊走上幾里，繞了一個很大灣兒。

一步一拐地走着，提心弔胆地走着。

夕陽西下的時候，幸運地又遇到了大部隊，在那略事休息之後，又吃了一頓東西。寒風吹在身上，頓時又打起冷戰來，陸詒在鄉下人那裏買了一件棉襖，於是我也化了一塊錢買了一件破而且髒又長滿了蚤子的一件舊棉襖，欣然地穿上之後，頓時覺得身上暖和了好些。

土地完全籠罩在黑色幃幕中的時候，我們繞過了××（這時已被敵人佔領）走入××××中，又向西前進，我們沒有一絲的聲響，以全力向前方望去，敵人所佔領的地方，全都響起一片火光，坦克車更不時地往返巡視着。

我們左繞右灣，走入了敵人的重圍，因為取道二村之間，不走正途，所以始終沒有給敵人發現。方在慶祝我們底幸運底時候，突然左前方發現敵人的一輛坦克車，正對着我們衝來。

每一個人，平心靜氣地注意着敵人的行動。敵人坦克車立刻也露出驚慌的樣子，立刻將

巨蛇的一對眼睛似的電燈熄了。就在這一刹那我們立刻馬上加鞭，向右前方衝了過去。

當敵人匆機關槍響的時候，我們早走上十幾里路了。

我們不再停留，馬像飛也似的馳騁着，可是當他們發現我們的時候，除有時開上一槍之外，都遠遠的躲開了。

這時候，我的馬失前蹄而將我摔下了，我忍着身上的痛苦，牽住了馬，一躍而上，又向前飛馳而去。在三四小時之內，也不知走了多少路，重走入××××，我們檢點人數，我們發現短少了十幾個，據說都已經在飢渴交迫之下犧牲了，還有一位華僑記者龍炎川先生也失蹤了，有的說是倒在麥田裏睡熟了，有的說是在一個老百姓家裏休息着，我們默禱着龍先生早些平安歸來。

五，二六，寫於漢口。

臨沂的老太婆

鯤

老太婆鼓着最後的勇氣走到旅部門口附近的地方，脚步停住了，她有些猶豫。

自言自語地轉了一個圈子，終於歪着兩隻腳直走到守衛兵的面前。

『不要進去——你做什麼？』

『我——我走了三十多里才找到這裏來的，唉！』她說了這話就想走進去，衛兵把她攔住了。

『你找誰呀，老奶奶？』

『我有話說，我找官長。』

雖說是官長們也常和老百姓直接談話，可是這老太婆——看去快六十歲了；穿着堆滿了灰沙的藍布衣服，皺紋的臉乾瘦得那麼可怕，衰弱的兩隻眼顯出非常急躁的強光——她有什麼事要見官長呢？

『找官長？有什麼事對我說吧！』

『那不行，老總！我走了三十多里才找到這裏來的呀！——唉，我反正是不活了。』她急得轉了兩個圈子，又想衝進去。

『你籃子裏是什麼？』另外有一個弟兄走過來，帶着點警覺心檢查她的籃子，那

裏面半籃子鷄蛋，幾條黃瓜，沒有別的。

『你送鷄蛋給官長吃；可是的？』

『不是，老總！這是鬼子叫我買的——你們不要攔我呀，我要見官長，我走了三十多里路才找到這裏的……』她又是那兩句話。至於爲什麼替鬼子買鷄蛋，從那裏來的，她始終不說。糾纏了好久，士兵們感到有些嚴重，終於把她帶到團長面前。

官長們正在爲了攻打臨沂打不下來焦急着。敵人的砲一天可以發一千多發，我們的隊伍開不上去。他子彈沒有耗完，我們怎麼也打不進城。他在死守着等待援軍。我們的另外的部隊在臨沂西面和敵人援軍鏖戰，這邊必須在我軍阻止敵人援軍的時期中攻下城來。城外的敵軍陣地都被我們的砲打燬了。可是他城裏所存的砲彈像是十分充足。

老太婆是從臨沂城裏來的。她的兒子被敵人強迫着運彈藥，在火線上被我們自己的砲彈打死了。媳婦和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她親眼看着受輪姦；女兒當時死了；媳婦兩隻奶割下來，把人丟到河裏去，剩下惟一的一個孫子，五歲。

一條孤獨的老命，帶着孫兒住到關帝廟旁邊別一個老太婆家裏；她們準備着自己終於消失在我們攻城的砲彈底下。日本兵所守的臨沂城裏白天夜裏都有我們的砲彈打進去。

可是她昏暗的老眼慢慢注意到一件事上了。日本軍隊白天夜裏都到那關帝廟裏面抬東西，大木箱，小木箱。城外攻打得越緊，他們抬運得越忙。有一天，老太婆對這些沉重的物件突然發生了理解，她垂死的心中意外地燃燒起一種新的火燄來。

『怎麼樣才能出得城呢？』她一夜沒有合眼。

過了兩天，兩個日本兵抓了三個老頭子兩個老太婆，給了些錢，派他們溜出城去買青菜，鷄和鷄蛋。交通斷絕的城裏找不出這些東西來吃。

老太婆提了籃子走出城來，一聲不響地和同行的老人們分了手。

她對團長報告完了之後，堅執地要趕回城裏去；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她惟一的一個小孫兒。

夜晚，我們的砲彈對準了一個最有效的目標，關帝廟發出爆炸的巨響，城裏燒

得半天紅。

第二天上午我們的軍隊進了城，城裏看不見一個中國人活着。關帝廟前後左右都成了焦土。

團長立在一堆瓦礫邊低着頭想什麼。

這是李德鄰先生講給我聽的。

蘇北漂零記

朗華

一

滿懷了悲憤的心情，在砲聲星影裏，我隨着×××集團軍的總部，向徐州的東南運動。

這枝跨出劍門，越過秦嶺，轉戰於晉東和魯南的西蜀健兒，扼守運河南岸一月有餘，敵人始終不得前進一步，雖然緊急的戰報不息的傳來，——徐州西面黃口李莊已被敵人切斷！——我前線健兒依舊是勇敢和鎮定，固守着陣地，決心和敵人拚命，誰也不會想到退却！

砲聲愈響愈近，徐州情況不明。五月十八日夜十時，撤退的命令傳到柳泉總部，孫震總司令親自用電話傳令所屬各部。十二時左右，南韓莊，利國驛，茅村一帶的我軍陸續撤退。

十九日拂曉，越過孤山集，橫穿隴海東路，沿途遇見成羣的難民。笨重的牛車拖着箱籠雜物和婦女小孩。一對青年農民夫婦，用籬筐抬着白髮龍鐘的老母在人羣中走，一幅淒慘的流亡圖，使我深深湧着悲痛。

車到蕭縣屬境的儲蘭，天上射着耀眼的陽光。五架敵機囁囁的出現。幾叢樹木，恰好做了我們的隱蔽。五架敵機過去，接着又有三架飛來低空盤旋，偵查大兵退却的路線。前面的村子響出一串卜隆的聲音，濃烟上升，敵機正在狂施轟炸。

因為戰況的緊急，一連幾晚都不曾得到充足的睡眠。我們走進儲蘭小學去休息，裏面靜悄悄的只有牆壁和桌椅在歡迎客人。參謀處長胡劍門君昨晚忙着起草退却的計劃和命令，繪地圖，發通報，精神過度緊張疲倦，走進教室便倒在桌上睡去了。我掇一條凳子靠牆坐下，嗡嗡的聲音響在頭上，怎麼也不能安靜。

午後兩點鐘光景，飢火在腹中燃燒，我跑出來尋覓食物，敵機突然臨在頭上，我和章周胡三人躲入街上一家藥舖。屋上掠過尖銳的慘叫，雷一樣的聲音在地上狂震，牆壁倒塌，灰土彌漫着屋子。體內的血液像停止了循環，各人緊閉着呼吸臥在地上。

房子劈拍劈拍的着火燃燒，十數分鐘後，嗡嗡的聲音遠了，我們站起來抖去身上的灰塵，門外一顆榆樹被破片攔腰擊成了兩截。

五點鐘後離開儲蘭。當晚十二時大部達到楊莊。莊內住滿前線下來的友軍。我們在一所小學內晤見于孝侯氏。始知徐州已淪陷，敵人越過南宿州。我們不得不在此停頓，商量改道的計劃。

二十日薄暮，部隊由楊莊分道出發。本來擬往西進橫貫津浦南段，現在改向東南行走。不到幾里路，迎面的村裏忽然發出機槍聲，原來是敵人的少數騎兵。大家以爲是漢奸搗亂，派隊搜索後，毫不介意的仍向前進。

黝黑的夜空吐出疎朗的星光。除了脚痛的人以外，誰也不願坐亮着兩盞巨燈，露出顯著目標的汽車，我的乘馬在路上被敵人坦克車衝散，只好讓兩條腿把自己搬動。

午夜時分走到前程，剛進村子即響出一片槍聲。黑夜中分辨不出有多少敵人，隨着總部的只有特務營一連和執法隊一連人，孫總司令親自督率上前應戰。其餘的人全往山地和麥田裏亂竄。

機關槍水一樣的在全村響着，不久更夾着大砲的吼聲。毫無疑問的這裏已有大股敵人在等待我們。

我隨着一羣人穿入麥田，登上山地，右翼也響出了連珠的槍聲。先在一道的M副官長和何參議已不知去向，勤務兵更無影無蹤。我提着一個大皮包獨自穿來穿去，麥田裏忽然發出聲音：

『老總，前面有日軍！』

我停止脚步順着聲音的方向走去，三五個年紀不等神色倉皇的農民，躲在麥田裏，旁邊睡着婦女小孩。見我走來都睜大了眼睛！

『你們是什麼人？』我問。

『我們是村裏的老百姓』一個中年農民回答。另一個年老的從地上爬起來：『今天下午村子裏到了日軍，把我們的糧食吃光了，我們跑出來躲避。』

我問他們知不知道朱集？有沒有別條路好走？他們全不知道。只告訴我附近的村子都住有日軍，還有坦克車停在村內。年老的農民更告訴我穿着軍服走不出去！

由於村民善意的勸導，我給了十元錢，把他們身上的衣服脫給我換。我把皮夾裏的重要文電撕毀，凡足以證明是軍人的東西完全丟棄，迎着月影向東走去。希望天亮後遇到自己約

遠遠的村子紅着火光，槍聲依然清晰的響在耳畔。

三

在麥地裏走了一個整夜。不覺得寒冷，不覺得飢餓，不覺得疲乏，更不知道走到了什麼地方。

天上透出魚肚白的顏色。一條大路擺在眼前，靜靜的沒有一個行人。泥上印着無數的蹄印，路旁掉着一面太陽旗。大概是敵騎剛過不久。我像夢游似的行走，忽然一隻手把衣領抓住。

黃軍服，馬褲，短髭。兩隻可怖的眼睛閃在鋼盔下面。一個不曾見過的黃臉孔現在面前。他拉着馬向身上搜查一陣，沒有什麼發現，口裏噁哩咕嚕一句，用手一推，似乎叫我走開。

離開了敵人的警戒線，急急忙忙向東奔走。日影當空，饑餓與疲倦交困。本來是避開村子走的，現在却想朝着有村子的地方走去。一方面好問路，一方面買食物充飢。

樹林裏現出了隱隱的人家，我的脚步加快起來！

我走進村子找着了一位聯保主任，說明了來意，他歡迎我進去休息，我假說姓陳，在團部當書記。我把昨晚衝散的情形告訴他，請他不要告訴別人。

『殺人要殺死，救人要救活，陳先生，請放心罷！』他走進屋裏提着一壺茶出來。

四

聯保主任叫劉沛然，曾在靈璧縣立初中畢業。此地名劉官莊屬靈璧縣境，縣裏有敵人。朱集隔這裏不遠，也住上了敵軍。他勸我在莊上多住幾日，沒有事時再走。

『村口有人看守，日軍來早知道的，往麥田一躲就沒事了！』他寬慰似的對我說。

一個二十五六的婦人走進來，劉沛然指給我說是他的女人。她對於我這陌生的來客表示十分的關切與同情。很熱心的問我：你家在什麼地方，隔這裏多遠，家裏有些什麼人！你餓了麼，我做麵條給你吃！她說完跑進廚房去了！二三十分鐘光景，熱騰騰的端出大碗粗麵條，裏面煮了兩枚鷄子。

『四川有七八千里，你回去真不容易啊！』我正在狼吞虎嚥的吃着麵條，她望着我說：『你家裏的父母一定在掛念你。』

『母沒有打完，我不想回家。』

『你走到別的莊子沒有人敢留你，他是這莊上的聯保主任，一帶的人都服他管。』她指她的丈夫，再替我介紹，同時也表示她的身分。

劉沛然從裏面搬出一張繩床，順着牆壁放下。我呼呼的倒在上面睡去了！

五

在屋裏不知睡了多少時候，朦朧中聽見許多人談話的聲音。

『劉先生，我雙便鞋給我換一換。』似乎是北方口音。

『這樣穿上誰知道你是軍人呢！』劉沛然女人。

『床上睡的人也是軍隊上的！』

『請坐罷！』劉沛然的女人招呼，似乎新來了客人。

『前面的村子已把日旗做好了！日軍要老百姓割麥子，跑了就開槍打！』新來的人。

『老五留着頭式，馬隊跑進村子，看他像學生，一槍打死了，』另外一個本地口音。

『日軍來把好的給他吃，要什麼拿什麼，沒有事情。』

『誰能担保呢？我們是中國人，不做亡國奴！』劉沛然回答。

『日軍要地方上組織維持會，不答應就把村子燒光，我們往那裏去呢？』

『反正現在沒有來！』

聲音沉寂，似乎出去了一些人。我睜開兩眼從床上坐起，屋裏來了一位生客。經介紹後知道姓崔，河北人，×××師軍醫，被敵人衝散後逃到這裏，剛才換了便服。

天色漸漸陰沉。劉沛然叫了莊上一個剃頭匠來，把我十餘年沒有改變的頭式，剃個乾淨。

晚上，我和姓崔的同睡一間屋子，患難中自然成爲好朋友。我的心裏懸着焦急。不知總司令在什麼地方，部隊在什麼地方。我們商量如何突出敵人包圍線。此地決不可以久留。主人雖賢惠，漢奸却可怕！

半夜裏下起浙浙的細雨。大吠特別利害。劉沛然抱着被蓋腳輕手的走來：

『前面村子的人都向外跑，日軍已經來到，趕快往麥田裏去躲！』

我翻身把床上的被蓋捲好抱在手內，和姓崔的一同走出。他的女人和小孩都戴着斗蓬候在門外。我們一步高一步低的跟着劉沛然走。天空漆黑，雨點飛濕全身。在很遠的麥叢裏蹲下，冷風襲來，全身起着抖戰。

六

孫總司令拂曉時從前程衝出，帶着零星的部隊走到泗縣。我從麥田裏出來，路上遇見××的軍隊，加入一道前進。走到大李集，牆上有粉筆寫着××集團軍在泗縣集合。

泗縣沒有敵軍。縣長黎純一是四川人，他免去了全縣的捐稅，深得人民愛戴。在地方上組織有幾千游擊隊。曾經帶領着一度克復盱眙縣城。徐州失陷後正在地方上竭力維持秩序。

我們的部隊沿途經敵人衝擊，損失大半。到泗縣時只剩一部分殘餘。採取了化整爲零的方法，指派固定的人負責統率。二十五日我離開泗縣到馬公店，和總部的M副官長，何參議

等十六人向淮陰的道上行走。

因爲地理不熟和一部分人腿痛的緣故，在青陽時，旅店老板竭力勸我們坐船到清江浦，他沿途一切都很熟悉，曾經在江湖上混過多年，水旱兩路的朋友都有交情。他交給我們一張名片，有了這個就保險不出岔子。

船價由老板一手包辦是三十元。因爲老板對我們這般熱心，臨走時除了口頭上說了許多感謝外，另送了二十元做酬勞。他推辭了幾次才收下，後來才知道船夫實際上只得到十五元。

我們所走的河道叫做邊河，大概是運河的支河，通過洪澤湖直到淮陰，輕帆孕着順風，當晚到了洪澤湖。湖裏停着十幾隻走貨的商船和數隻小漁舟。我們的船靠在湖中度夜。黃色的湖水接着星空，幾點漁燈與水光相映。我腦裏浮着回憶，四圍的风景含滿詩意，止不住書生氣發作，口占了兩首七絕：

『徐州迴望恨層層，剃髮蕭然似野僧，（我成了光頭）此夕扁舟湖水上，幾多幽夢伴漁

！』

『洪湖萬頃遠風波，此去橫飛出網羅，莫道山河顏色改，滿腔猶有舊懷多！』

七

經過了十天以上的驚險生活，大家的行李丟光，穿着從老百姓身上買來各式各樣的衣服，形狀顯出十分狼狽。身上發出汗臭，晚上十幾個人橫七豎八的在艙裏擠做一堆，這人身上的虱子爬到那人身上去！

淮陰、寶應、高郵、都還在我們的手裏。這一帶有清郵交通班的小輪維持臨時的交通。淮陰經過慘炸後已顯出異樣的淒涼，許多有錢的人都往上海搬去。我們到了高郵，換船到泰州，所走的路線都是在路上各方面打聽以後再決定的。

泰州過去九十里是黃橋，黃橋過去五十里是新港。再從新港便可搭輪到上海。

我們當晚在泰州的旅館裏把鞋底拆穿，剩在身邊的鈔票通通塞進去，再用線縫好。從泰州過去要通過敵人的境界，據說來往的人都要檢查。我們每人身上除了一張難民證外，便僅有一點路費了！鈔票敵人也要沒收的。

從秦州出發是坐手推的獨輪車。頭上罩着炎熱的陽光，遍野躺着金黃的麥田，這裏的鄉村全是些磚牆瓦屋，掩映着扶疎的樹木，臨着淺淺的溪流。許多農民男女都在田裏割麥，空場上砌起一堆一堆的麥桿。當我走近一座村子時，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正拉着一頭黃牛出來。短髮上戴着斗笠，澄澄的眸子，玫瑰的面頰，清秀娟娟。人物風景，都比北方的鄉村可愛。車子吱呀吱呀的在田野裏叫。樹陰下，常常有賣茶的小姑娘。我們四川一到夏天，路邊上常常有人放着茶水送給往來的人解渴。起初我以為像故鄉的老規矩，喝了一碗就開步走。當我被拉着不放時，才知道還欠一個銅板。

八

到黃橋已經天黑，過去二十幾里必經之路就是敵人的駐在地——季家市。

黃橋是一個商務繁盛的水陸碼頭。雖然距離敵人很近，又沒有重兵，但居民並不見得有什麼異樣。這兒堆積一大批的糧食準備向敵境輸送，季家市的地方自治委員會，據說黃橋也有人去參加！

我們住的旅館老板是曾經當過稅警的。他告我們黃橋有一位姓韓的青年紳士，只有夫婦兩人 and 一個小孩。家裏有幾十萬財產，敵人來後，把財產全部寄往上海香港。自己在鄉裏把莊戶農民組織起來當游擊隊，自己當隊長。爲了保衛鄉土而幹，這種精神確值得佩服！

第二天要從敵人面前走過，大家的心裏都有些緊張。我因爲已和敵人碰過面，我這樣子活像一個小夥計，很髒的藍布褲子破了兩個洞，面目黧黑，孑然一身，不會有什麼問題。如果果要盤問，我已經把從那裏來那裏去的話編好一套！

到季家市才知敵人在兩天前撤走了；街上貼着偽地方自治委員會的佈告，貼着一些敵人宣傳民衆的標語！敵人特放這條路做交通綫，讓內地的糧食必需品流出來往上海運。又把日貨從新港卸下來，讓奸商運到內地漁利。

新港到處都看見太陽旗。海關和稅收機關完全是漢奸在把持，一般民衆在暗無天日下度着生活。碼頭上擁擠着許多從淮陰下來的難民。我們踏上一隻英國船，飄浮直抵上海。

——六月二日——

勝利的退却

長江

——淮北滄河突過記——

一 秘密進軍

大兵團無後方不能作戰。五月十二日徐州西面隴海路李莊車站一帶被敵人截斷。繼發現已非我短期內可以肅清，則魯南運河一帶主力，勢已不能不退，否則我被圍部隊有被殲滅危險，而豫東空虛，勢可能釀成混亂。『保持我軍戰鬥力，有效的打擊敵人，不作不必要的犧牲。』這是我們作戰的原則。既然局面吃緊，我們主力當無任其浪戰，作無代價犧牲之理。所以這回五月中旬徐州戰場主力，決定突圍西撤，從軍事觀點上說，一點也沒有錯誤。

前進容易退難！大兵團撤退，而且要通過敵人包圍線，實在可能遭遇重大的危險。如果突圍部隊再帶上些笨重的砲兵，因為運動不靈，目標易顯，撤退起來，困難更多。

十八日在徐州東南八九十里的小村中，我看到這樣一條電令，大意謂：『予親率湯（恩

伯)廖(磊)兩軍圍自永城蒙城懷遠間突圍，望貴軍(指孫連仲)從蕭縣一帶衝出，李宗仁叩。』湯廖孫三部合計十萬以上，在敵人已截斷了我們後路一週的時候，如此大軍要突圍而過，大家都料到會有些事情發生。

我十七日在徐州偶然加入湯軍團，得隨軍突圍之便，正巧湯軍團担任着中央突圍任務。這一軍團剛從運河東岸撤回來，已經打得相當疲憊，掩護機械化重砲隊自中路突圍的消息，十八日傳到我們的耳裏，大家一想，總得有些麻煩在中路出現。

敵軍飛機從五月十日到十五日把徐州炸得差不多了。牠們的活動轉而注意到徐州四週戰場的偵察和轟炸。我們突圍的企圖，也許已在敵人想像之中，十六十七敵人偵察機的活動，幾乎沒有停止。十七日天本微雨，然而敵人偵察機仍如穿梭式的飛來飛去，所以如何能隱蔽我們大軍突圍的企圖，在我們運動中不被敵人發覺，要祕密將主力接近敵人包圍綫，乘敵不備中突然闖出重圍，當時成爲大家憂慮的問題。如果企圖暴露，則敵人可調兵堵擊，或者攔腰截擊，再則可以調集大批空軍，集中轟炸，可以將我們部隊擾亂。我們縱然一部突圍，損失必大。

十七日夜間，中央軍團由運河西岸，西南向津浦鐵路之夾溝及符離集間前進，計程有一百里。軍團既大，道路難尋，當時午後七時始天黑，而晨間四時半已天明。故欲大軍團於天明前進入宿營地，免去敵機之偵察，相當不易。十八日晨已屆七八時左右，我若干部隊仍在途中，當事者憂慮異常，誰知十八日晨竟起大霧，十數丈外即不見人。直至十時左右，始霧散天青，敵機嗡嗡出現，而我已全師進入村莊休息，隱蔽精確，絲毫未見大軍痕跡。

十八日午我隨萬參謀長去宿縣附近，和南路軍廖磊部連絡，此時離我們宿營地五十里的宿縣，其西門外已發現敵蹤，槍砲聲大作。我們在第七軍周軍長司令部時，衛兵突呼敵人坦克已到門外，雖係一時錯覺，但緊張情形，實非等閒。敵機乘徐州和宿縣兩處迫近的機會，對於徐宿間的空中偵察，曾盡最大的努力。乃十八午后，忽風沙大作，塵土掩蓋了地上的村莊，使我大軍之隱藏，更加確實。敵機會低飛至數百公尺，不惜冒險以探究究竟，然而休息於各村樹林中之我軍將士，惟報之以肅靜，或則略聳眉目，旋又入睡，似在另一方面，頗同情敵機之徒勞也！

二 夜行軍

十八日我中央軍團的主力，已經佔領了夾溝車站以南符離集以北津浦鐵道，一面向西北蕭縣之敵警戒，一面向西南宿縣以西之敵留心，夾溝與符離集之間，就是我們全軍突圍之路。謝謝十八日的氣候，敵人沒有發現我們突圍的企圖。正如二十五年我軍克復百靈廟之夜，冬季蒙古草原突發南風，使我軍活動便利，當然我們不信什麼數運，但是這種巧遇的氣候，實很讓我們興奮的。

十八日夜我軍團全部向西橫穿津浦鐵路，一步一步接近敵人，於是全軍將汽車大行李等儘可能的減輕，儘可能的焚毀，各人準備自己體力所能帶走的東西，下令軍中不得照手電吸香烟燃火，不許談話。

攻擊的退却，大家不是隨便爭先恐後亂跑的，我們的隊伍雖然要按照戰鬥行軍的序列，井然不亂的出動。不過在陌生的鄉村之夜，而又分散宿營在廣大平坦淮河原野中，要很快的集合，很整齊的行動，太不容易了。地圖不敷，嚮導困難。這裏只我們中國年青老練吃苦耐勞的中下級軍官和特殊忠勇的士兵才能辦到。

古代戰爭文學的術語中，有『衝枚疾走』的話，如果說衝枚疾走是形容一種夜間襲擊敵

人的景象，則我們攻擊的退却中，也有幾分近似。在我們初集合時，人還儘可能的沉默，而戰馬却不了解我們的心情，在我們極度要求靜肅中，牠們似乎爲表示他們的勇敢與興奮，而高聲嘶號，但是部隊從集合場按次序出發之後，馬匹也走入了牠們應有的行列，一步跟緊一步，大家不肯亂嚷了。

夜間行軍，嚮導是很大的問題。我們都是外來軍隊，地方的道路一點也弄不清楚。我們行動，完全靠地方士著人民的引導，沒有嚮導，軍隊就成了瞎子，一步也不敢移動。嚮導人選也很困難，農民縱然肯作嚮導，但是他們一生足不出鄉里，離開他們家鄉二三十里，他們就往往弄不清楚了。我們一夜要走一百里左右，沿途往往非換三四次嚮導不可。黑夜找嚮導，在急行軍中很難有從容的禮貌，實事上演成『夜捉人』的現象。最好的嚮導是鄉村中小商人及江湖術士，但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行軍中最要緊的是跟緊前面的嚮導，後便一個緊跟着一個，偶然不小心，中間拉長了距離，只要岔路口一轉灣，後隊立刻找不着前隊了。

十八日夜，我們鬧過兩次失聯絡。一次在道路複雜的村莊，一次在岔路口上，夜間視線太短，後面一日看不到前面，心中之焦急，等於嬰兒一旦失去襁褓。在這個時機，後隊最先

頭的人，因為他沒有跟上前面的隊伍，拖長距離，弄得大家都失去依據，於是大家總是他臭罵一頓，洩洩胸中積憤。

津浦路東的山陵地帶，是我們司令部縱隊必由的地方，我們從平地開始騎馬翻山，除了山砲之外，任何車輛都不能通過，好些笨重的行李在山下焚燬了。翻過山頭，看見山凹樹林中有數十處燈光，我們以為是某高級司令部所在，同時心中暗責，在這樣時代，晚間還不知道自愛，這正是曝露自己的目標，洩漏自己的企圖。然而進入村中，始知為某不長進部隊。

大家討厭燈光，痛恨汽車，車燈一開，光耀三四十里外，這是露企圖最利害的東西。燈光一照，『王八蛋，』『混蛋！』都朝着車燈方向暗暗罵去。如果是普通汽車和我們部隊走成一路，誰也不肯讓路。但是如果是機械化部隊的牽引車，大家又不約而同的紛紛讓開，以驕傲的心情，目送我們的『國寶』。縱然有暴露企圖的可能，大家也願為之犧牲了。

三 接近敵人

中夜翻了一座石山，下坡滑倒了幾次馬，我們的步兵在黑暗中上山和下山，輕快肅靜，

但刺刀擺動聲。大家彷彿都是『神行太保』的後代，午夜剛過，他們已走了將近百里。

下山行十餘里，抵津浦鐵路綫，我們乘津浦車南北來往者，已不知若干次。而獨於此次騎馬過津浦，意境當然。佇馬鐵軌中，順鐵軌南北展望，朦朧的月光將軌道照成兩道無盡的白鍊。向南看，想到蚌埠、南京、向北看，想到徐州、北平。不知什麼力量，吸留住我們十數匹馬在路軌上徘徊。前面的隊伍已經去遠，後面的又擠了上來，我們不能不走。『忍耐吧！津浦！不久將來，我們一定可以使你重見祖國的旌旗！』策馬西行。彼此皆頻頻顧戀。

今天出發得較晚，途程較長，機械化重兵器又都擠在一條路上，十九日天且黎明，許多軍隊和車輛，被一座獨橋束縛起來，不但我們有許多部隊由東向西，而且有另外部隊，自西向東，目的是走向鐵路以東，襲擊敵人。據他們說，從宿縣北上的敵人，以爲我們的軍隊，還是在鐵路以東，運河以西，誰知我們已西過鐵路，不再相待。爲了不完全表示對客人的冷淡，我們全身武裝的東去部隊，特別準備去『當頭歡迎』！

天已明，獨橋幾乎把我們隊伍弄亂，如果此時發現敵機，真正難於設想。過橋已接近永城到宿縣的公路，公路之南，爲滄河，滄河沿綫，即敵人重要交通綫所在。既已接近敵人，

而宿營地還在二十里之外，十九日晨不再像十八日那樣有霧，大家都憂慮空襲，因為地勢太平，隊伍太多。傷亡可能，姑且不說，大兵團企圖如被發現，却是重大的問題。所以過了橋的部隊行進非常迅速。只看見人馬從麥田中掠過。一會又是一個村莊，一會又是一個樹林。

『嗡嗡嗡嗡……』，老資格的戰場生活者，都立刻判知偵察機來了。於是麥田裏，樹林裏，即時隱藏着無數的人馬，然而部隊太大太雜，敵機把我們局部發現，因此低飛掃射，打傷我們十七個人。

幾架敵機連續不斷的偵察，弄得我們後隊，幾乎正午才完全達到宿營地。十九日這天可不同於往昔，上午下午頭上偵察機幾乎沒有斷過，午後天空發現十一架單翼轟炸機，外加六架驅逐機，浩浩蕩蕩而來，地下村中擠着密集隊伍，以為這回準是偵察機搗的亂。那曉得這般傢伙竟直往北飛，大概在永城、碭山一帶，『孔隆孔隆……』大炸一場！

再有一晚的行軍，我們可能脫離敵人的包圍。但是問題在我們將走那一條路衝出去？十九日我們宿營在大賈家一帶。一部軍隊截斷永宿公路上之西三舖西四舖。以戰鬥部署，接近敵人。從這裏面向西，斜穿永宿公路，在永城與其南之臨渙集間通過。本為正路，而河流因

上游關係，水淺易渡。其次直向南進，橫過滄河，然後轉頭西去，過肥河以趨渦陽附近。

十九日終日聽到西北和東北的砲聲。知道附近友軍正和敵軍作戰。而陳大慶帥所得西五鋪方面報告，敵人有向我搜索前進模樣。總之，敵人已經逼近，要突圍似乎非打不可。經過十九日整日的偵察，敵人無論如何在我們必經路上，可能準備相當攔擊和腰擊的力量。

四 突過滄河

生死關鍵在今朝。敵人的偵察機，在十九日黃昏前，始終未離我們上空。萬分肯定的說，敵人已經知道有相當大的軍隊，接近了他們包圍綫，十九日晚，是我們最緊張的時節。我們預定的十九日晨宿營地，已經在敵人交通綫外面。

這裏關於行軍路線，高級將領有點不同意見。多數主張向西走，在永城及其南之臨渙集間衝過，因為這樣可以避過渡河麻煩，用步兵戰鬥前進，困難較少。但是中央軍團指揮官獨決定向南行。首先是橫過水宿公路。然後橫渡滄河，判定敵必不對我在北方戒備，可以掩護機械化重砲容易出險。雖然有渡河的困難。

反正就是這一夜，黃昏未盡，敵機未去，我們先頭的部隊已經從各村莊中開始出動。本來看起來平靜的樹林村落，這一下彷彿都伸出了烏色長蛇。蜿蜒前進，一會兒包圍村莊的樹林，這綠色的點，被灰色的線聯起來了。

今天晚上準有事，大家都這樣想。便衣偵探回來的報告也不很明確，滄河沿岸究竟有無敵人，也沒有多大的把握。策重的行李要帶走的帶走，該燒的燒了。

軍隊出發了。黑夜行軍本不容易，特別是要過敵人封鎖線上的隘道河流等，萬一接火，軍隊更難掌握。中央軍團爲了保護重砲，爲了防止敵人從兩翼來進攻，我們分成十幾個縱隊，由北向南，並行前進。對於渡過滄河問題，我們爲每一縱隊選了一個渡河點，有些有橋，有些需要徒涉，每一個縱隊都是戰鬥的準備，和抱着衝破敵人包圍的決心。

單單行軍，問題倒簡單，現在要打仗，十幾個縱隊不但在縱的方面，要接受後方命令，而且要在橫的方面，保持聯絡，以便戰鬥中互相策應。每個縱隊相互間的間隔，有時不過二三里，很難不弄得行軍上最忌的『交叉』。每一個縱隊都是急行軍，都要換上五六個的嚮導，黑夜入村莊臨時找嚮導，真不是容易事，往往提來七八個，也許是他方來的難民，根本認

不得道路。嚮導不靈，軍行又急，十九日夜沒有弄錯道路的縱隊，實在不多。

我們可以說是中央軍團右路軍的中央縱隊，右面靠近臨渙集，左面的友軍縱隊很厚，比較安全。

大地是無情的黑暗，有時道路灣太多，我們往往懷疑走錯了路，抬頭看天上的北斗星，又重新判定了方向。指示了迷途。

接近滄河北岸，青年農民的報告，滄河南岸的韓村集有敵人兵站，騎兵一二百人，韓村集即在橋頭上。而且每天在河南的道路上往來的坦克車汽車和騎兵很多。究竟南岸的布置怎樣，從民間消息看來，還弄不大清楚。

本來在麥田裏穿來穿去，走得官兵們有幾分困乏。然而敵情既如此緊張，大家好像喝了一杯涼水，精神爲之一振。要幹一傢伙，我們就來幹他一下。重機關槍，輕機關槍，戰車防禦炮，小鋼砲……都躍躍欲試，……這時落伍兵都飛快去趕上他自己的隊伍，驟馬快步送上牠背上的武器，一聲不響，準備給我們戰士使用。

河邊到了，前衛隊伍停了。據彭賚良團長報告是：前方開始搜索，並開始渡河，在河那

面先佔據點。并且說，過河の木橋已經被敵人將橋面破壞，過渡不易。過河東南二三里地方即韓村集，爲敵人兵站所在，渡口右面一二里地方，有敵八架的堅固木橋，爲敵人坦克及汽車經過處。可以過我們的重砲。

後面的軍隊統統按次序在麥田裏休息，或者安然而過，或者要打過去，只等彭團長的通知。

突然，起大雨來，天也將近上午四時了。許多的軍隊集在河邊，如果天明後，遭遇着大規模空襲，可真不得了，指揮官趕緊催促前隊速進。令工兵速架橋，騾馬另尋路涉水而過。

我到澮河邊，目送一部軍隊渡河，但是對岸沒有槍聲。我們先頭部隊沒有和敵人接觸模樣。反不如午夜前還有少數槍聲和砲聲。我有幾分奇怪，我趕緊隨前隊過河。登岸處已看到我們的戰車防禦砲等在登岸路口上架好了。這是準備敵人戰車來衝時對付牠。

過河後，一片平野，大麥田正快到成熟期。敵人的電話電報線，架得非常之多。地上麥田中，敵人汽車痕跡，幾隨時看得見，再過，敵人戰車來往的道路，簡直把地面已壓得發光。天已大明，萬一敵人出來腰擊，真不是好辦的事情。

韓村集敵人居然沒有敢於出來，我們走不到幾里，看到我們重砲隊已經飛速的在我們右翼飛快的開過去了。

我們大軍這時乘勢分路過河。同時掉頭向西進發。直出蒙(城)永(城)公路。我們的傳令兵不斷出發到兩翼，聯絡友軍縱隊，約着大家齊頭並進。

機械化重砲能安然過河，大家都料不到。沿途鄉民告訴我們，敵人在十九日白天，大約有一千左右，經韓村集，開向永城方面。

二十日趕到蒙永公路上的殷家廟，殷家廟北的青疇集還是敵人據點之一，後來部隊帶來消息，二十日晨我們突過澮河後，當日午後，敵人坦克車騎兵就從永城方面追回來了！只有些伙伕担子和落伍兵被他們俘虜屠殺！

大軍趕過永蒙公路以西，立刻回頭把槍口對着東北永城和東南蒙城的敵人，我們又是自由之軍了！

(完)

風雨澗河

王崑崙

如果說在戰地裏也會有一點溫馨的感覺，那就是夜行軍到了天曉的那一刻時光。

五月二十一日晚，我們離開小王莊，隊伍走過了一個高坡，人和人的面孔可以相互看見了，從麥穗上吹過來的風是清涼而平靜的。大家很自然地呼吸着，通夜的疲勞驟然得到了蘇醒。

現在才知道自己走在多長的一個行列中。我們後面是挑夫隊，再後面是特務營，再後面還有很多隊伍還沒有上到坡頂。先頭部隊已經走下前面岸坡底下去。雖然是麥田中的小路，很曲折，可是雙行的縱隊很整齊。只有夾在中間我們這一小段非戰鬥員顯得不相稱。衣裝不一樣，有女工作人員，有新聞記者。

『那是澗河！』蜿蜒在面前一條流水。

聽說這澗河上游沒有多少敵人。渡過澗河還要走幾十里才到澗河。澗河，這是一個多沉

重的名詞啊！一提到它，就會引起一大串警戒的聯想。

『真糟糕！還沒有渡河，天大亮了。風聲鶴唳，好傢伙！』有一個脫了隊的某軍的諜報參謀臨時參加在我們的隊伍裏。他是我們中惟一的軍人。我們都沒有行李，只有他還帶着一個挑夫。一路上他常是憂愁的，但也喜歡講些軍事經驗給我們聽。現在聽着他這樣說的我們不約而同地望了一望嫩藍的天野。

每天的行軍都是夜裏開始，不等到天明就宿營，把隊伍分散在各村落和樹林裏。在渡過河以前的路程無論如何不可以被敵人發現。但現在命令是今晚要趕渡過河，隊伍不能停在灑河這邊。

副官長過來叫我們先到村莊裏去休息，不必跟着大隊涉水。

牛棚旁邊，幾個人端着剛煮熟的高梁麵的『糊塗』在喝。諜報參謀一邊吃着，一邊和一個人壓低着喉嚨進行長套的辯論。他以爲雙橋子有敵人馬隊，我們來的路上發現地下有唐克車的痕跡。我們選擇這個渡口是錯誤的。況且高級指揮官既在隊伍裏，更不應該冒險前進。而我們前衛部隊沒有先把沿路的敵人搜索消滅就自己過了河，豈有此理！另一個却以爲既是

突圍性質，就首要爭取一分一刻的時間，並且要以避免交綏爲主。若是沿途戀戰，這附近敵人雖是不多，可是蒙城和龍坑的大隊敵兵趕到截擊，那才危險。況且敵人哪會發現我們隊伍裏有高級指揮官在內？

「那麼你以爲敵人不會在前面等待我們嗎？」

「可是我們的前衛昨晚就先去迎擊了呀！」是的，前方的砲聲和機關槍聲現在還響。

「到了河邊，也只有趕快渡過去——」

一架偵察機從東南方飛來，偏着身子打了半個圈，很快地又向東南方飛去了。

「給我們一個半渡而擊怎麼辦呢？」諜報參謀補足了他的意思。

村莊外面隊伍很迅速地向河口走。老百姓指給我看，東南幾里外的一片樹林就是雙橋子。他說昨天下午有敵兵來拉走五個壯丁，拿光了這裏的雞和豬。我腦子裏盤旋着兩個人的談話，踱到叢樹中去。

太陽穿過樹陰，地下鋪着碎影。兩個高級官坐在一堆稻草邊對着攤開的地圖在談話。守永城把一團人都拼完自己僅以身免的一位青年團長站在旁邊，臉上流露出焦急，不斷地瞭望

村外沒有過完的隊伍。樹林外放哨的衛兵隨時舉起望遠鏡對着明朗的青空。

「無論如何，長官不能再留在這裏！」從河岸走來報告渡河情況的一位參謀把結論說得很堅決。他從水裏涉過河，又走回來，下半身全是溼的，喘息着。兩個高級官回頭向着那邊樹底下看了一下，有一個人裹着毯子很安穩地睡着。

敵機已經發現我們在渡河吧？半小時以後，我們步行到幾里外一個村莊。那裏的河身忽然變得異樣的狹小，走過一頂小木橋。

情報：右側方白馬山敵人騎兵唐克車向我方前進。這時候我們的前方還有砲聲傳來。泥河已在後面了，離滿河還遠，我們在兩河中間。人們正走在一片無邊的焦黃的麥田中，太陽燒得人皮膚痛。有樹林的村莊還在遠得看不清的地方。

三架飛機到了頭上。

很快就看不見一個站着的人影，可是麥子太稀太短了。

比震耳的低飛聲爆炸聲叫人更忿恨地是看見那兩翅上血紅的殺人標記。它們在驕橫地忽上忽下，穿來穿去，每次跟着那緊急的「嗚……」的一聲是一個膽形黑點從它身後飄了下來

。像以爲那一聲低飛的「嗚……」最難聽嗎？炸彈穿過空氣落到地面以前那一霎那的「叭……」才叫你更不舒服。當你剛聽到這個奇異的聲響，地面立刻猛然向着胸膛湧動，自己已經被煙灰掩沒了。然後你看見身旁堆着一大堆土，煙和灰向上噴。然後你又繼續聽那照樣的第二聲，第三聲——也許地位稍遠些。可是凡你還能聽得到「砰」的一響，那就是說死已經從你身邊走過去了。

這裏的感覺和在徐州不同。沒有大建築物起火，沒有密集的居民忽然血肉紛飛。雖然死離我們也許更近些，可是我們不覺得是伏在甕底裏等它。究竟能燬傷我們多少呢？那天在相連着的五個村莊炸了一整天，死傷了我們三十幾個人，粉碎了幾付行李担子。它能偵察，能阻礙我們行進；可是我們隨時更換着迂折的小路，隨時分散，隨時集中，能永遠跟着我們嗎？不過在它當頭發威的時候，人的生命變成不是可以考慮的事。比恐怖還傷人的是恐怖中塞滿了忿恨，這忿恨也會炸裂了人的心。中國人也已經經驗得太多了。在日本軍閥的眼中，中國人民比不上它脚下隨便擦死的螞蟻罷？

「媽的，炸彈丟完了吧？又是墨索里尼！」人們把意大利飛機這樣稱呼着。

「剛剛那六架還會回來的！」

人們站起來，零散着向前跑。離樹林還很遠，沉重的隆隆之聲又來了。又臥倒。六架轟炸機在高空的太陽底下，閃出金屬的強光，很緩慢地飛過去。

再跑步。每個人臉上流着大粒的汗珠。喘息得閉不上嘴，嘴裏像在冒煙。那裏有水喝呢？偶然看到一棵小樹，那樹葉青潤得多可愛啊！趕到一個小樹林，有人坐下了，但立刻又被嚴厲的聲音催促着走。腿很自然地機動着。

白馬山的敵人，雙橋子的敵人……跑着趕路的人不能忘掉他們。可是終於歸結到那一個簡單的意念，就是過河。

過河是怎樣的一條河呢？它不像江淮一樣，讓人那麼熟悉，親切。是滔滔的洪水，還是涓涓的細流？是兩岸有高山峻嶺，還是平鋪在田野平原？人們來不及去想它。同時，有人以為過河是我們的安全地帶嗎？絕對沒有！誰都知道那是突圍中一個最主要的嚴重關口。在行軍的第一夜，行列中已經很迅速地傳播了有關於過河的軍事知識。它是和懷蒙公路平行着的。是敵人這次由懷遠衝到永城，截斷我們後路的一條障礙。河的兩岸都有兵扼守，以保持對

我們的封鎖。我們現在必須要從這一條河流的身上找到一個任何的渡口，作爲突破點。可是這一企圖能够在敵人的疏忽之下辦到嗎——除了以祕密的行進和威力的襲擊以外？於是只有以時間去爭取空間，以速率去和危險競賽！

『敵人給我們一個半渡而擊怎麼辦呢？』當這問題刺到人心裏來的時候，惟一的解答是趕快走上前去。尾隨在身後的黑影比迎面的威脅還叫人憎厭。緊張的情緒，只有使那危險更移得逼近，更看得真切，才反而能簡單，平靜。

爲了等待前衛部隊肅清河對岸的敵人，我們停止在一個村莊裏。

一陣小小的紛擾。多少人到井邊搶水喝。多少人拚命地搖動許多桑樹，多少人搶那落了一地的紫桑葢吃。沒有白米和白麵，沒有菜，沒有雞蛋。可是有鷄。高粱麵烤出餅子來，配上鷄湯，太鮮美了！女同志們走來走去，打水，燒火，忙得厲害。他們走了幾天幾夜，脚步還是那麼強健，有三個人始終腳上沒有起過泡。在路上，餓了掏出身上帶的高粱餅子吃；渴了，傳遞着唯一高等水菓——黃瓜，一個啃兩口。炸彈在身旁響了，彼此望着苦笑一下。停到村莊裏，要找老百姓談話，教小孩子唱抗戰歌。是有什麼東西在支持着她們永遠不會頹喪

的吧？敵人可以奪了她們的生命，却奪不了她們的活潑；中國的女兒們在血和火的縫隙中成長着！

吃飽了飯的人會自然平靜的。除了指揮官在那邊計議軍事以外，樹陰底下，有人挑着腳上的泡，有人睡在地下，仰着臉，閉着眼睛，吸着討了來的香煙，安閑地吐着煙圈，一個跟一個。

『中國的原野多美麗啊！』人們閑談中的感慨，本是一句聽熟了的話。可是當你面對着一片金黃光耀廣大的麥田，遠處是密樹濃陰洞環勻整的村落，誰也有這種實感。

『可是這美麗的原野，昨天是敵人的，明天也是敵人的啊！』

『就是現在，也在敵人的圈子裏！』

在敵人的圈子裏！敵人用他的唐克車、大砲、騎兵、給我們畫一個很大的圈子。在他這個圈子裏，有我們多少土地，多少城池，多少村落，多少人口。現在，這個圈子裏的城池起了大火，房屋變成瓦礫堆，麥田裏任他唐克車和騎兵衝來衝去，老百姓從這個村莊跑到那個村莊，而主要的是他想要把這個圈子裏保衛土地和人民的多少軍隊一砲就都變成了灰燼。可是

中國軍隊已經能夠做他們該做的事了。他們會堅強地抵住過津浦綫南北兩面的攻擊，他們會最得台兒莊偉大的勝利，並且還向山東一帶進攻；在一個長期抗鬥中，誘集了敵人的主要力量，並且給了他以極大的消耗；最後，還堅執着不肯放棄徐州。現在敵人像一條雙頭蛇一樣，一個頭從濟寧金鄉，一個頭從蒙城永城，西邊對着，灣在中國軍隊的身後，截斷了他們唯一的歸途，想把幾十萬軍隊的一隻大象一口吞下去。其實他這野心是畢竟不能完成的。我們會給他這細長的蛇身分作幾節來衝斷。並且要儘可能地不被他咬傷。突圍的目的在『全師』，除了掃蕩攔阻以外，一個士兵，一條槍，都要能安全地走出敵人的包圍線；而且還要到他的外綫之外去等候他，打擊他，消滅他。當然，台兒莊那勝利的紀念碑，徐州那堅強的堡壘，現在都變成回憶中的痛痕，都被我們丟棄在身後了。然而中國新的勝利紀念碑，新的堅強的堡壘，正在敵人的教訓和我們的進步中構築起來。在不得已的撤退中，所有的中國士兵每個人都忿怒填滿了心胸；只有防備，沒有懼怕；不願意遇到攔阻，但也願意找到廝殺。凝結着心神，緊張着步武，爲的完成退却的任務，却不是走向潰滅的深淵。光明和戰鬥同時站在永遠英勇的中國軍隊的面前。

使我們不能不哀戀着的是眼前這金黃的田野和翠綠的村莊啊！這成熟的小麥，這濃密的樹林，這質樸勤勞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能被我們帶着走嗎？我們終於將要把它們一齊丟在敵人所劃定的這個死圈子裏面。他們要白天飽餐着我們的新麥，夜裏住遍着我們的民房。而人民——這許許多多的生命啊，真會變成腳下的螞蟥任別人來隨便擦死，走到遠處去的。我們連一點聲音都聽不見啊！

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都流着仇恨的血——記得那天走過一個村莊，女同志們指着牆上的標語「殲彼倭寇，滅此朝食。」的句子講給老百姓聽。

「爲什麼不就寫殺日本鬼子呢？」古典文字和農民的心隔着一層。

「殺日本鬼子，我知道！咱沒傢伙啊！」女同志們給他們接着講了人民可以怎樣團結自衛，怎樣幫助軍隊，破壞敵人很多的說話。

「有人領頭，咱就幹！」農民是堅決而有力的。但要是有人教給他們使用自身力量的方法。皖北一帶的農民和山東河南差不多的。終年的勞苦吃不飽他們的肚子。從他們中間產生出最強悍的士兵。還有多少人流浪出去當土匪，同時村中的人民也會打土匪。被捉來的土匪，

沒有狡賴，沒有求饒，只說聲『有種』！就立刻在供狀上畫個十字，了事。當生命已經不能拿住自己手裏的時候，他們決不珍惜生命。我們眼前這原野的四週，一個村莊接着一個村莊，那裏面不是都有着多少個不怕死的中國健兒嗎？若是他們每個人都拿着手榴彈，步槍；拿着大刀，長梭標；若是他們每個人都懂得怎樣去撲殺敵人的哨兵，燒燬敵人的車輛；若是每幾個村莊裏都有人組織他們，訓練他們，每幾個村莊都能連環攻守，都能隨時出動；那時候，日本的飛機能把中國每一個村莊都炸平嗎？日本的軍隊能像圍棋子在圍棋盤上一樣，把中國的大地到處一顆一顆地擺滿嗎？那時候，日本軍閥將要看見他的唐克車像摘了頭的蒼蠅一樣，在中國地面上發了瘋，拚命地亂轉，亂轉，終於精疲力竭被一羣死不放鬆的螞蟻拖了走吧？那時候，將有多少中國英勇的農民騎在日本騎兵的馬上，高舉起中國農民騎兵游擊隊的大旗，而隨時出沒在皇軍的陣地後邊罷？若是那樣，『武運長久』的『皇軍』，這一片幾千年來中國人民生長居住的村莊，恐怕你們也不能安睡嚕！你們可以在中國地面上劃上包圍殲滅的大圈子，中國的正規軍也可以爲了必要而撤出到圈子外，然而中國人民却留在你畫的圈子裏，他們將在山頭，河邊，村莊，路上，白天，昏夜，給你們挖掘足夠應用的墳墓嚕！

這一回，皖北的農民是沒有來得及使用他們自己的力量，他們也許逃亡，也許死，也許在刺刀底下受你們的驅使。可是我們已經得到你的啓示了；廣大的中國，無數的人口，在學習，在組織，在武裝起來，在到處等待着你們！若是那樣，『武運長久』的『皇軍』，你還能像現在大踏着脚步向我們走過來嗎？

每一個中國人身上都流着仇恨的血——中國人不可能永久撤退的啊！

靜默中我感到風吹過來帶着些涼意，有桑葚落在我身上。太陽不見了；空中的顏色變成昏黃，天上的陣雲在推捲，一層厚過一層。

要下雨嗎？遠處的村莊逐漸模糊。人們穿鞋的穿鞋，背毯子的背毯子。女朋友們在開始分發干糧。官佐們忙着照料出發。

我們走在向着渦河的路上。

黑暗一點一點壓下來，把身邊最近最小的空間都塞滿。眼睛對於人似乎沒有什麼用處。能聽到的只是嚓嚓嚓的脚步聲，輕而急促的呼吸聲，後面挑夫隊行李的撞擦聲，前面官長的馬蹄聲。可是，這時候人們的耳朵却祇想向着遼遠的四野去伸長，要在無邊的黑暗裏去探索

有沒有外來的動靜。行進中的人和人是一條鎖鍊，一個環扣着一個環，緊張地曳引着，沒有脫節的自由。參加在大行列中的我們，每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組成雙行，憑藉着肩並肩手挽手的方法補救步伐的參差。十多里路沒有誰說一句話。大約都在溫習着從前所聽過關於遇到敵人應有的動作那些話吧？譬如：怎樣的槍聲，子彈高於人，照樣前進。怎樣的槍聲，必須臥倒。那麼唐克車來了怎麼辦？副官長說過的：最好的辦法是圍繞着墳頭躲避它。至於我們這小集團也有約束：第一，無論如何，不亂跑，不脫大隊；第二，每一個男的招呼一個女的；第三，如果有一個死了或重傷，大家祇管走，丟下她前進——這是一位女同志提出的。在行列的行進中，死，不是誰個別的概念，而是許多人共同背負着的一個整體。只有誰若是因軟弱而落了伍，爲了個人而卑怯，那麼這恐怖立刻專落在他自己身上。有時候人想到如果做了俘虜，那倒比死可怕得多。

「我們最後一顆子彈都沒有嘍！」有一次一位女朋友用手點着自己的太陽穴，睜着沉重的眼對別人說，似乎在叮囑他什麼。那位朋友是帶着一枝小手槍的。

「至少咱們三個一道死！」他說。

『還有一個是誰呢？』別人在問。

『總要打算一個敵人在內才行呀！』大家笑了。

現在聽到機關槍在軋軋地響。他走在我前面，我看見他緊緊褲帶，用手摸一摸背後的那枝小手槍。那個同行的女朋友和他挨得很緊。當她偶然腳下一歪一蹶的時候，他立刻用膀臂把她夾住。他們是這回路上才認識的。黑暗和困苦使得人與人之間消滅了隔離，危難把許多心鑄成了一個。

就要到河邊了。雨越下得緊。有人把自己的上衣脫下來披在女朋友身上。我的鞋底穿了，腳上第二次起了泡；一個有馬的人讓我騎了他的馬。

穿過一個樹林，我的馬不受控制，超越到隊伍前頭，趕上最先的一匹。

『誰？』馬上的人嚴厲的問。

『逾越險阻！』我自然地把記着的特別口令喊出來。

『哦！跟我來！』當他聽出是我，而且不必要他回答了口令，聲音中有一點笑的意味。

還是因爲今晚過河特派的臨時嚮導官參謀，一個風姿英挺的少年軍官。

「敵人從兩邊來了嗎？」我問他。

「不要緊，正面我們已經突破。」

「後面呢？」

「這是追的，人數不多。這不是已經到了界溝，剛把他打走！」他指着前面一帶黑影。由於裏面有些火光，我看見一座堡壘式的城圍。上坡，過橋，走進去。街道上堆着些看不清楚的東西，戰鬥疲乏了的士兵們在破牆垣裏煮東西吃；有些燃着柴草烤衣服。火光照出來被打毀的民房和街棚。沉埋在黑暗中久了的眼睛只覺得面前閃耀着一塊塊昏黃，血紫，灰黯。鼻子裏充滿了烟火氣。參觀台兒莊的那種破爛焦枯的印象立刻重現出來，淒涼的感覺使人身上更覺得陰冷了。

「噯——啊！」剛剛一走出寨門，人們一齊喊起來。

三堆篝火燃燒得幾丈高；火燄在死靜中跳躍。人們看到光，看到色，夜行者的太陽啊！多少條視線，多少顆心，一齊飛奔過去。

三個巨大的紅亮的光球底下，照出來一條寬廣的河水。

風大，雨下得緊，地下滑。人和馬都不能在那很陡的斜坡上駐足。沒有誰再抵擋得住人們飛躍的心；人羣像瀑布一樣向河灘上傾瀉。無數的身體在推動，在湧進。

聲音更浮動起來。行李隊的洋鐵箱擊撞得亂響。挑夫們在叫，在罵。官佐們擠着跑，招呼自己的隊伍。

一匹馬叫，許多馬都叫。

『馬不許上橋！』宮參謀明亮的聲音穿過一切。

『特務營第二連先走！』

『跟上戰車砲隊！——聽見嗎？』

『我們呢——宮參謀？』通信兵連在喊。

『跟上走！——電台，當心！』

『宮參謀——副官處還不走嗎？』

『不要擠，行李一齊停下來！』

『有人下河呀！』水濤唼唼地。黑暗的河裏忽然浮起多少金色的花朵，一點一點，顛

抖着，明明滅滅，在移動。這是有些士兵們從篝火中抽出多少燃着的火炬，高舉在手裏，照着自己下河。

『水太深，下不得！』

『回來！不要命嗎？——急什麼？』宮參謀大聲斥罵。他的馬頭被撥得一下向這邊，一下向那邊。

那些士兵終於退回岸上來。

雨太大了；黑暗中三個紅火堆眼看着在縮小。河灘上停留的人還很多。人們也許並不再記得四面來攻的敵情；浩大的聲勢中，所有的心只有澎漲，沒有虛弱。可是橫在腳下的河給人唯一的號召是『渡』。在急雨的催趕和篝火閃耀中，誰不爲了那點光亮時間而焦燥呢？

風吹得樹杪呼呼地揮舞，樹要往河裏倒。千萬條的雨脚嘩嘩地直打在急流上，河也在喧嘩。砲車從浮橋上滾出空隆隆的雷音。空中旋轉着一團一片的紅的火光，白的雨光。

馬激烈地嘶嘯。

『騎馬的到這邊來！』宮參謀的馬擠過人羣，向那邊走去。那邊河灘上支着一架窄長的板

橋，有兩匹馬搶上去，很快地從橋上翻到水裏，馬上的人叫。

『走！』宮參謀縱一縱身子，打了一下馬，首先下了河。我的馬緊跟着；馬頭揚得很高。一個灘到一個灘中間是急流，一個馬跟着一個馬猛跳過去。馬後面發出巨大的響動，士兵們立刻塞滿了這水淺的一段河身。人和水混流的巨浪立刻澎湃起來。

對面的河堤被衝得要向後退。似乎結成了一個整塊的人群，動盪，推捲。

我被陷在緊密的人叢裏，馬不能旋轉；感覺到馬蹄踏到了較硬的地面。馬打着疲倦的噴嚏。許多人在喘氣。雨水流着的人臉上閃出油亮的光。遠處浮橋上正過着跟得緊緊的一行挑夫隊。河那邊的篝火有一堆熄滅了。

宮參謀的馬跳上河隄，指揮各部份隊伍集合。有人開始在點紙煙，有人伸長了頭望着河對岸。在一個不被注意的時間以後，轉動的人羣，逐漸分成若干堆，發出嗚嗚的聲音，你會覺到一種恬靜。我看見自己的隊伍，把馬交還給別人。站到地面上，才發覺過河的時候，下半身完全浸溼在水裏。

河的那一個岸已經安睡在黑暗中。沉沉地一路上壓着人心的那條渦河忽然被我們丟棄在

地下了。

『宿營嗎？』有人在問。

『你看嚮導的馬不是向前走了？』

『也不讓烤烤火？』

『這邊邊停得住？天要亮了。』

隊伍走上了平坦的道路，東方顯出青灰色來。雨不知道什麼時候停的。

肚子餓。一位女同志從衣袋裏掏出一塊高粱餅分給我，被雨水泡酥了，一到嘴裏，就變成碎渣子。

『嘿，我們的人沒有少？』後面有人追上來，是那位諜報參謀，水溼了的褲子緊裹在兩條腿
上。

『你來了，就一個不少！』大家都很高興。

『你的行李挑子呢，×參謀？』

『丟在河裏了。落得走路方便，和你們一樣。』我們從徐州出來最初的七個人只有一條毯

子。

『×參謀，敵人沒有半渡而擊嗎！』

『誰說？渡河的時候你們沒有聽見？』我們當時只會領略到宇宙和人群合奏的一個大交響曲，竟沒有在其中分辨出槍砲聲來。

『那麼現在沒有問題了？』

『前面是蒙城——』他用手指着北方。『可是他圈不住咱們了。媽的，鬼子！中國人永遠不怕他！』我們第一次看見他這樣得意的笑容。

渦河那邊機關槍響得很密。

(完)

平凡的經歷

陳因

徐州，中國抗戰軍事的重鎮。徐州，軍事交通的要道，津浦、隴海路的交接點。每天煎熬着瘋狂的空襲，從前是一個熱鬧的城市，現在却是一個死亡的挖去了心臟的廢墟。然而，在牠不會失去戰略意義的一刻鐘之前，我們英勇忠貞的戰士們仍然依戀地防守着牠。

大砲轟到司令長官部，我們才瀟着一泡淚水別了徐州，南下。砲聲一刻比一刻吼得更響了。

我們一個很小的集團，大家都非戰鬥員。男的，女的，還有兩位塔斯社的記者。

隨着司令長官部，十一集團軍總部，我們加入了突圍的行列。

一星期的夜行軍，輾轉在敵人的陣地裏。到處睜開着戰爭的眼睛。碰得巧，就來一個遭遇戰吧。危險、興奮、緊張、飢寒，織成了戰地的生活。

我們和戰爭却缺乏緣分，不曾有過一次接觸，就回到了自己的陣地——安全地帶了。我

們非戰鬥員恢復了獨自行動的自由。

× × ×
在警報中，三部汽車飛過了原野，穿過樹林來了。是來接李司令長官的，現在先叫我們用着乘牠回去的。

臨走前，爲了要表示感謝司令長官對我們的好意，并慰問他日來指揮突圍的勞苦，我們作了一次告別的拜謁。

『我們的辛苦是應該的，這是軍人的責任。你們的勇敢才使我們增強了戰勝敵人的自信心』司令長官微笑地和藹地向我們說。

坐上了汽車，心裏充滿着無限的慚愧。這雖是司令長官的好意，但想起兩夜徒行的戰士們，像有一塊巨大的石頭壓在我們的胸口。

我看見垂着穗頭的麥田，柏樹；繞着池水的村莊，奔向我們的後面。田野里十分太平的。如果沒有戰爭，這裏一定正吵鬧着割刈者的歡笑喧嘩。

誰說太平呢？中國全土都在嘗着戰爭的滋味。不是嗎？敵機又來了。前頭的兩部汽車停

住了，後一部也跟着停止。人，很倉促地奔下來，像一隻隻逸脫的兔子。敵人早教我們學得機警和敏捷了。

瞥見了一叢樹林，心想樹林裏可以隱蔽得更好些。天曉得，這正是他們的目標哪，敵機飛得低到不能再低，正在我們的頭頂上空盤旋着，像大鷹找尋一個沒有抵抗能力的小鷄。我們很清楚地看得見敵機上的一切，我心裏飛迸着民族仇敵的憤恨。

敵機自由在地飛來飛去。當牠看準了牠的攫取物，就低下頭來，而且放下一顆黑灰的小點。我們本能地平臥在地面上，好像無抵抗的羔羊等待着死的來臨。炸彈落在離我們一丈遠的麥田裏，黑烟和灰塵佔有着整個空間。響聲過後，我摩遍全身試看看有沒有傷損，同時，我抬頭察看周圍的伙伴們。

危險的事情，並不會很快就完結的。小黑點又一個個的落下來，響聲使我們斷念了生之留戀。

『不要動！不要動！臥下！』因爲那兒的老百姓四處奔逃，生怕這樣會使敵機轟炸得更加起勁。所以她吆喝那些奔跑的人們。他們缺乏着防空的常識，這責任正該叫我們民運工作

者去負擔起來。

能够生，我們並不願意輕率地死去。我期望着敵機快點兒飛開。謝謝『上帝』，牠向着原來的航線飛去了。但是，『啪！啪！』在附近發出兩下槍聲，敵機迅速地掉轉頭來，這回得到了漢奸的指示，牠要瘋狂地轟炸了。

『完了！老弟，未完的工作，朋友們一定會接替起來的，而且他們一定會把這慘無人道的瘋狂的侵略者趕出我們的國土。』小張正對我說完這句話，『轟！』的一聲又在我們的旁邊響了。自己儘管消滅吧，但是我們惦念着自己應幹的工作。我們給死的預感支配着。

敵機攜來的炸彈是有限的，並不能炸燬整個無邊的大地，牠走了。自己雖然生存着，伙伴們呢？互相掛念着，互相找尋着，幸而很快的集在一起了，數一數，並不少掉一個。慶祝吧！我們還留存着一條永恆不倦地工作的生命。

側面，一片熊熊的火光。

就心敵機再來，我們向着相反的方向，走進一座村莊。農夫們爲着急於回去看看自己的家，他們惶恐地望着火光走去。

『老鄉，這是什麼地方？』我問路上的一個行人。

『這兒是馬家店。』

『啊！原來現在燒着的就是從阜陽開來接我們的大卡車。』

『敵人沒有一刻使我們安寧的！』

『漢奸不放訊號槍，敵機就不會發炮目標再來轟炸。』

『剛才放槍的漢奸已經拿到了，是一個六十歲的老頭兒。』

『六十歲還當漢奸，真該死！』

『老頭兒還有二個孩子，也打算在這裏放火呢！好在被我們發覺，逃跑了。』

我們走進了村莊。人聚集得更多了。我們緊抓着每一個工作的機會。告訴了他們：敵人是怎樣的殘酷，飛機來時應該怎樣躲避。

壓根兒他們就不懂得什麼是日本，更不懂得為什麼要跟日本鬼子拚命。我們耐心地爲他們解釋。煽起了他們反抗的怒火和民族的仇恨。

我依戀地望着這羣紫銅色的強健的男女們，如果他們被好好地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而

且有着正確的領導。在『變敵人後方爲前方』的新戰略中，他們將是一枝強有力的人民自衛軍。

一九三八，六，十五，漢口。

老百姓到那兒去了

馮光謹

隊伍，一條長蛇似的投進了村莊——小王莊，星光，微弱地照耀着。

『手電，找屋子。』輕悄的語聲在每一個角落地響着。

我們，由於過去的經驗，知道假若不趕快找到一間或兩間屋子的話，會被拋在街頭，於是也立刻動員起來。

『奇怪，怎麼屋子一間間都加了鎖，老百姓呢？』在連續找到好幾家不得其門而入時，彼此驚訝起來了。

『走，到別的角落去找。』一個朋友這樣提議。手電閃耀着，大夥兒向南移動。

『嘿！真見鬼，一個人也沒有。』

『媽的，一家家都是上了鎖，叫老子睡在露天嗎！』

在十字路口，幾個弟兄咕嚕着。

『找不到屋子怎麼辦？』

『不管，打開門再說。』

『這怎麼可以呢，人家鎖得好好的。』

是的，彼此都明白，我們不能胡亂闖進人家去。可是，疲乏的腿，困倦的眼，逼迫得人忘去一切。於是繞過幾個屋子，終於在一個四方的院內停留下來，懷着不安的心情扭開了東邊屋門上的鎖，東方，慢慢發白了。

把疲憊的身子投進了一個板床，半小時前困倦得睜不開的眼，這時却絲毫無睡意。『老百姓到那兒去了』這一個念頭糾纏着我，我站起來在院子內巡視了一下。

右邊是一個廚房，半塊吃賸的饅橫在鍋蓋上，鍋底還是溫熱的。院子的東角落裏，放着一個瓦盆，浸着一件粗藍布的布衫。這告訴我若干小時前主人還在這屋子裏。

『爲什麼老百姓全走開了？』

經驗告訴我，在過去時代，行軍所至，常有騷擾的行爲，於是老百姓『畏士兵如虎』，聽說大軍開到，便『避之大吉』。然而，在抗戰十月，民衆動員工作已相當有眉目的今天，老百

姓不但未能『垂漿以迎』，却『聞風而逃』，這實在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回到屋子裏，過度的疲乏送我入了夢鄉。

醒來，同伴們正在大嚼『油炸檜』。

『噢！那兒來的？難道老百姓都回來了嗎？』語還未出口，一個蒼白頭髮，披着件青布大褂的老頭兒出現在我面前，真的，老百姓回家了。

『爲了害怕才走的，何以很快的又回轉？』

『究竟他們對這一羣人作何感想？』

『這一般質樸的人們，對於「抗戰」了解到何種程度？』

這幾個念頭催促我和那老頭兒作了一次談話。

首先我告訴他我們這次到前方的任務，叫他明白我們並不是他想像的那般可怕。所以，在幾句比較親切的話語之後，他立刻對我們表示了好感。

他告訴我，在過去，每次過境的軍隊，有的對老百姓很客氣，很顧惜，但是有一部分弟兄，紀律非常不好，不是強佔他們的屋子，便是強迫他們去當夫役，買了東西也不給錢，家

裏有什麼，總完全給他們搜光，因此，大家聽到大軍開到，便都嚇得逃光了。

『軍隊中政治工作還做得不够呢。』我邊聽，邊想着。

人，漸漸地從各個角落裏出來了，老的，少的，都懷着好奇的眼光注視着我們這一羣。

『這幾個女先生是從幾千里以外來的呢，是來收難民的小孩兒的。』老頭子代我們作了番解釋。

『了不起！了不起！』

『那是做好事呀！』

『真是辛苦這幾位女先生了。』

讚嘆的口吻替代了好奇的眼色。

於是我慢慢地向他們說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史實，說明只有抗戰，中國才能生存，老百姓才有好日子過，老百姓一定要幫助軍隊，戰爭才有勝利的把握。

接着又舉出許多例子，證明敵人對我們的兇殘狠毒。當我講到大批的壯丁被殺戮，或被關上戰場屠殺自己的同胞；無數的兒童被殺或被擄往日本；無數的婦女被蹂躪，甚至五六十

歲的老婆婆亦不能免時，憤怒之火在他們的心底燃燒起來了。

『去！打鬼子去！』

『幹他一個痛快，省得將來受他們糟塌。』

『不去打鬼子，不是人！』

幾個年青人憤慨地叫着。

『有那樣的事嗎？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非和他拚一下不可。』一個蒼老的聲音，在人叢中傳來。我抬起頭來，映入我眼簾的是一個斑白的頭，一雙血紅的眼。

我的眼睛潮潤了，我覺得這時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一個年已古稀的老頭兒，却是一個有熱血，有勇氣的青年，我從心底裏笑了。

誰說老百姓是糊塗的？

誰說老百姓是無用的？

假若，能啓發，並組織，且領導之；他們，都是復興民族的生力軍。

「這幾位先生好，肯詳細告訴我們。這裏的保長，甲長，他們只知道向我們要錢，

什麼捐呀捐的，今天一角，明天五分，又不給我們講個明白。早知道是爲了老百姓自己，我們就是苦，還不立刻拿出來嗎？」一個壯健的中年人，和他旁邊的一個小伙子談着。

『可不是嗎！每一次來收費時，他們總是擺出一付了不得的架子。就說這錢是我們應該拿出來的，也不能這個樣子啊！』

『再說，要我們出去當兵，打日本鬼子，我們不是不願意，可是也應該公平些才對啊！可是，你猜是怎麼一回事：有錢的塞幾個錢，他家就可不出人。像東梢頭小王家，只娘兒兩個，那老娘七十多歲了，全靠小王賣饅過日子。來抽丁了，小王請求保長，讓他把老娘安頓好了再去。你知道他們怎麼說：『上面的命令，要人，誰有這閒工夫等你。』就這樣把他拉去了。先生，你說叫人服不服？另一個年青人痛楚地訴說着。

由於他們的談話，以及沿途所見所聞，叫我深切地感到一般的所謂民衆動員是在怎樣的方式下進行着。抗戰以來，固然有不少熱血青年下鄉工作，但不能普遍地分佈於每一個村莊。透過當地的政治組織，本是一個最簡便最易見效的方法，却因原有工作人員對政治認識之不夠，以致反招來不同的結果。這在負責民運的人員是應該加以十二分注意的。

慢慢地人越來越多了，一個個懷着疑懼的陌生的臉，經過一番誠懇的談話後，都輕快地點着頭笑着走開去。

「民衆動員的工作太不夠了。爲了爭取最後勝利，爭取我中華民族之自由解放，我們必須盡所有的力量，最大的速率，動員每一個民衆，直接間接參加到這個偉大的鬥爭的陣營裏來。」望着一個個背影在路角消逝時，我這樣自語着。

踏破敵人的封鎖線

胡守愚

離徐之前

敵人千篇一律的戰術，每次進攻城市之先必肆慘絕人寰之轟炸，殆欲假空中威力，動搖後方軍民的鎮定。五九以後，敵機轟炸是一天一天的加甚了，徐州的安寧終因敵機的轟炸而消失了，一般民衆天方破曉便扶老攜幼提水壺糧袋向野外奔馳，旅館中的侍役，也毫不留情的，驚醒初夏清晨正尋好夢的旅客。預料中的城內大狂炸，終而在漢奸指示日標之下，十四日遭了空前的浩劫。繁盛的大同街，成爲一片瓦礫之場，交通銀行的鋼鐵水泥的牆壁，也被破彈片射擊得百孔千瘡，徐州唯一整潔的花園飯店也被炸得七零八落。天主堂附近的傷兵醫院炸中了，電燈廠郵政局，火藥庫動員日報館和東關的民房都化爲灰燼了。濃煙驚動了一切在雲龍山的避難客，彈藥爆炸聲更震動了每一個關心抗戰的人們的心臟。徐州毀滅了，民衆

再無法鎮靜了。逃亡就是一切，家家戶戶都奔向鄉間的親朋家裏去。

市況零落了，電訊不通了，新聞記者報導新聞的工作也無從開展了。當夜關麟徵軍長有專車赴歸德，遂決定到歸德佈置新局面。雖然我們認定魯南戰局尚佔優勢，隴海切斷企圖，殊不足慮，但以工作爲中心，倒也無妨移動。

空襲警報來了，全城黑暗中特別來得混雜，陰歷四月十五夜的月亮，也似乎爲我們發愁，僅慘淡地照着人寰。卡車於解除警報以後，滿載着行李和我們新聞記者，顛簸地由南關到北站去，一路上擠滿了牛車、騾車、手推車、和男的女的的老的少的落荒群衆。他們都是匆忙地惶惶地，藉着今宵朦朧的月色，走向各自認爲安全的地方去。到了此刻我的內心纔滋長了離開徐州的決心。路是這麼狹，人又這麼擠，好容易才到達了連日被狂炸的北站，大樹折斷，房間倒塌，敗瓦頹垣，歷歷在目，一片荒涼和凌亂的景象，並不因暮色蒼茫而減少淒涼色調，血債只有用血來償還，在將離開徐州的時候我堅決地牢記着。

等了好些時候，通車的希望似乎消失了，據說隴海線在碭山以東的李莊發現了敵人的便衣隊，時間一刻不停留的消逝，車子只好再開回城內。動盪了的心，無論如何都安定不下去，最後決定輕裝徒步，正當皓月懸空，夜涼如水的清宵，在顛簸不堪的卡車中載着十多位新

聞記者走向三十里外的山村宿夜。隴海線已於十二日晚間切斷，到了今宵，還有這批想乘專車西去的人們，諜報工作的不靈，可想而知。

我們的隊伍，預定十五日晚間到黃口西北地方去宿營，到了離開徐州七十里的楊樓，發現了西線情況不佳，不敢輕進，當夜移向西北三里的郝集，老百姓殷勤問訊，壯丁隊表示事先不知我們過境的歉意，民衆是多麼真摯啊！

關軍大部西行有日，軍部亦以趕上總隊爲目標，原定十六日下午四時開拔，終因敵人的砲聲機關槍聲愈來愈近提早繞黃河古道西行。下午二時莊內強悍的壯丁已英勇地對着敵人騎兵掃射了。魯西豫東皖北及其毗連的江蘇境內隴海綫上的民衆，素稱強悍，槍枝亦復不少，惟以已往沒有優良的組織與訓練，提高他們抗戰的積極性，保衛他們的家鄉，以致不能發揮他們偉大的力量，像郝集的壯丁雖然英勇抗敵，可是沒有廣大的民衆組織爲後盾，結果還是可想而知，何況沒有政治認識的原始抵抗，必將終屬徒然呢！

出了郝集北門，夾雜着三十八師的新兵，向前驅馳，一百二十里的艱苦急行軍，誰也不落後，我跟着五十二軍的工兵連，脫離了同行的伴侶，等到五點半鐘纔發現向徐州轉進了隴

。此地離徐州不過四十里，炊煙一縷縷地上升，細雨增加了夜幕的深沉，工兵連長感到茫然，殊無趕上特務連的信念，我和幾位不知名的朋友，決定連夜趕回徐州，挽回我們最後的命運。

重回徐州

四十里的途程，以最急速的步調走了六點多鐘，北方的「里」真不堪想像。砲聲，燈光，汽車聲四面出現，當時抱着縱使死也得回徐州的決心，所以邁步向前了。疲乏飢餓，阻止不了每一個人求生存的意念。過了九里山，火車頭的吼聲頻傳，若是我軍今宵撤退，到了空城的徐州，不爲俘虜，也將餓死。本着「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主旨，加速步調到了北門五省通衢的牌樓下面。

『你們是什麼部隊的，到那兒去。』團防大聲的喝問；

『到南關去，』我們隨便應了一聲。

『城內的部隊統統開拔完了，』霹靂似的一聲使得人人失色，一夜來我最怕聽見的話，終

而出現了，那時無暇思索，唯有堅決向前。沉默，絕望並沒有阻止我們最後的衝刺，李司令長官『非至兵臨城下，決不撤退』的誓言，相信還沒有到最後的階段。過了大街，穿進小巷，到了昔日熙攘的中山街和大同街口，夜色淒涼得如地獄，絕無人影，別了兩天的徐州，已經不堪回首了。站崗的警察沒有了，戒嚴的痕跡也絲毫沒有，到了長官部所在的文亭街，看見前面一群黑影移動，毫不受到留難，與平日戒備森嚴的情形一比較，真覺得有些尷尬。

到了長官部幸虧沒有撤退，朋友雖然沒有找到，總算有了相當的保證了。

星夜南遷

段莊是西關外的一個小村子，爲了要得到很好的連絡，十七日拂曉我就出城去了。隊伍沿着公路前進，搬家的也繼續逃亡。徐州雖然已經成爲空城，而李德隣先生還是異常鎮定。甚至命令城外辦公的人員，搬回城內。敵機飛得很低，李長官居留的花園中了炸彈，炸傷了兩位參謀，李白二公依然回到司令長官部用無線電指揮反攻，大炮已從長官部屋頂上掠過，呼嘯聲與爆炸聲震動了每一個人的心，可是李白二公仍然處之泰然，這種鎮定的態度，在最

後一週中誰都感到興奮，稍有忙亂，則魯南二三十萬大軍，必將被敵人殲滅大半。李長官以從容不迫之精神疏散各路大軍，然後本身方行撤退。此種臨危不懼犧牲之精神，的確爲獨當一面之長官，所應有的態度。徐州撤退比諸已往各戰場犧牲特別小者，固然與威力奇襲和英勇衝鋒的將士有關，但指揮官之進退亦殊大有作用。

浩浩蕩蕩的司令長官部人員，六時半齊向東關進發，經過中山街，轉進大同街，一路上看見被燬的民房，尙餘灰燼，高樓大廈亦半成廢墟。馬路上看不見半個行人，天色似乎特別暗淡，初夏微風也帶肅殺之氣，雲龍山上但見亂石縱橫，城內是死寂得連狗吠聲都沒有。不過出了東關，陡然看見穿着紅卍字會制服的挑夫，沿河挑着一二十担行李向城內前進。城內已經寂無一人了，紅卍字會倒不知從那裏跑出來表現如此活躍的姿態。據說該會在魯南一帶，會徽可賣上二百元一個，因爲備此一物可以出入敵人佔領區域，殘暴的敵人是否見了會徽就會如所宣傳的仁慈，那還留待事實去解答。不過徐州城內的確也曾有過加入紅卍字會可以保證安全的傳言，一個慈善團體有此權威，這也總算是中國慈善團體的光榮(?)了。

被敵人一連轟炸七八天的東站，週圍三五里簡直沒有一片乾淨土了。橫躺在月台上被炸

斃的同胞，在黃昏時候的冷風吹拂下，使我們後死者唯我感到憤怒。法西斯的文明轟燬了我們和平的都市，屠殺了我們無抵抗的同胞，還要掠奪我們的土地。徐州，這幽雅靜穆的古城，再多幾天又要展開最野蠻最無恥最殘暴最毒辣的屠殺劫掠，姦淫和焚燬了。

離了東站沿着津浦路南下，回首徐州，外觀依舊而人事全非。

天色漸漸地黑了，碧空中只有稀疏的小星，伴着突圍的我們前進，三十里的三鋪車站，直到十一時半纔到達，一路鐵軌的完整和三鋪車站車輛的擠擁軍米滿堆的情形，我們感喟殊多。我們的鐵路工友不論在粵漢平漢以至隴海津浦，都在敵機轟炸後英勇地隨時修復，交通不致有中斷之虞，的確值得致最大之敬意。津浦線鐵道之完整，亦為大家所共見的事實。不過今宵情勢，迥非昔比，我們已準備全師而退，不久的將來，正是敵人慶祝打通津浦線南北聯運的時候，完整的鐵路，正是敵人資為利用的寶貴工具，此時的破壞，恰是焦土政策的要圖，可惜我們並沒有做到。膠濟路的一二萬工友，曾在徐州要求領導訓練武裝起來。且曾提出他們最熟悉地形，最了解鐵路的要求，他們知道唯有收復了失地，整個鐵路交通恢復了，然後纔能保證生活。他們願意在鐵路兩旁游擊，破壞交通，終而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目的。

津浦路的工友的情形也是一樣，結果今宵兵臨城下了，赤手空拳的路上，大概忍着飢寒都已走上逃亡之路，這是多麼可惜！完整的鐵路，無數的車頭車輛，沒有全部毀掉，留爲敵人所利用，甯非失策麼？

次晨天色尚未發白，火車僅僅跑了一站在曹村停下了，因爲前面車輛擁擠，無法前進，只好跟着潮湧似的人羣徒步行軍，堅強自己的意志準備着艱苦的長征。

到了夾溝，宿縣的電訊不通了，預定集合的地點祇是隔宿縣一站的符離集，不免躊躇起來。路過李山村纔探詢出到東南十多里的孫家寨去集合。

長途漫漫

半文不武的祕書副官和來賓，星夜被配到七軍軍部，明晨隨軍長同行，立刻由×參謀率領走向南方五里的王塘子，『晚風急，』吹醒了睡眠惺忪的征人，疲乏飢餓縈繞着七十多位手無寸鐵的書生，村莊既是這麼小，又早爲士兵同志所佔領，惟有忍着心情，倒地便睡。人生須要鍛鍊，大時代中必然將鍛鍊出一群吃苦耐勞百折不撓的有勇氣有毅力的戰士，來完成

中華民族解放戰爭中的艱巨任務。誰說書生就不能在大時代中變成英勇的戰士呢？

十九日的清晨開拔了，一路村莊多數看不見老百姓，半由於砲聲威脅，半由於訓練不夠。我們的軍紀雖然很好，可是只能做到公平交易，不能積極的發動民衆與組織民衆。

部隊整齊的英勇的向南推進，絕不計較前路的敵人，反正突圍總不免一戰。討厭的還是敵人的飛機，整天在頭上飛來飛去，阻礙着我們的前進。可是絲毫不能動搖我們英勇將士的決心。

到了平行宿縣東邊二十里的地方，在烈日照耀之下，遙遠地望見灰白色的濃煙冒起，宿縣又成焦土了。濃煙是東面北面都有，敵人不管我們的鄉村與城市，都一樣的看法，只要他們認爲發現了目標的地方。敵機在北面三十里的地方投彈了，砲聲又復隆隆地響，英勇的士兵依然堅決地前進，敵人只能摧毀我們不設防的城市與鄉村，他不能奪取抗戰將士的勇氣。

時間已是六點了，敵機還是不斷來襲，我在一個小村中停下了，好些老百姓都來問訊，真摯、熱烈，是他們給我的印象，他們都說部隊紀律很好，一位老太太說：『大約有十年了，那次經過此地北上的隊伍真好，對我們說，又幫助我們，』民衆的恩怨是清楚的，北伐軍

的好處，永久地印在他們腦中。此地有一種怪現象，就是七八歲的女孩子還有纏足的，民國已經二十七年了，縣政府以及鄉村工作者究竟爲何事啊！

穿過了西寺坡車站，已經對面不見人了，在茫茫的原野中，過了一村又一村，正如在大海中去尋孤島，嚮導是我們全軍的命脈，民衆的作用真是大極了。到了韓二莊已經午夜時分了。

砲聲機關槍聲四面的響着，步槍聲也密集着。情況無法判明，電話也接不通，固鎮的國軍，又已撤退，頗費躊躇。指揮部爲了安全於清晨（二十日）三時決定立刻南行。昨天已經走上百里的士兵，有些懶洋洋的不願起來，的確是太疲倦了。看見爲中華民族解放戰爭斷頭流血餐風宿露的情形，後方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人們總應有所覺悟了。過此而爲權利之爭，削弱抗戰的人們更不足論矣。

清晨平安地過了的滄河，宿營於一個小莊子上。

衝破三關

休息了一天準備今晚一百二十里的急行軍，軍長集合了部隊作一番懇切的訓話：「今晚是突圍中的最重要的一夜，大家要準備堅決的應付眼前的局面，不准吃烟，不要講話，前後不要失了聯絡，留心前面的人左臂上的白巾；馬嘴套起來，不要讓它嘶叫，發現了情況，不要慌張，敵人不放槍，我們決不回砲……」士兵的情緒都極緊張，抱着堅決的心，等待開拔令的到來。

已經是十一點半了，×集團總部的開拔令纔送到，於是立刻出動，因為今晚與明晨要渡過兩道河和一條公道，在在有和敵人發生遭遇戰的可能。士兵與長官都用急行軍的步調前進，毫無聲息，在暗淡的月色下移動，今晚的將士行動，特別來得敏捷整齊，士氣亦表現得特別旺盛，似乎唯有敵人在前更可以表現得出我們士兵特別興奮的樣子。

將近天亮的時候，嚮導告訴我們離北淝河只有五里了，敵人在三日前剛從此地撤退。可是誰也不以此而懷戒心，到了北淝河左岸，東方剛剛發亮，橋小人多，擠成一團，不能順暢地通過，有一部分友軍從東邊涉水而渡。忽有巨響自東方傳來，大家都不免震動，部隊立刻振作精神，準備應付，調查結果原為友軍的手榴彈走了火。部隊仍然繼續過橋一直向淝河推

進。

一位中年的嚮導異常憤慨地報告敵人入鄉搜索女人的事情。據說敵人的無恥獸行，非普通人所能想像，五六十歲的老太婆，七八歲的女孩，都不能倖免。購買食物常不用錢，還得好好的奉侍他們，否則就要挨打。

我們走的是小路，在朝暾初上，露珠尚未消失的時候，已經有不少的女同胞躲避在麥田中了。

『不要怕，是咱們的隊伍』嚮導大聲的告訴她們。

『咱以為鬼子來了，天呀！』一位頭髮大部已經霜白的老太太抬起頭來顫着聲音說。臉上帶着驚喜的表情。

走了不遠又是一堆躲避敵人的女同胞，她們聽見是自己的隊伍，都伸出頭來看，她們簡直成了驚弓之鳥。事實是最雄辯的宣傳，敵人所到之處的姦淫擄掠，已經是世界共見的事了。

一位年紀約摸五十歲的老百姓，挑了雞和雞皮麵條等物經過我們的跟前，士兵問他的價

錢，他堅決的要我們拿去，不肯出價，結果雖然沒有成交，可知被敵人蹂躪過的民衆對於國軍的期望是多麼熱烈呢！民衆是多麼可愛啊！敵人永遠不能征服中華民族的心，民衆永遠是我們中的，可是沒有組織的民衆，對於敵人亦唯有敢怒而不敢言。

陽光照遍了大地，照在成單行的隊伍身上，充分顯露出血肉長城的模樣。我們要趁早衝過淌河，突破懷蒙公路，所以馬不停蹄地向前推進。機關槍聲和步槍聲夾雜着由東邊傳來，響聲很近。我們的隊伍挺着身昂着頭堅決勇敢向前進，八點多鐘到了淌河左岸，部隊有的涉水而過的，有打從橋上走的，橋小人多擠得像螞蟻遇着障礙物一樣，團集在橋頭的一邊，有馬的加鞭浮登彼岸。

淌河殺敵

平安地渡過了淌河，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同路的友軍，已經陸續進發了。我和周軍長騎着馬由小徑想橫斷懷蒙公路，約摸將近公路一千公尺的地方，東邊的槍聲響了，子彈正打從我們頭上掠過。接着又是一次排槍，軍長爲着指揮的關係，遂下馬退後集中部隊，西面的敵

人也有了動作，槍聲來得更密而且有機關槍聲。周軍長分兵抵抗，八桂子弟咸奮勇爭先，向兩翼搜索前進，殺聲震天，連我們這初上戰場的徒手群眾，亦大喊衝殺。

兩翼的搜索衝鋒，已經沿着麥田前去了。我們遂由中路且戰且進，八架意大利的重轟炸機正對着我們頭上飛來，幸虧沒有發現目標，不然可有點麻煩。

離了公路到南邊一二里的村莊，我軍布置了陣地，再分兵向前搜索，敵人的槍聲漸漸稀少了，原來敵人最怕死，尤其是步兵與步兵對抗的時候。西面的槍聲雖然很厲害，那是已由×師長率領衛隊一連抵擋住了。

時間已經十一點多了，東面發出了大砲和機關槍的聲音，我軍仍然守定陣地，掩護後來過河的部隊，敵人的便衣隊由一千多公尺的麥田中跑來，被周軍長親放了三槍嚇退了，人影沒在麥田中。

任憑敵人的大砲機關槍亂開，也不過壯壯他們自己的胆子而已，敵人並不敢衝鋒。西面的敵軍增援了七八車，直駛而東，被×師長親發平射砲，一擊而中，頭一輛車子打了一個鴿子翻身，再發第二第三砲時，敵人的汽車已似烏龜模樣趕快掉頭而走了。

中午時分，我們的英勇將士看到敵人的炮聲沒有了，也就收回了隊伍，一個也沒有受傷，小小的接戰，以勝利的場面，結束了突圍緊張的一幕，我們的士氣，並不因為整天沒有睡覺和吃飯而減低；相反的，遭遇了敵人反而消除了疲乏，恨不得有比較更偉大的場面。我國軍隊的吃苦耐勞和英勇的行動，敵人是決不能想像的。

浩蕩西行

蒙城東南的一個鄉下黃隆集，我們休息了一天半，敵人的飛機發現了目標，整天的在一千公尺以下的高空盤旋，投擲炸彈和用機關槍掃射，牆上的泥土都震盪下來了，我們還是處之泰然。敵人已經對我施行焦土政策了，逃，是斷然不能倖免的。

廿二日晚上開拔，次晨二時方抵蒙城南方的楚村鋪，月色朦朧中看出炸燬民房無數，敵人雖在偏僻的小鄉村，也不願放鬆半點野蠻的屠殺政策。

晚上繼續向阜陽進發，過了三義集，一直跑到天亮到了鳳台縣的郭家寨，這已經是後方了，所以民衆還沒逃亡，然而也正在準備着。

廿四日天還沒有亮，就向馬家店進發，到了目的地，就聽見阜陽城於昨日被敵機炸燬，爲了軍部駐守此處，我隨即設法往阜陽。停在馬家店的汽車，也被漢奸指示了目標炸毀了三輛。漢奸是戰中的大問題，徐州城內的被炸也是先一天被漢奸指示了目標的，守衛宿縣的長官憤慨地說：『敵機不在宿縣城內轟炸，偏向城外樹林下投彈，如果不是有漢奸，敵人怎會知道我的特務連在那裏呢？』漢奸是一件政治問題，民衆生活能夠改善而又能把民衆加以組織，決不能逃於天地之間，更何能肆虐？

到了阜陽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了。阜陽城內的火焰，異常猛烈。據說今日又有敵人轟炸機大投彈。爲了特殊機會附搭了黃高級：謀到信陽的車子，離開阜陽的時候已經是下半夜一點鐘，城內的火光燭天，離開了一二十里，回首北望，仍然滿天通紅，阜陽城出來的人說，城內已經悉成灰燼，比任何地方都炸得悲慘，簡直再沒有一間完整的房屋了。這種殘暴的狂炸，充分表示了『日本的文明』！

渦河的掩護戰

侯 甸

我沒有身歷徐州突圍這一近乎奇跡的戰鬥，我却參加了掩護徐州撤退的戰爭。後者對於前者是有着某種成敗的決定作用的，我願意談談牠。

親愛的讀者們！請擺開你的安徽省詳細地圖吧。

首先，我應該告訴你們：我們走了怎樣的路綫去搶救蒙城。當我們這一支隊移師壽縣下塘集的時候，就接到了蒙城的急訊，而且命令要我們這支隊負起解圍的責任。於是不顧大雨、路上泥濘和敵機的狂炸，我們急行軍，四天走了三百六十里。僅只達到蒙城縣的大興集，先頭部隊已經在樂十鎮與敵人作着遭遇戰。我們不曾抵達蒙城，蒙城已經失守。×路軍的整團人和×副師長做了壯烈的犧牲。一提起蒙城來，我真不能忘懷這千百忠貞的黃帝兒孫。

敵人既得蒙城，更舉兵北上，攻克了永城，企圖與隴海路北的敵軍會合。而迂迴徐州的「色富」戰略又一次抄襲成功。徐州早已被敵機炸成了殘磚斷瓦的邱墟，失却了戰略上的意

義。於是在中國的抗戰史中，加上了一頁徐州的英勇突圍。

奪回蒙永公路上的三據點

人輕裝，馬啣枚，是一片漆黑的夜。

『司令官的命令，不准談話！』從先頭傳下這一道口頭命令。人們肅靜了，祇有足音和蹄聲。這是戰地行軍的緊張場面。

戰爭給予我的刺激，像喝了一杯很濃的咖啡。

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奪回蒙城到永城交通要道上幾個據點，使永城方面的敵人斷絕了後方的接濟，而減少對徐宿二州的威脅。這幾個據點，在這次徐州突圍有計劃的撤退中，實在有着很大的意義，而且是必爭之地。

兩個師，同時出發，形成犄角的形勢，互為警戒。離開敵人祇有幾里路，預計通過渦陽縣西洋集的時候，一定要有幾個鐘頭的攻擊，然而敵人還不曾佔領牠。半夜十二時，我們安全通過了，於是輕易地繼續北渡渦河。

第二天凌晨，是暖而晴明的日子。槍聲鼓起了人類的雄心，砲聲震耳欲聾，×團襲擊着第一個據點——曹市鎮。

約莫三小時的激戰，敵人向蒙城退却。

佔領後的幾個鐘頭，敵人的運輸隊並不知道他們的部隊已經撤退，十多部裝甲汽車耀武揚威地飛向我們佔領了的曹市鎮。我們的重機關槍已經密集在街市的尾梢，等待着這羣送上门來的野獸。

「咯——咯——咯……」機關槍吐着好多條火舌，交織成交叉的火網。這一種出其不意的迎頭痛擊，最初顯現了慌忙無措的周章，然而繼着，敵人的指揮官命令他們衝鋒。但是你應該聽聞過「新兵怕大砲，老兵怕機關槍」的話吧。就是說機關槍火力的厲害，衝鋒，祇是徒增他們的死傷。

終於，這一羣瘋狂的野狗逃走了，留下一堆堆糊塗的血肉和一車車優渥的禮物。

當天下午，在司令部的面前，幾匹高頭大馬，敵人的，拉來了幾架滿載着戰利品的車子。槍、彈、腳踏車、衣物、旗幟、指揮刀、馬鈴薯、還有許多文件……。連排下面的弟兄們

還獲得了手錶、自來水筆、毛巾、牙刷、牙粉……和一切急需的日用品，在前方，我們正缺乏牠們。

圍着戰利品，士兵和民眾們潮湧過來，副官則吆喝着把他們趕開。因為你拿我扯，使得副官們無法點收。

參謀長的電話鈴不間斷的響着。各團報告着勝利的消息。×團克服了檀城集，×團又克服了芮津集。參謀長微笑地將電話機放下，把這些消息轉告給我們的支隊司令官。

區司令官用力的抽了兩口香烟，他開始說道：「我們的任務算是達到了，佔據了這三個據點，就是把敵人的前後切斷了。現在應該馬上下命令叫他們死守着。」

掩護高級首長南渡渦河

在戰爭中，我漸漸忘記了對自然的鑑賞。天邊雖然滿泛着彩紅的晚霞，却在心裏老記着剛才的重要議決案——割麥祇許剪穗頭，不准連麥桿刈掉。因為徐州方面正有千百萬的軍隊打從這裏經過，敵機來襲時，很需要麥田來作掩蔽。我方從高爐集開完了聯保會議回來，離

司令部還有兩里多路，我聞了緊急集合的號音。

出擊蒙城北面的板橋集

在黑夜中，朝東去。經過剛佔領回來的檀城集芮津集，深入敵人的勢力圈內。一句話，那裏是四面受敵包圍的地方。這說明了我們開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混戰，也證明了深入敵人的後方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我們踏着敵騎蹂躪過的土地，現在是克復了的河山。當地一個老頭兒告訴我：這裏有一個村莊，曾有八個女子給敵軍騎兵拉回去姦淫之後，讓她們赤裸裸地逃回來。我壓抑着心頭的怒火，等候在今晚的攻擊中盡情發洩。

現在，我們的任務是相機佔領板橋集，使敵人不能不從蒙城抽調大量的兵力來搶救。減少了蒙城方面的敵軍，我們從徐州出來的高級首長以及許多部隊就可以從容不迫地渡過過河。

在我們右側衛的×團，開始攻擊了。敵人開出了坦克車，想來嚇退我們，並沒有多大的

作用。又有不少騎兵想迂迴到×團的左方側擊，我們另派×團去兜截牠。

由於我們攻擊精神的旺盛，打到第二天下午，敵人用坦克車裝甲車來掩護撤退了，甚至有許多是換了便服逃的。謝謝他們留下了兩大車砲彈、步槍彈。這兩部裝甲車是被我們的步槍打壞的。

晚雨瀟瀟，戰事又已經沉寂，我們打算休息一會兒，睡他一覺吧。

然而，渦河南岸發來了電報：『××等已安然渡河，該支隊任務完畢，速返原防……』偉大的任務達成了。循着來時的原路，回到原來的防地去。一切沒有改變，祇是在我們的行列中多了幾輛牛車，上面堆積着敵人贈給我們的彈藥。

我對一位參謀說：『這回的作戰正是運動戰的好樣本，敵人一定感到我們的行動神出鬼沒。而且我們得到了運動戰是一種最有利的戰略底證明。』我們回抵熟識了的劉莊，天亮了。我們看見了勝利與光明。

二七，六，二〇，漢口。

敵圍中的婦人與孩子

曹孟君

(一) 採樹葉的小姑娘

去徐州的路上車行到了碭山，敵機在頭上盤旋，旅客都陸續走到樹林，我們也到一個小村莊裏。

剛一走進村莊，發現樹枝間一個小姑娘正在採着樹葉。

這不是桑樹，這葉子大概是採來製藥用吧？我心裏在估量。

『你採這樹葉做什麼？』同行的發問了。

『吃呀！』

我們都有些驚異！真的吃樹葉？！

叫下小姑娘來，使我們更奇怪的是八九歲的小女孩，腳已經裹得尖尖的了。

『樹葉能吃嗎？』

『沒得吃，沒法子呀！』

『種的糧食呢？』

『去年的完了，今年的還沒有熟。』

『爲什麼要裹腳？』

『……………』小姑娘望望我們的腳。

『不裹腳沒有婆家要。』立在旁邊的一個中年婦人答得很乾脆。

我們看看圍着我們的女人，從四五歲的小姑娘，到五六十歲的老太婆沒有一個不是裹腳的。

『你們有人認識字嗎？』

『娘兒們那會識字！』她們覺得這句話問得太外行了。這個村莊並沒有一個學校，幾百口子認識字的沒有兩三個。

『日本鬼子來了，你們準備怎麼辦？』我們把話頭轉到戰事上。談到日本鬼子要來，她們的面色嚴重了，但她們說不出辦法。

在我的面前立刻顯現出多少女人與小孩在敵人的刺刀下掙扎呻吟的情形。

火車的汽笛接連拉了兩聲，我低着頭離開了她們。腦子裏留下一個問題：這羣裹着小腳沒知識的農村婦女到底該怎麼動員？

到徐州的第三天，報上登載着碭山車站附近的小村莊都被敵人炸平了的消息，那些婦人與小孩的質樸的眼睛，與一堆血肉糝糊的肢體在我眼前交映着。

(二) 知識婦女哪裏去了？

到達徐州。街上有的女人大多是軍裝了的。我們成了目標，雖然我們着的祇是普通的藍布長衫。

因爲進行災童的收容工作，我們每天都在大街小巷裏轉圈子。一般市民婦女很少願把小孩交給我們的。是中國的家庭觀念太深呢，還是我們的宣傳方法有問題？對於我們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方法懷疑起來了。

我們想找本地知識婦女幫忙工作。

走到××小學：

「這兒沒有女教師，女教師都走了。」

到銅山縣婦女會：

「這兒祇有兩三位先生，都很忙。」

到婦女動員委員會去吧，請她們設法。她們是熱情的，慰勞傷兵，辦婦女訓練班，舉行家庭訪問，組織兒童工作團。但是人少事多，她們太忙了。

「怎麼不多發動知識婦女幫助你們工作呢！」我們以為她們應當多花費點精神在更廣大的動員全戰區的婦女工作上。

「知識婦女嗎？除了我們外，差不多都走光了。」

「留在這裏的多半是字都不識的婦人們。她們一向在狹小的圈子裏生活慣了，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她們都沒有什麼興趣，向她們說明也不大容易瞭解，而應當負責教育她們，組織她們的人又退到後方去了，我們真覺得這工作沒法做。」工作的人們在訴苦。

「這兒的決定，各地婦女委員會能執行吧？」

「能執行？命令下去，下級常常會不理睬。我們祇是一個計劃和推動的機關，計劃好了，推動下級去做，下級不做，我們也沒有法子。政治不單純，下級政府很少是瞭解和贊助民衆運動的。」

「婦女領袖爲什麼不到前方來領導工作呢？」她們常常渴望着後方有人去幫助她們克服許多困難。

「後方也有許多工作要做。」我自己也覺得這答覆並不能使她們滿意。

「漢口不是有很多人麼？前方實在太空虛了。我們當然不是說祇有前方工作重要，但讓牠空虛總不是合理的。似乎應當有計劃的分配工作人員。」我們很同意這位同志的意見。

(三) 爲什麼『軍人免來嘗試』呢？

「到台兒莊去看看我們榮譽的戰場吧！那附近還集中了不少的難民。」由×的提議我們一早就向台兒莊出發。四個鐘頭到達離台兒莊祇十幾里地的孫集團軍指揮部。打掃了身上的泥土，我們走到難民羣中作收容兒童的工作。

我們說了些敵人屠殺劫掠兒童的事實，說明我們代為保育的意義方法和目的。

『先生們，你們要那麼多小孩做什麼？』

『我們不是要你們的孩子，這是爲你們和孩子打算呀，怕日本鬼子來了，你們帶不走，丟給鬼子們，他們不殺死就搬到日本去，那時你們才永遠找不回自己的孩子來呢！』

『有那樣做好事先生們麼？』她們的一生，痛苦經驗太多了，被剝削受壓迫。這樣毫無條件的意外的好意，倒反而使她們不敢相信。

『到漢口去嗎？我們怎麼到得了漢口？』她們聽說要把孩子運到漢口去。

『是呀，那這一輩子怕也見不了面！』另一個婦人拍着她胸前的孩子附和着。

『我討着吃，祇要有一口糧食活命，死也不丟開我的孩子。』一個有着三個孩子的女乞丐她們一個也不肯交給我們。

知識限制了她們的瞭解和判斷，雖經我們重複的解說，但她們怎麼也捨不得把自己的孩子交到遼遠的地方去。

『我的這個大孩子交給你們吧。』好久沒有人開口，一個中年的男子把他八九歲的孩子

牽到我們的跟前。他是當地少有的受過一點教育的人。我們感謝他給了我們一些勇氣。

我們在路上一邊走，一邊談着怎樣才能說服這些農村婦女。

吃過飯，孫連仲將軍給我們講完前方軍事的情形以後：

『白先生有一個問題要請你們說明，尤其是女同志。』我們彼此看了一眼『什麼事？』

『爲什麼軍人免來嘗試呢？』一聲響亮的笑，白健生先生從外面擲着一張報紙走進來了

。報紙遞到我們面前。我們搶着看他手指着的一段新聞。原來是一個自稱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的徵婚啓事。上面列舉了許多條件，末了聲明：『軍人免來嘗試。』我們這才明瞭要我們說明的問題。

『爲什麼軍人就沒有資格和大學女生結婚呢？』

『爲什麼沒有咧？北伐的時候，中國的青年女性不是頂愛掛斜皮帶的革命軍人麼？』

『日本德國受過教育的女子，特別傾慕軍人，也許是中國軍人不如日本或德國的軍人吧？』白健生先生挑戰似的追問。

『這倒不是！他們的軍官是瘋狂了的法西斯的劊子手，我們要是他們國裏的婦女，決不

『愛這樣的傢伙。』英像受了刺激立刻回答。

『中國的軍人拿自己的血肉來保衛民族，抗戰以來已經有了多少不朽的功績，這種英勇的行爲全國的人誰不尊敬？豈止於女性的崇拜？現在的女性和中國軍人結婚是光榮的。』另一個女同志熱情的說。

『那麼，爲什麼那位徵婚的小姐她却偏……』在座的某先生認爲我們沒有說到某小姐本身的問題，但他話還沒有說完華就接着——

『是的！正像男子中有懦弱的一樣，受過教育的婦女中也有落後的自私的，但，這祇是少數。真正進步的大多數的女性，她們不獨知道怎樣使自己的戀愛不違反爲了抗戰的原則，而且她們正爲了抗戰整天整夜在工作着，她們絕對不會把個人的戀愛問題看得那麼急迫的！』

『是哦！中國的女性要是像某小姐一樣，那我們在前線作戰的軍人都要灰心了！哈！哈！哈！』笑着的兩位將軍對於女同志的答覆表示滿意。

『報上登載這種啓事，也不應當。』在座的田漢先生以爲不應當讓女同志們單獨負責，

他自動表示要糾正報上的疏忽。

◎ (四) 轟炸下的孩子們

敵機在轟炸。

東車站，北車站，常是一次炸死幾百人，房屋倒塌無數間。從五月八日起，每天如此，而且轟炸的區域一天天擴大了。東南關都投彈，捉到漢奸供稱這三天要大規模的轟炸城市。意大利的重轟炸機多的時候一次來五六十架，形勢一天天緊急，父母被恐怖催逼着，到十號才把孩子們開始三個五個的送來。徐州附近的賈汪沐塘我們派出的工作人員一批批把孩子帶回來了。邳縣沛縣的也三五十的集中了。父母親自把子女交給我們，多少叮嚀，多少懇求，父母的心沉重地觸動着我們的心，話別孩子們的眼淚把我們的眼淚也引下來。

「我們不能辜負他們！」

「早點都不來，現在一齊都來了，叫人怎麼忙得開」英一邊給孩子縫證章，一邊埋怨。出乎意外地幾間房子祇在兩天之內就擠滿了。蓋的被舖的蓆、飲的水、吃的糖糖、我們

通宵達旦的張羅着。五六個人沒有人想到疲倦，面對着一堆堆的小孩，他們的本身在鼓勵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有人能想到成群的孩子會是叫人增厭的嗎？他們衣服穿得破爛，身上骯髒，但他們一對眼睛卻是異常清朗的。有些是小市民的受過小學教育的子女，有些完全是農民的子弟。但他們都是很自然的願意聽指揮，守秩序，沒有亂哭亂叫的事，再勞苦些，我們也不會有絲毫反感。

『你看那個孩子，圓睜兩個眼睛，真可愛！』

『那一個的面貌很清秀，我喜歡他。』

『那個會照顧旁邊的孩子，他是一個小幹部』做救亡工作的人時刻都不會忘記幹部問題。阿華已幾次的提到某某孩子可以成爲小幹部的話了。

『嗚——嗚』

『吁——』口哨警戒孩子們：日本鬼子的飛機又來了啊！

『不能說話，不要動！』嘈雜的聲音立刻沉寂下去。

接連着二個鐘頭敵機不斷地轟炸，孩子們在恐怖中睜着兩個大眼睛，靜悄悄地擠在一起

。我們的心比他們更緊張。

『萬一一顆炸彈落在屋頂上呢!』不敢想!

在敵機偶然離開徐州上空的很短的時間裏，我們叫小孩們出來活動一下。活潑的表情又回到每個小孩的眼邊嘴角。沒有操場，他們圍繞着屋子轉圈子，跑步。大一點的小學生充當隊長：『一，二，三，四』我們也跟着孩子們叫。我看看英和華，她們在甜蜜地笑。

(五) 慘痛的紀念

必須快送孩子們走!

車輛交涉好了，掛在十三號晚上向東開行的一列軍車上。大隊小隊，孩子們的隊伍也編好了，隊長都是他們自己選出的。候車。×替我們跑到車站去打聽，等候。可是這一夜無開車消息。

十四號敵機轟炸市內，祇有我們和孩子們住的西關一帶因為有外國醫院和教堂，沒有投彈。再不能等候了。決計帶孩子們離開徐州城。車站不能集合人，那晚間孩子們都排好隊等

待出發，我們計劃着帶他們步行出西關，走到二十里地外一個小站上車。行政專員公署派來了幾個警察護送。

正預備出發，×從外面倉皇的跑進來：

「敵人已截斷了黃口，前天開出的車退回來，隴海路不通了。」

「那麼津浦呢？」

「津浦祇能到宿縣啊！」

「還有什麼路可以走？」

「整個徐州被敵人包圍了，怎麼走？」

「——」看看一長列站着的孩子們，和同去的英和華，這一剎那，我不知道該想些什麼！

「要卡車！」忽然想起來。

「對！到司令長官部去！」

我和×一口氣走着快步到司令長官部。許多官佐在忙亂。

『交通斷了你們怎麼樣？』遇到熟人都低聲地這樣問，可是我來不及回答他。我們急着找副官長。

『你們兩個我總帶你們走，其他實在想不出法子。』×副官長說。

『我請你設法的不是我們兩個呀！我們還有多少小孩！』

『——』他驚異。鬚髯在說現在還談什麼孩子的話。

『火車如果沒有辦法，請你幫忙找卡車給我們運送吧！』

『卡車絕對沒有。』

『我在門口還看見一輛哩。』

『那另有緊急的用處。』他太忙，走了。

長官部同情我們的人是不少的，一個一個去訪問，去請託，可是他們也祇有陪我們嘆息。

『設法安置吧，一亂，小孩就更不得了。』×說。

深夜了，街上的人紛紛挑着行李急步的走。我們走到××醫院見馬牧師，『有緊急的事

哩！」外國老牧師從床上起來。再三的懇求，答允了商量以後明天答覆我們。

『能回家的還是讓他們回家，分散總比集中好！』一通夜工夫賈汪的、沐塘的、徐州本地的，設法派人分散安置一部份。

我們默默的對坐着，什麼話也沒有說，沉重的嘆息，一聲聲地。

天色漸漸的亮了。

『出城找長官去，他一定還會替我們設法的！』我們很相信他關心我們的工作。

『這是唯一的辦法，祇要他答應帶着我們的孩子走！』我們又興奮起來了。出城，走到×莊，但他不在那裏。得到×祕書的幫忙，給我接通了電話：我在電話中迫切地懇求他。『祇要有車子開出，小孩車一定掛着走。』掛下電話筒，朋友們彼此熱烈地擁抱。從昨天到今天，我們嘗到了生平所沒有經驗過的痛苦，也得到了無法比擬的快樂。

敵機還在頭上打轉，我們溜進城。路上人民扶老攜幼地在走，軍隊擠滿了路，塵埃滿天。流一臉的汗，又找到×副官長。

『你們不是已經找教會了嗎？』他問。

「只要能走，我們還要帶着走，長官答應的。」

「你們真固執。不過你們的痛苦我很瞭解。現在我不能不告訴你們實在的情形。黃口的橋一時修不好。即使修得好，我們是衝過敵人的陣地，敵人在兩邊夾攻，能不能衝得過去那就難說了。在槍林彈雨中，你們願意帶着孩子去衝火綫嗎？」

我們彼此看了一眼，心像冰一樣凍住了。

「有沒有別的法子好走？」好久好久我問出一句話，明知是沒有答覆的。

這一通夜是紛亂的。有些人在忙着準備各別地找軍隊關係走路，有些朋友爲我們自己個人走路的事就着心。可是我們心裏比石頭壓着還重的孩子問題去找誰談呢？有一個人祕密地對我說：「趕快設法往東南走吧，可以到上海。」我說：「可以帶孩子走嗎？」他笑一笑回身走了。我真不知道怎樣控制我自己的心啊！我還有什麼辦法沒有？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沒有啊！天！

還是再找教會吧。

十七號敵人的大砲越響越近了。微幸的是我們還能够趁着濛早找到了教會的王牧師和行

政督察專員公署的丁秘書。

『我們設法派人替你們把小孩子儘可能分別送回家。』他們同情我們憔悴的臉，嘶啞的聲音，尤其是那多少孩子的生命。

『請你即刻就派人！』英緊促地叮囑他。

『送不走的，小的，我設法收容。』王牧師更沉重地表示了他的責任心。『想來我們教堂還不要緊。』他又安慰了我們一句話。

謝恩一樣的眼淚，三個人同時流了出來。以後又共同商量了如何分送回家，不能送去的如何送到教堂裏去的許多事。

就是這天的中午，大砲落在長官部的禮堂角上，花園的樹飛上天。衛兵隊往外跑步，我們跟着衝出徐州城，『嗚——轟』砲彈不斷的在頭上飛。剛跑到×花園，敵機已經發現目標，炸彈一顆顆投下來，一個連附，一個參謀立刻死了，一個士兵炸斷了腿。幾里路的跑步，我們什麼都丟光了，我連僅餘的一條氈子也丟在路上。坐在樹底下發現爲了孩子用的掛在身上的那一個口哨，我用手緊握着袖，一張一張的小臉在我眼前亂轉。

「天哪！」我聽見自己在乾喊起來！英和華跑過來抱住我，他們的眼淚溼在我的仰着的臉上。

「如果我們帶着孩子出來，那不更慘了嗎？」×在旁邊說。

從今以後，我們還能叫着「一，二，三，四」帶他們跑步嗎？我們會有一天忘記一對一對的明亮的小眼睛媽？這一生一世再要讓我看見任何一個小孩子吧！

是誰給我這永世難忘的慘痛的紀念！

隨魯南大軍突圍記

二十軍團青年樹
戰區服務團

揚

這野原雖然是如此廣大，對於各方面的消息我們却好似關在牢籠裏。我們的服務站設在這兒（趙墩車站北邊的小村上）有半個月了。工作一天比一天緊張，這由於南逃的難民日益增加，後撤的部隊也每夜皆有，最近幾天，火車沒有東去的，只看見一列一列的車子往西拖，也許是爲了敵機轟炸得太厲害吧！我們，都這樣想。

十五日清晨，我們得到了移動的命令，這時候才知道銅山西部的危機已經爆發，隴海路被敵人截斷了，皖南的敵人從蒙城迂迴過來，把我們包圍着實行他殲滅戰的夢想。我們並沒有恐慌，只是沉着而緊張地整理東西。

忽然，一個八十餘歲的殘廢房東，平常從沒有給我們講過話，來到我們面前搖幌地問：「老總，你們是要去了麼？」他慢慢地坐在石板下，眼睛邊似乎有着淚水，聲嘶地說：「唉！讓他炸死就算啦！橫豎活着也沒有用……」

太陽出來了，我們背起行李和背包，去到四里遠的村莊上和弟兄們集合。走在麥田小徑上我們不敢回頭，因為好多道忠誠的淚流，淌在那些樸實的男女老幼的面頰上，送着我們底背影。

一個艱苦的長征已經降臨到目前了，每個人都深深地體驗到。據說：今晚急行一百二十里到××莊，這數目有些驚人，同時也帶着點迷惑性，沒有嘗受過的人，都想親嘗一下這種滋味。於是我們檢點行李和背包，把不頂需要的東西都拋了，把被窩拆開棉絮拉去，東西捆好背在身上試試，考量着我們主觀的力量，是否能背得動。

天氣溫暖得使人流汗，大家都想休息一會兒，敵機轟轟地在高空飛翔着，附近炸彈爆炸的聲音如同響雷般的在震盪着，在村後的小河邊可以看到屋舍起火後的濃煙，直衝到高空，那正是趙墩車站附近，我們早晨剛離開的地方，我憶起了那忠實的可憐的一羣，……

黃昏已經來臨了，敵機還沒有回去休息，從遠遠的高空中，飄下了一張張彩色的紙頭，有一張被我們檢着了，上面有難民逃難，屋子被燬的漫畫，右角上寫着：『流離塗炭這就是「抗日」的結果，若不把「抗日」的錯誤改正過來，中國的社會將變成焦土。』這是在前線

，敵人對我們作的宣傳，其實這都是可笑而多餘的。那屠殺和濫炸的行爲早已夠暴露法西斯的兇殘冷酷和殺人的天性了。

記得是上月月色昏茫的時候，我們走進勝利後的台兒莊；如今又是月色昏茫的時候了，我們却沉着地背着東西向一個方向走去。三十里了，腿子有些酸痛，便坐在路旁休息，讓第×師的隊伍向前走。那強壯的行列，高肥的馬匹迅速地行進着。在無聲的夜中，除了地面上發出被足板、馬蹄、砲輪壓榨的聲音外，什麼也聽不到，是够使人興奮的戰鬥的夜呵！

天明，抵×××休息，疲倦、飢餓、腳痛、……老百姓給我們燒好麵條，我們虎嚥着。敵機在天空盤旋，一架，三架，九架……：睡到樹下聽吧！雷鳴般的炸彈震吼聲，在不遠的村莊上幹破壞工作。咱們且不管牠，晚上還要趕路哩！可是倒霉極了，剛一睡熟就被重轟炸機叫醒，一直到傍晚，還聽到炸彈在沒氣力地鳴着。

×

×

×

×

今晚是夜行軍的第四天，我們已經從徐州東一百四十里的地方繞到徐州南九十里的××集了。三天來的經驗，給了生命一個相當的保證，從昨晚到今天上午雖然是一百三十里，我

們却沒有落伍。這樣艱苦的行軍，誰吃得消？弟兄們落伍的很多，有的下午方找到紮營的地方。只是我們胆子小不敢放鬆半步，實際上我們若是落伍了，一輩子也不能追到，因為休息半小時以後，腿子反而不能移動。

我們是逼近敵人的警戒線了，今夜的行進，有着如下的配備，第X師第X師為左右翼，騎兵旅為前哨，第X師等為前衛，中間是軍團部以及咱們非戰鬥員，後面有警衛營、警衛旅……

今夜，大家是要特別機警，從這兒直向西要翻過兩座山，跨過鐵道，穿過幾個隘口，在黑暗吞沒了一切的黃昏之後，我們都坐在麥地上準備出發，突然一個響亮的聲音驚動了我們，今天行軍時大家要注意幾點：不許講話，不許打電筒，不許吸煙，一個緊跟着一個，不許落伍，大家要特別注意。

經過這樣的警告後，我們開始出發。今天走的是不平的山地，我又是近視眼，時刻有跌倒的危險。再加之那不斷的急行跑步，實在叫人喘不過氣來。爬下那險峻的山腰，我偷空這樣想了一下：若是在平時誰敢從那沒有路徑沒有步級的斗削的石板上往下走呢？

跨過鐵道，和第X路軍砲X團等匯合着走，穿過隘口後，便看見我們左右翼的信號光，和重砲汽車上放出來的強烈的光綫，我們感到興奮，我們的隊伍，是這樣的廣大強壯呵！

這一夜走了一百一十里，直到陽光撒遍田野的時候才抵XX，敵機打上空經過，發現了這麼大的目標（滿田滿野都是密接行進的隊伍），但因他有他特殊的任務，僅高高地掃射了幾下就去了。

在這兒找不着吃的和住的，我們在牛棚裏睡了一覺，老百姓都逃跑了，並沒有留下一點小米和高粱，只留下一兩隻和我們同樣飢餓的豬，給弟兄們殺了。我們找來找去，只找到一點黃豆，把牠煮了，連鹽都沒有，可是在飢餓的時候，什麼都是能下咽的。

X

X

X

X

下午四點鐘，我們的騎兵旅就英勇而輕捷地開始出發到敵人的防線裏去搜索了。

我們慎重地準備，我把單被捲也丟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是最流行的痛快語，縱使是最吝嗇的人，也顧不了這許多與生命有害的東西。雖然在平時牠們是生活的必需品。

緊張、嚴肅、機警、生命力在活躍着。……這是最後關頭，只有拿出最後的氣力，能掙扎出活的路。在無限的黃昏的平原上，一隊隊一隊隊排列着我們的隊伍、牲口、槍刺、手榴彈……給我們帶隊的馬，參議囑咐我們：『聽到槍聲要沉着，注意前面的隊伍，利用地形臥倒，最重要的就是千萬不能落伍。……』這時候誰也把握不住自己的明天，只是有那麼一個堅強的自信——決不落伍罷了。

黑暗中，隊伍開始急行前進。在我們前面是輸送連的牲口，有大的騾馬，有小的毛驢。牠們不但不能規則地行進，而且還要嘶叫，我們都在埋怨着，經驗告訴我們跟在牲口後面是最容易失去聯絡的。等到隊伍稍稍慢行的當兒，副官處的處長用棍子打走了幾隻毛驢。牠們身上背的是長官的行李，沒有誰敢取下。眼看着毛驢帶着東西到田野中去吃麥子，誰也不敢再去牽牠們的繩索。

平行前進的隊伍，有三四行，一個不留意，就跟着別的隊伍走。大家都在囑咐着：『一個個緊跟着一個呵！』地面是可怕的不平，然而前面縱使是橫着河流，你也得跟着走上去。在一個開始的跑步中，我便跌了一交，雖然我是以極快的速度爬起來直追，但我前面的隊伍都

已穿到前面去了，最容易才能够拚命地趕到，趕到了還要拚命地奔跑。於是背包，大衣都從我們底肩上手，飛到路旁去了。

我不知道跑了多少遠，站立了幾次，我只知道全身在發着冷汗，呼吸已快要中斷似的。我聽到同行者沒命的歎息和怨聲，我聽到路的聲音在我耳邊響着：『阿尼！拚命呀！這是最後的掙扎……』他和別的幾位男同志牽着我底胳膊奔跑，我用盡我的氣力，拖着我的兩條腿。然而，很難拖動哩！我想：讓我落伍吧！留給我一點氣力，和鬼子拚一拚，可是我沒有一枝槍，沒有一顆子彈，而且我還是一個女性。

經過了一陣細雨和濃霧的潤澤之後，天已經明了，黃金般的麥野上，佈滿了我們的人馬，機械化炮車，汽車……雜雜沓沓，比上海南京路上還要熱鬧。麥子熟了，麥子的主人却反而流落到他方乞食別人的麥子。去啦！前面橫着的是一條肥河，低淺的水間有一道堤，我們底隊伍就從這道堤上渡過去，渡過去，渡過去，在這種危險的剎那會這樣從容而有秩序地渡過去，不就是勝利的表現嗎？

過了肥河，又走了幾十里路，肚子實在餓得難受，嚼麥子並充不了飢。路便到村莊中去

找到八條泥山芋，分給同行者吃，真是比珍肴都來得鮮美。

弟兄們打我身邊走過的時候，都很驚奇，有的便問道：『你也是走的嗎？』『當然是走的呵！』我報復似的笑着。誰說女人的體力不如男人，不是一樣的嗎？李連長看到我，便把馬讓給我騎，我鞭着那匹棕色馬，走在暖熱的陽光下，我疲倦欲睡，幾次驚醒後，才知道因為繮繩拉得緊，沒有跌倒馬下去。

每到一個村莊，老百姓都燒好開水給我們喝，他們被敵人底鐵蹄擊醒了，他們把東西送給我們吃。他們說：『與其被日本人拿去，不如給你們吃。』可是所有的鷄豬之類的什物，都早給鬼子們搜索盡了，他們告訴我們，那幾個村莊上有多少敵人，女的都顯出談虎色變的樣子，指畫着告訴我們敵人搶掠的情形。

午後二時，達到休息的地點，一百四十五里的突圍行軍，可算是完成了，雖然還聽到附近的槍聲，那是我們在包抄敵人，胆小的敵人，見了我們大軍，早已嚇得不敢動彈了。

你說：我們這次是退却嗎！請去問問所有的士兵，他們簡直沒有退却的感覺，他們只知道這是轉移位置，他們時時在準備攻擊敵人，誰也沒有丟過一枝槍，半顆子彈，每個人底面

孔上都呈現着勝利的微笑。他們常常和敵人接觸，却不像唯武器論者的先生們那樣的過慮。相反的，對於敵人，他們只有蔑視，如今他們還在準備去消滅敵人哩！

好，暫時別了吧！英勇的、健壯的、民族解放的、戰士們！

一九三七·五·廿九於漢口。

突圍三百里

石 燕

十幾個年輕熱情的戰地通訊工作者，緊緊地結成了一個集體的組織，決定於十四日的深夜，隨關軍西去，離開這和母體隔絕了的可憐的徐州。關麟徵先生不憚麻煩，慨然允許護送我們西去。當晚經過兩度夜襲警告之後，我們十幾個同業乘一部卡車駛向隴海路車站。到站後，得悉李莊鐵橋被敵人炸毀：橋下有敵坦克車潛伏監視不得修理，致交通難以恢復。因此，後來徐州附近七十二輛機車幾百輛車皮終於最後的一日忍痛炸毀了。

由車站轉回軍部。皎潔的月光代替了被毀熄滅了的電燈。在月光下活動還要擔心着敵機
的夜襲。

軍部改變了計劃，用汽車送我們到徐西三十里的大河寨然後隨軍部徒步前進，另派兩連特務隊保護着我們。有黃政訓處長和吳參謀處長陪我們西去。

午夜中汽車開動了。除長江、黃薇、葉炯三人暫留軍部外，同行者十二人，徐州就這樣

和我們輕輕的告別了，明天的徐州又不知怎樣哩！

清晨五時，我們的隊伍徒步西行，兩小時後抵郝寨。軍隊在此危急時際，仍以最優厚之待遇款待我們，衷心實覺不安。

於郝寨車站遇政治部抗敵劇團。他們是兩日前乘火車離徐，因阻於李莊之敵，正在徘徊於徐州郝寨之間，進退不得之際，中途相遇，倍覺親切。他們原有七枝步槍兩枝手槍，係司令長官部發給他們的俘獲品。依他們的計劃，擬單獨突圍，倘遇敵人即與之一拚。自和我們相遇之後，便放棄了這個計劃，決定共同行動。另有二十軍團戰地服務團四個青年朋友也臨時參加了我們的隊伍。

戰地服務團中的小文，是一個純真熱情的少女。在魯南戰地，爲滇軍士兵寫了無數的家信，由她很珍貴的帶在身邊，自己一切東西都拋棄了，而這幾十封戰士的家書，在她視爲生命一樣，時時刻刻担心着它們的安全。她時時憂慮的說：『我們出不去不打緊，這些信寄不出去可怎麼好呢！』

她赤着兩支腳，騎在軍部爲我們備的戰馬上，和大家同樣的作騎賽。她沒有女人的氣味

，態度很沈着勇敢。是抗敵前線上一位最英勇的女戰士。

由郝寨西進，最初目的在相距六十里外的唐寨。擬由該地迂迴西南行而達碭山與我軍會合。但行軍至楊樓車站，前方情況仍未判明。吳處長臨時派遣偵探偵察情況，得悉唐寨方面已有敵情，我們的隊伍因之不便冒然前進，所以便臨時決定宿營在郝集，這裏離黃口不過二十里。

十六日上午敵機在附近偵察投彈，我們因之都散佈在寨外的田野中，靜候正確情報的到來，以便決定行動。但這天整個陷於情況不明的迷霧中，使人益感苦惱。

清晨聽到兩個好的消息，一是三十八師已開至郝集，一是一小時後十三師即來增援黃口。郝集這時候軍隊越聚越多，但仍不見十三師之來援，因我們是期待十三師到達後黃口以西的情況會好轉起來。但只見一些徒手部隊陸續西來，這些原是某某兩補充團奉命開赴河南的。另外之二十七師只係過境性質，其任務皆非作戰。因此我們益感失望。

某某兩補充團中的士兵以出川未久，情緒與訓練均太差，黃口方面不斷傳來砲聲，使他們感到極大的恐慌。一小部隊在我們面前通過，見一些女同志們皆坦然處此困境，其中一個

士兵忽然有所感動的說：『你們看這些女同志們都不怕死，我們怕什麼？用腦壳去拚好了！』

一種壞的消息傳來了，黃口已爲敵人佔領，鐵路南北之敵已將打成一片，豐縣單縣均極緊張。

下午二時頃，黃口方面的砲聲緊密起來，機關槍聲也越來越清晰了。郝集一帶的空氣逐漸動搖起來。某某補充團首先如潮湧般的崩潰下來，排成密集長列拚命的向東飛奔，路上的灰土攪成了滿天烟霧。郝集內的部隊也開始移動了，我們也接到吳處長的移動通知，砲聲愈近，情緒愈緊，郝集的空氣混亂起來。

記者團中的朋友們在混亂中有的失散了，我和兩個朋友及一個戰地服務團的同志也和大家失掉了聯絡。於是我們決定暫回徐州，去找尋另外的部隊隨軍行動。

我們沿大道苦悶的東行，四外是一條條灰色的長列裹着黃色的煙霧蛇一樣的蠕動，慌了神。蛇裏來的空氣鼓動了一個一個的鄉村，老百姓慌張起來了，像大禍臨頭一樣，挑着衣物四散奔走，犬也顧不得吠了，夾着尾巴闖進黑暗的牆角。

我們慢慢的落在隊伍的後面，空氣漸漸平穩下來，可是敵機又在出現了，砲聲從西方，

又有的從南方不斷的吼叫着。

跑回郝寨天已黃昏了。車站上擠滿了列車，車上擠滿了人，但是車與人都不得曉得那裏是他們的出路。

由郝寨東進，公路上又塞滿了灰色的隊伍，手電燈不斷的閃耀着，前後互相呼喊，這是部隊之間爲得維持聯繫才這樣前後照應着。但是他們忘記了後側方的敵人，夜行軍這樣噪雜混亂，是違背行軍紀律的。

過郝寨東行十數里，我們因爲已過分的疲乏，而且夜已漸深，天又落雨，遂在一個不知名的小村中投宿。伙伴中又增加了青年救國團的兩個同志，六個人在一間黑暗的茅屋中席地而睡，疲憊的身體獲得了異常的甜蜜。

次晨四時，西南方向的砲聲漸近了，我們從夢中驚起，繼續徒步東行，遇十三師的隊伍自西開來，曾在郝集盼望過的十三師居然在此處見面了，但是他們改變了任務，前鋒是向着徐州轉移。青救的兩位同志因急於去徐州先我們而走了。前行未久，我與同來的三位朋友忽又失掉聯絡。於是我一人緊隨十三師的行列前進，到達徐州西南十餘里的一帶高地。部隊繼

殺向西南進發，他們是解蕭縣之圍去了。

我和十三師分手，橫越麥田，穿過了幾個村落，奔向雲龍山腳的徐州南關。西方打來的重砲彈已經在徐州城郊炸裂了。恐慌籠罩了僅僅別離兩日兩夜的徐州，人們慌亂的無目的的奔跑着。雖然是在警報聲中，平日的嚴肅的景象完全爲慌亂所衝破。徐州是變態了！

老百姓像墮入迷陣一樣，不知今天的徐州起了多大變化。有些可憐的人們的心靈仍爲空襲恐怖所佔據，深深地藏在坎地和樹林之中，迴避着敵機的來襲。他們完全不知道敵人已迫近徐州三十里外的近郊了。

我到雲龍山下的中央社打聽最近的情況。在這裏遇到尚未離徐的大批同業，塔斯社的兩位記者也在這裏整裝待發，大家正在討論着路綫問題。我會同武漢日報房滄浪君去段家花園長官部聽取情況，遇陳江參議，承他指示路綫，並得悉我某軍團亦向此方移動，遂決定徒步東南行去追趕某軍團。

敵人的砲彈一顆顆地在徐州城內炸裂，雲龍山腰上也起了幾片濃重的黑煙。徐州，徐州，真是不堪回首了。

爲了避免敵人的包圍截擊，我們決定離開鐵道以東，向東南方面迂迴前進，因距鐵道較遠，可以減少遭遇敵人的危險。

路中的難民絡繹於途，有些老太太，背負幾隻雞，一束柴草，這是他們唯一的財產，不忍得遺棄給敵人。

同路三個鐵路工人，無意識地隨着我們蹣跚前進。我們問他們去那裏，他們的答覆是：「我們也不曉得逃到那裏好，走到那算那罷。」

這是十七日的上午，我們和徐州作了最後的也許不是永久的別離，徐州給與我們最後的印象是太淒涼了！

一步步南行，可憐的徐州的影子漸漸消失在雲龍山、泰山，以及重重山影的後面而不可見了。砲彈的炸裂聲山清晰變爲渾重，變爲稀薄，終於聽不清楚了。下午三點鐘左右，我們到達一個寧靜的鄉村。在這個鄉村的附近倘你不是個細心人，絕不會發覺各村中駐有無數的大軍，敵機似乎曾在這裏聚精會神的尋找我魯南主力兵團行動的蹤跡，以便佈置圍殲的計劃。但是它的努力等於零。我們的士兵都靜默地睡在房間裏，村落是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

房滄浪君堅持單身突圍的主張，因此我們便在這裏分手了。我由師部的介紹，得悉軍團部尚在距此東北十里以外的某村。我順着電線走去，途遇該軍團戰地服務團團員數人，得悉小文的哥哥在這裏，我順將小文的下落相告，使他們感到極大的欣慰。

到軍團部，會見湯軍團長、長江及周海萍君，令人頗感興奮。此際各部隊已列隊待發，隱蔽在村落中的兵團的雄姿突然出現在日暮黃昏的時分。

當夜大軍向東南進發，隊伍拖長十數里，我們隨湯軍團長乘卡車先行，於天未黎明之前到達宿縣東北之某村，即於該地宿營，次晨八時許隊伍全部到達目的地。時敵偵察機已開始活動，幸因天降大霧，我軍行動絲毫未被暴露。

萬參謀長隨部隊於天明時始到達宿營地。夜行軍中之勞頓，並未使其精神疲憊。蒙其在梨樹蔭下以香茶相款待，長江對此次行軍之機敏，使敵機偵察之無所獲得，感到最大的興奮，我們以此爲題材，互相談論，咸謂此後幾日之進軍必極順利無疑。

此次徐州的放棄，非由於戰鬥之失敗，而是由於戰略上之疏失，這是我們所最覺遺憾的。由魯南猛撲徐州的狂敵，一挫於台莊，再阻於鄆邳，敵人的野望撞在魯南的鐵壁上。一時

化爲幻想。魯南戰局在戰術上我們確實收到了很大的成功，徐州的形勢本已由此穩固下來。但敵人在魯南勞師無功之後，便轉移主力以我空隙，於蒙城永城被陷之後，由鐵路南北兩路夾攻約四個師團之敵人竟打成一片，隴海路交通切斷，徐州陷於大包圍狀態，整個形勢爲之驟變。

敵之野心不僅在奪取徐州，且在佈置大包圍陣形，企圖一舉擊破我魯南主力，迅速的求得決戰的戰果。

當時宿縣以南蒙城以東，蒙城永城之間之弧形地帶，凡重要交通線上均置有敵兵監視，我主力兵團之移動，倘遭敵人發現時，則前途上之遭截擊，是必所難免的。但以運動戰擅長之湯軍團，依其平日行軍紀律之嚴格及行動之機密敏速，始得完滿的完成撤軍的目的。當時湯軍且兼有掩護退却的任務，均獲無遺憾的圓滿達成。

十八日晚我大兵團分數路橫斷鐵路西進。在魯南發揮偉大威力的我某最新式機械化部隊，及戰區最高級指揮部，均在我大兵團掩護之下隨軍突圍前進。此際由魯南撤防各殿軍均按預定計劃安全撤退至運河線，孫連仲軍據守徐州，張自忠軍團固守蕭縣，我十數萬大軍均如

期到達其指定地點，發揮了掩護我主力撤退的作用。

我們的部隊浩浩蕩蕩向西挺進了，每一個將士都懷着一種緊張的心情，準備着不意的遭遇戰，人人下了與敵一拚殺條血路的決心。在行列中回首右盼，見我機械化部隊列成長蛇向前勇進，幾十支耀眼的電燈光在閃爍着。防禦戰車砲在前後警戒，如果敵人的坦克出現，將會不客氣的給它以台莊所嘗受過的顏色。東北方面地平線上閃動着陣陣的紅光，這是我們的殿後部隊在破壞隴海路的車輛和橋樑。

大軍步步西行，便步步和包圍線上的敵人接近了。下弦的殘月放出銀光灑滿了大地，漸漸與我們告別了的數百里的土地和千百萬的民衆之悲傷與淒楚，月亮也在爲之嘆息哩！

仲夏之夜是很短促的，清晨四時東方已在發白了。五點，六點以至於太陽高掛在天空了。大兵團冗長的隊伍，依然在奔向他們尙未到達的宿營地。

黎明了，東南宿縣方面傳來不斷的炮聲，我左翼英勇的戰友正在與敵人拼死的戰鬥中。忽地東方的天空上出現了敵機，這樣龐大的目標一時是不好隱蔽了！我們的行動完全暴露

在敵人的鬼眼中！

噹噹噹幾匝盤旋之後，便繼之以格格格的幾排機關槍，我們十幾個不幸的弟兄被它打倒

丁！

十幾分鐘的擾亂，敵機給我們每一個人留下一顆沉重的暗影之後，便得意的向東南遠颺
了。

我們所顧忌的不是它招致敵機來轟炸，而是憂慮敵人發現我軍整個的企圖。倘時間和兵力許可敵人在前方預先埋伏給我以猝然的突擊，則我們必將陷於十分苦惱的境地。

不久，我們到達大賈家村，這裏距宿縣西北三十餘里。十九日整日在這裏休息，敵機幾度來擾，前途益發嚴重。

這是人人心中最緊張最沉重的一天。人人腦子裏潛伏着一幅惡戰的繪影，感覺得最嚴重的關頭就在今夜。

白天大家拚命的睡，傍晚馬馬虎虎吃下晚餐，重新檢點了各人的行裝，把已經拋棄過幾次之後所剩下的惟一僅有的笨重衣物也都拋棄了。我只剩了不能再棄的皮囊，裝着重要的文具、稿紙，和一些參考資料。這是我們戰地記者的生命線，實在是不能輕易失掉的東西。

出發令下。我們挺着胸脯，鼓着勇氣，邁開沉重的步伐，加入戰士的行列，直向敵人的包圍綫突進了。

圍繞着軍團部有許多多非戰鬥員：沿途收容來的由徐州退出的文職員，戰地服務團，路工航空隊員，和少數新聞記者。一夜中，以急行軍的速度，沒有休息的，以直要突破百里餘的途程，才能够脫離危險綫。

幾天來的勞頓實在疲乏極了，腿和腦已經分了家，腦盡管睡，腿盡管走，有時實在不能支持時，便逃出隊伍，躺在麥田小睡一分鐘。這種睡的甜蜜是沒法子形容的。因為這樣，我曾經幾次落伍，幸均快步趕上。

士兵們以談話解着疲乏，南腔北調，顯出了這是中國全民族的大團結。一個士兵似有所感，以幽默的口吻說：『不要再說你有家我沒有家了，現在大家攙合在一起，國家存在大家有國，國亡大家做亡國奴！』

天明了，大軍到達滄河之濱。這裏橫跨滄河有一條小小的石橋，石橋以南三里路外有一個村莊。

隊伍陸續的通過石橋。橋南方忽然格格的響了一排機關槍。過橋後，遇一老者，他很緊張的對我們說，前面三里的村莊裏駐有五百鬼子兵，你們要當心呀！

萬參謀長聽到這種情報笑了一笑說，『理他做甚麼！』

那個村莊的砲樓上設有敵人的監視哨，我們的行動完全被他看個清楚。我們浩浩蕩蕩的大軍嚇住了這些小鬼子，他們潛伏在村子裏一動也不敢動。

大軍堂堂皇皇的西進，左側方面各村莊不時放出冷槍聲，這是鬼子兵在試探我軍的動靜。我們只管走我們的路，沒有工夫去理會這些小鬼。大道上印着一條條的坦克軌線，但此行却未遇見敵人的坦克車。

蒙城永城之間的青町集徐家樓，白沙集等地均有大批的敵人。我們的隊伍迂迴的前進，向着敵人的空隙衝出。終於在二十日的下午無事的到達了公路綫上的曹市集，大軍暫時在這裏休息下來。

到達××集之後，大家的心才輕鬆下來了。我們正在奇怪爲什麼我們的行動爲敵機偵知以後，敵人沒有截的準備的時候，却聽到我們落後部隊通過某村三小時後，便由北方竄來敵

人的坦克車隊和騎兵。但我們已過去了，敵人追擊也沒有用了。

同樣使我們興奮的消息，是宿縣之敵，曾於昨日以大部隊沿鐵道以東向北猛撲，意在我尋我主力突擊，殊不知我已於一日以前悄悄的移至鐵路以西，敵人撲了個空，真使它啼笑皆非了！

突破了敵人的封鎖，三百餘里的威力退軍終於勝利的完成了。

蕭山一牧童

鯤

太陽照着焦黃的麥田；牛吃着路邊的青草。放牛的孩子坐在樹陰底下打瞌睡。走過來一個穿藍布長衫的莊家漢子，坐下，吃着他那長桿的旱煙。

『借個火把，兄弟！』過了一刻功夫，他要抽第二袋煙，把空洋火盒子丟在地上。推一推那孩子，陪着笑臉。

『我哪有火？』孩子醒了。這漢子就和他談起話來。他說他是開封來的，家在

蕭縣。開封有馬路，有戲園子，熱鬧極了。那裏的女人打扮得多好看。他問孩子的家住在那裏，家裏有什麼人。又說此關於種莊稼的事。最後，他說不知道回蕭縣去的路上有兵沒有，好走不好走。一邊說着，他掏出兩個饅頭，一個鹹鴨蛋遞給孩子吃。孩子高興地聽着，吃着。

「你知道這東南上有隊伍嗎？」

「有，昨天過了一夜。」

「有多少？」

「多啦！」

「也有騾子馬，也有砲車，是不是？」

「都有！」

「有騎馬的官長，領子上掛着金黃金的徽章，後頭跟着盒子砲，是不是？」

「那沒看清楚，我看見有兩架機關槍，抬着的。」

「哦——那麼他們都住在鄧村了？」

『也有住劉集的。』

『真的，你不要亂說呀！』

『誰亂說，我姊今天早晨打劉集來。』

『哦！劉集……那麼他們的砲拉到哪裏去了呢，你知道？』

『……』孩子眼睛望着劉集，在想什麼似地。

『我知道他們把砲架在樹林子裏，他們還挖了幾道壕溝呢——那些壕溝挖在那裏的，你告訴我！』

『……』孩子慢慢地放下來他吃着的鹹蛋，仔細看着那漢子的臉。

『那砲架在什麼地方，你說？』

『就在那邊。』孩子隨手指了一指，注意到那漢子從身上掏着什麼東西。

『兄弟！你告訴我壕溝在那裏，我給你錢。』孩子看見他臉上不自然的笑，自己手裏被塞進一張錢票子。

『兄弟，你幫幫忙，你領我去看看那些壕溝，等等我再給你一塊錢。』

如果那漢子更細心一點，也許可以看得出一個十四五歲的質樸的臉上怎樣流露出驚疑和思慮。可是他並不知道自己在啓發了一個中國少年的民族意識。

『行！』孩子忽然堅決地答應了一個字。站起身來，去牽自己的牛。

『你給我拉着牛，我領路。』那漢子接過牛繩，跟在孩子後面，孩子脚步走得很快。

不到二里路，走近一個土坡，路口上站着一個哨兵，忽然孩子發了瘋似的，一邊喊着飛跑過去。

『他搶我的牛，抓住他！他搶我的牛！』

『怎麼地？這小鬼崽子，是你叫我給你拉牛的！』

可是那漢子已經被哨兵扭住了。

『他是漢奸！他叫我告訴他你們挖的壕溝！』孩子把手裏握緊了的鈔票拿出來。哨兵從那漢子身上搜出手槍和其他的證據。

很多人知道蕭縣張新集的這個故事。

在包圍圈內

冠生

(一)隴海路上的往返

五月十三號徐州夜間的空襲，使我們一羣記者於月光明亮的夜色中又集合到雲龍山，大家談的不像昨天那麼襟興奮，彼此交換了消息以後，似乎一陣憂鬱蒙上了心頭，我是五月七號左右才從邳北前線回來，對魯南二次會戰抱着極大的企望和樂觀，但是永城失守了，沛縣、豐縣都有了問題，敵人將不取歸德，而取直徑切斷鐵道，這樣就可以威脅到整個的徐州全局。當時有兩位同業還打算覓汽車往××軍去採訪戰地新聞，我們勸他們要看看大局的轉變再說，結果無效。他們走了。我同悔深兩個河南報紙的記者，因為我們的報館在開封鄭州，都在接近徐州的隴海綫上，徐西鐵路發了問題，我們報館支持到不可支持時就有搬家的可能，若是外派記者與自己的報館都流離失散了，那就什麼工作也作不成，於是我們決定當夜離開徐州。

到了北車站上見站房鐵軌被炸的一塌糊塗，沒有西行的車，連一趟衛生列車也開不出，旁邊還有猛烈的火舌在伸吐着，站台上躺臥着一羣一羣的傷兵，我們只有步行往西走，以爲多走一站或許有往西開的車，十四號一天走到郝寨，晚上展開行李就憩息在車站的旁邊，夜間見站長一問，說黃口李莊間的橋樑已被敵人騎兵破壞，一羣傷兵不問情由的在地下和站長吵的翻了天，車站上往西去的行人，一個個都是徬徨不知所措，一刻間又有敵人已擊退，我即開往鋼甲車修復橋樑的消息，於是，我們又興奮起來，十五日的天明鋼甲車帶着修橋的器材由郝寨經過向西開馳，人人看見了鋼甲車上的大砲和站立着雄偉的戰士，都放鬆了緊鎖着的眉頭，好像把自己的安全生命都遞給車上的戰士，更殷切企盼着，徐州會戰被切斷的生命線，要讓這些戰士去打通，我們滿懷着興奮慰決的心情再往西趕，以爲路打通了，由西邊錫山下車的大批軍隊可以一直開到徐州，說不定我們還會再隨軍轉回來，繼續把關於徐州二次大會戰的戰地通信繼續寫下去。

走過楊樓車站的時候，老練精幹的李站長，告訴我們說往西行的前途，不像我們想像的可以那樣樂觀，於是我們又犯了躊躇，午時黃口車站的站長把他的家眷送往楊樓，據說過去

鋼甲車在李莊附近破壞橋樑處，與敵人已經開了火，問到步行可以通行過去嗎？他說：『早晨見很多人走過去都沒見回來。』我們同開封車站的副站長董日祐，還有華堂、石永年都是鐵路界服務的難友，決定先趕到黃口再打算乘勢步行冒險衝過去，沿着鐵路走，往西去的傷兵和落伍趕隊伍的兵士，前前後後像拉了一條繩索，他們向來沒有把敵人放到眼裏，一桿槍到處都有他們的出路。路上遇見從礪山走來的人，他們說：『早晨九點鐘，沿鐵路尚可以通過，但是敵人的大砲已集中對準鐵路線轟擊。』就這也增加了我們西行的勇氣。

天晚時走近黃口，看前面的形勢更不佳，有些走過去的傷兵，仍從黃口步行踱回來，據說敵人完全切斷了鐵路，步行通過已不可能，問黃口車站駐紮軍隊多否？回答說：『儘都是能以走動的傷兵，』這樣我們想，黃口過去就是敵人破壞橋樑的火線，黃口又沒有抵禦的軍隊，我們若宿到黃口夜間豈不是有作俘虜的危險，於是決定入夜再重返回楊樓。回路上又遇到送家眷的黃口站長，爲了盡忠他的職守，他又回去站在他的崗位上，俟後聽說，第二天早晨，敵人大砲攻擊黃口車站時，他隨他的辦公室在敵人砲火下殉職，同時我們又驚惕着，我們幸喜沒有和他同去黃口車站共遭慘滅！

在黃橙橙小販燈光照射的時候，我們又回到楊樓，一進地下室，就遇見五十二軍軍部的老朋友，頃刻間參謀處長吳麗川也見到了，他們是十四號夜裏離開了徐州，並且說一羣記者：陸詒、張劍心、胡守愚、石寶瑚、高紫瑜、高元禮、陳樹旬、華僑記者團的明崇、龍炎川等，還有政治部抗敵劇團呂班等二十餘人，都來到了，在車站下沿一個小村莊內休息，我同梅深聽了這個消息，簡直歡喜如狂，在連燕在倉山五十二軍我們跑的太熟了，又會合住新聞同業這一羣老朋友，更是說不出的愉快。

大家見面一陣狂歡之後我們報告了黃口前方的情形，他們解說了徐時對整個戰局的觀感，但當時我們大家一致相信着，只要同心集體的努力，就可以衝破任何的艱險困難。

十二日早晨，從西方傳來緊密的砲聲，和連珠似的機槍聲，大概敵人已攻到黃口車站了，一上午跑了好多次飛機，預備當天晚上向西迂迴突擊，每個人都懷着一夥興奮戰鬥的心。大概十二點鐘左右，砲聲愈響愈近，機槍聲也似乎迫近鄰近的村莊，當時軍部只有工兵營和特務連，掩護着我們這一大批非戰鬥人員，說話不及敵人砲彈已落到村外，我們這些非戰鬥人員只有暫時的避開，我們隨着人羣的大溜向東撤退，爲了躲開飛機的目標，穿插着走在

綠深深的麥田裏，一陣急行之後大家走散了，只有我同梅深、石寶珊和二十軍團服務團的王西彥同志走在一道，天晚了，我們遍找不着我們的那一羣朋友，和我們跟蹤的軍隊，到郝寨只遇到幾個押運行李赴徐州的副官。

我們只得跟着東進的軍隊向東走，以爲回到徐州再想辦法。黑夜行軍，車輛、馬匹、人羣，都擁在一條路綫上，脚下踏着沒壓的塵窩，這時候又走失了石寶珊，我只有同梅深相依爲伴。在附近鐵路綫上發見手電筒的閃明，我同梅深研着手電筒照射光線方向，我們希望着它是由東向西的軍隊，我們還希望着能以衝開敵人在黃口李莊間所切斷的鐵路綫，因爲不如此，徐州的戰局就真成了無法收拾。

十七日晨光中我們重踏進了兩個月留戀過的徐州，雲龍山上的石路和高聳的牌樓，在灰色薄暮中映在眼前，在那山角下茶園子裏，青年記者學會開過很熱鬧的座談會，那山後的大石前我也寫過我的通訊，而今一切都將成爲紀念的回憶，徐州城就更使我們留戀！城內冷清清的，商店都把門閉着，僻巷沒有逃走的人，站在街口像探視什麼，我們訪問朋友幾次都遇到了空房子，聽說長江還沒有離開徐州，正要去找他的時候，轟隆轟隆的砲聲又逼近到徐州。

，幾個砲彈已落在城內，又是一陣忙亂的騷動，窄狹的街道上汽車幾乎要擁成堆，人民像決堤的河水向東流走；倉皇中我們也隨着人羣向東流去。這時候聽說司令長官在城外親自指揮作戰，預備最後的措施，長官不能不算是堅毅沉着。在人羣裏遇到了動員日報的社長汪止豪君，他同司令長官部的幾個同事，帶着他報社內的全班夥友，我們大家一齊同意：無論如何要取得有代價的犧牲，遇必要時拉到山上去打游擊。據說司令長官部是順津浦路南去，我們就緊趕慢趕的到三堡車站去候車。

夜沉沉的時候，月光照拂着升火待發的列車，敵人從西北不遠蕭縣一帶送來清晰的砲聲，站長室內的電話機不斷的在忙着，『夾溝，夾溝，李莊，李莊！』南去也發生了障礙。

我們太疲倦了，躺在專車上呼呼地睡着，到天明只走到蘇皖交界的曹村。

(二) 津浦道上的徘徊

十八日下午我們隨着司令長官部的大隊人羣，沿着津浦道旁的公路向南進發，自由組合的隊伍，本來走的不快，加以敵機不斷的在我們公路上盤旋打擾，一陣嗡嗡的馬達聲，我們

就得用急速的跑步散開，臥倒在麥地裏休息，天不早了，我們距目的地符離集還有二十多里，從隊伍裏發出了責難聲音：『這樣的行軍太不是緊急時期所應該，我們簡直是來作平時的旅行！』於是大家却很敏感的放快了脚步。

太陽已滾在西方的天空了，黃絲色的麥浪裏流走着暖風，一條平直的鐵道在綠色原野裏伸展着，一直到極限的遠處，它通到南京又可以走到上海，這一條沿海岸縱貫南北交通的大動脈，現在這條動脈的血液腐爛了，盡伏着些慘酷暴戾，奸險萬惡的菌魔，它將侵蝕到我們這樣美麗的平原，危及我們的臟腑，思之不禁令人驚惕感慨之至。

野地裏路軌上停着一列被漢奸炸燬的鋼甲列車，它像僵死了的鐵牛在躺臥着，碎爛的鋼片，從車身上向外撕張開，『該死的漢奸，打殺漢奸！』引起每個過往人心頭的憤火，從我們走過的車站上，看到紅色藍色的客車，都空空的安靜的在那裏停住休息，任何一草一木都是值得我們顧戀的東西。

任你望去，從天空的雲，看到遠處的山，再接近身邊的綠野，滿天的空闊裏，好像儘充塞着令人抑壓，緊張，憂鬱的空氣。

忽然一陣呼喚，後面傳來了命令『停止前進』！大家都莫明其妙了，有的繼續往前蹣跚，有的轉回去問究竟。從我們對面走過來成羣的馬隊和步隊，接着又走過了砲車，他們表情的緊張沉默和不快更促成我們南進的猶疑，我們跑戰地的記者，比較上是消息靈通的，但是在路上行軍數日，已經脫離了戰鬥機構，就感覺到渺茫無力，即是司令長官部的幕僚對戰局的變化也不能弄個全然明白。『南宿州失陷了，符離集附近發現敵人』從南來的軍官口中，低聲的帶來這令人不愈快的消息，南進的道路被阻斷了，大隊的人羣只有踏着從徐州奔來的舊路再向北走，脚步隨着心情的憂慮而加重，東、西、南、北、都不是我們平安出走的道路！

我看看梅深，梅深看看我，疲倦的彼此沒有話說，一同摻和在人群裏向北流動着，用盡我們的思維，也不能正確的知道目前的戰況究竟是如何？一個冒險的航海家，雖開着萬匹的馬力，但陷入暗礁叢中，尋不出空隙可走的路，也只有苦惱了。

展開地圖一看，我們正游離在符離集和李家莊之間，往南走不通，往北說不定蕭縣敵人已在圍攻徐州，往西蒙城永城間是敵人的封鎖線，往東走正向着包圍線的核心，愈走離出路愈遠，司令長官部的人員，都不是帶兵作戰的人，他們也不知道誰會給他們殺開一條出路，

這時候天色已晚，我們和汪止豪兄也失了連絡，甚而不知道他們所走的方向，空間慢慢加重了黑暗，夜神已統治了這令人渺茫的世界。茫茫大地我們不知向何處投奔，路上遇見河南三個同鄉，有一位是作第一戰區的聯絡員，我們很親密的聚在一氣，討論怎樣的落荒，這時候若找不着軍隊，生路只有化裝向西從敵人後方繞過去，但路線又不熟摸走數百里地的敵區，也真够使人寒心。我的行李丟光了，背袋內只塞着一身黑色制服，悔深什麼都沒有了，穿着汪君的一件雨衣。夜漸深了，我們一切交給命運，決定暫到附近村莊憩息一下再說，預備好衣服裝束，明天再作落荒突圍之計，最後又互相安慰着我們要掃除一切愁慮盡量快樂，記得誰還叫出了一聲：『一馬離了西涼界』的京戲。

(三) 突圍之夜

天色非常的黑，連我們穿過的桃樹林的樹枝也分辨不清楚，我們摸索着剛踏進了村莊的巷口，空場裏發現了一條高大的黑影，粗宏的聲音止住了我們，我們一點也沒生疏的回答一聲：『司令長官部！』說着就走近那位守衛壯士的身邊，一間是二十軍團的第四師十二旅蔣

當謝旅長在這裏住，真是我們夢想不到的喜遇，湯水人抓到了救生圈，就要把全所有的希望都寄託在它上邊，當時的情緒好像是說故事講神話的喜憂穿插。

二十軍團是我們權難記者，理想中所要跟隨的軍隊，魯南戰地上運河會別了以後，不知什麼時候他們圍到了徐南，我們二次返回徐州時，也沒有找着他們的消息，離開徐州三四日的奔跑，戰地的變化許多都令人茫然，假使我們知道二十軍團在我們游離彷徨的道旁駐紮着，我們就會半點也不急慌。

在一所低矮的民房內會見了蔣旅長和參謀，他們多麼樣客氣地遞給我們，一天沒有沾口的開水喝，當我們說着剛才的憂慮，一天的奔波，甚而說到由黃口返徐的迂迴時，蔣旅長帶着很豪爽的微笑。

「啊！你們真是跑了冤枉路，那裏有所謂封鎖線？我們還不是到處都能過去。」

「黃口李莊間的鐵路確被敵人切斷，并且敵人大砲照鐵路線轟擊，」『隨便繞一繞就可以通過，我只要五顆槍就可以自由的來回出入。』

他說話時擺動着他手中的馬鞭，表示根本就沒有把敵人放在心裏，相形的，我們很慚愧

，自己缺少軍事學識戰鬥經驗。

「當時我們對於敵情不能完全明白，我們又絲毫沒有武器……」

「是的！那當然是困難……我們帶兵的是專找敵人的空虛，打擊敵人，若不找他的事，單想突圍出去，那還不容易？」

「哈哈！那當然嘍！」滿屋子裏一陣歡笑。我們對蔣旅長的精神是無限的欽佩。

傳令兵來了幾次報告，蔣旅長說：「我們現在就是正在準備出發，突圍！你們晚來五分鐘也許我們就走了！」

「呵！那麼趕巧！走！」我們一天的疲倦都隨着一個「走」字脫掉了。莊外一片曠野裏，黑壓壓都站滿了隊伍，旅指揮部的幾匹大馬，在光亮的打麥場上盤旋着，遠處機關槍的輾重隊嘩啦啦嘩啦啦在響着，全軍的壯士都斂守着寂靜與沈默，滿天的黑野裏我認識了我們偉大的力量，清空的繁，也好像在窺探我們的軍隊。

旅長和參謀在地下蹲成一個圈子，展開地圖用電筒照着，同農民嚮導研究着應走的方向。出動的命令下了，一片人羣，慢慢續成了一條人索，我們隨着旅長夾在人羣裏，旅長告訴

給我們『口令』，又叫我們用白手巾纏在頸上，作爲黑夜散開時的符號，這時候我們只缺少一枝可以擊敵人的槍！

銜枚疾走，穿過麥田，走上崗坡，你可以不管脚下的道路，只管隨着前面的黑影往前追，旅長發了命令，一個人交遞一個人，傳遍了全隊，『不要踏斷了脚下的電線！』可見四路縱橫我們的大軍都有聯絡，我們僅不過是多數中的一部。

不覺的已爬到一個山上，細想起來才明白山下就是我們白天徘徊着的道路，馬蹄摸不着深淺在山石上滑動着，三兩聲蕭蕭的長鳴，撕破了黑夜荒山裏的寂寞，黑夜裏俯瞰一下渺茫的大地，尚可發現黑堆似的樹林村莊，這一片良田美村就這樣離別嗎？那家家親愛的民衆同胞都還在作着酣夢吧，我們離去了一想起明日白晝這裏的世界，或許會比今夜還要黑暗的時候，引起人有無限的悽愴！

『第三營休息！』在每個人的口上傳遞着，我們爬到山頂的時候，把一片躺臥着的戰士看做山石，是的，他們也許是比山石還要堅強的鋼鐵。山頂上有一個井泉，有人用繩繫住茶缸打水喝，我們一天沒有吃飽一頓飯，心情的急躁跑路的發汗，熱的像一團火。我同梅深說

：「不敢多喝涼水，」但是我們那裏能顧忌那麼許多，悔深就講述起拿破侖困在荒島上喝馬尿的故事，隨後我們相依着就躺在寒涼的山石上休息。

休息只不過是三二分鐘的喘氣，急行軍唯有目的沒有勞累，下山後又穿過了好多村莊，嚮導人只知道走捷徑，所以我們的縱隊也會從菜畦地裏踏過去，十八日天明早晨，我們趕到關爺廟，據旅長說，距出發地有五六十里，實際上我們跑夠九十多里，再計算起來已是我們離開徐州日夜奔忙的第五天了，疲累也就可想而知。

在村莊內見到大車小輛的難民，他們有的逃東，有的逃西，東西南北亂逃一起我們也清晰的聽見周圍的砲聲，展開地圖，我們所在地大約是在五鋪一帶恰好在蕭縣、永城、宿縣、據點包圍以內，我們大軍圍的活動當然有我們的辦法，莫明敵情的老百姓，他們更不知應該如何！在這樣有計劃退却的時候，怎樣能以作到軍民合作的問題，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旅部房子找好了，旅長百忙中照顧我們去休息，他又對着地圖電話忙起來，下午我同梅深別了蔣旅長到大賈家的軍團部，在那裏遇見了長江先生，中央社的胡定芬、楊昌震，武漢日報的周海萍，中央日報陳振綱等和我們徐州走散的石寶湖和王西彥兩位同志，談起分散後

的經過來都是驚喜交集的材料，又互相研究着今夜晚一百八十里的正式突圍。

又到了傍晚，夕陽在各村樹上渲染的金黃色還未收盡的時候，全軍都預備整裝出發了，我們紮好了鞋子，各尋找一根合適的手杖，安危在此一舉，今天晚上跑死也不能落伍。

副官處的副官，參謀處的參謀都忙碌照料一切，通信兵急急忙忙地收拾他架起的電線桿，人人的面孔都是嚴肅而緊張。

各部領隊人，在莊外空地裏等參謀長訓話，參謀長戎裝整齊精神煥發（記者在戰地裏，見他對着地圖計劃作戰時，隨便的穿着衣服，赤着足拖着鞋靄然和氣可親的學者），命令三件事要注意：『不准講話、不准抽烟、不准打電筒、若遇發生情況時就原地蹲下停候命令』這是夜行軍的軍律。

大軍出動了，各村莊各路上，金黃色的太陽光裏移動着一行一行的隊伍，一羣一羣的人馬。我的疲倦沒有了，我瞭解了什麼叫做壯烈與偉大。當時憶起杜甫的一首詩：

朝進東門營

暮上河陽橋

落日照大旗

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

部伍各見召

中天懸明月

令嚴夜寂寥

借問大將誰

恐是霍亂搖

我們記者因接着特稅營的後面，爲怕失了連絡一步也不敢放鬆，天色漸漸的黑了，慢慢
地路旁村上的炊煙看不見了，只看見隊伍，自己前後左右的伴友，激昂沉默中，馬蹄聲、脚
步聲、槍彈茶杯的碰擊聲，奏着大軍進行曲。

忽然一陣驢子叫喚，惹得副官處李處長縱馬追過來，「誰牽的驢子該槍斃！」大概是有些
人私人的行李沒法安插，找來毛驢子尋求方便，豈不知驢子夜叫是夜間行軍最忌的東西，

於是三棍兩棍的把驢子趕掉了，來不及解下的駝囊行李，也就乾脆的拋棄。

前頭不知誰拉下了空隙，於是使我們接續着不斷的一陣一陣的狂跑，黑夜裏人馬交擁着，稍一不慎就會失了聯絡，我同悔深用低小的聲音叫着以保持我倆的連繫。

半夜裏下了一陣雨，內面的汗接和了外面的水，但一會又暖乾了。月亮升上來了，穿過天空的層雲，『八千里路雲和月』就是這樣解釋吧，我們走過村邊的時候，驚醒了打麥場上的村民，我們又看見遠處一閃一閃的明光，大家都不作聲。

我們疲倦的程度，一兩分鐘的休息，躺在潤溼的麥地裏就會呼呼睡着，於是同悔深我們約定輪換着休息，大軍停止我們該誰休息時，就急忙伸展四體仰臥在溼地裏，不用說渾身上下滾得像一條泥猪。

十九日天明時候過滄河，因為祇有一條渡橋，所以幾萬大軍幾里地都擁成了人馬，這時候要是敵機來轟炸，真是一個大問題，但是聽說敵人嚇退了，或者全不知道大軍的行徑神祕，沿路一天並沒有見到敵機的影子。

過來滄河天大明了，看見我軍各路推進雄偉的行列，看地圖這時候該正是走在敵人蒙城

永城間的封鎖綫內，我們清清楚楚的看見路旁敵人燒毀的村莊，老百姓指點着說：三五里地的村莊裏就駐紮着敵人，我們走過的大路上，麥田裏，縱橫來往交錯着敵人坦克車壓過的痕跡，但是我們平安的走過了，並沒有遇見半隻毛鬼子。

距曹市還有三十多里，據說已突過了危險界，於是真走不動的人，就撐不住的開始落伍，我同梅深也成了一步一步的挪移，天晚時我們趕到了曹市，一間軍團部早宿營在順河集距曹市還有二十多里，同胡定芬楊昌震等，無可如何我們又耐苦的趕過去。深夜裏才走到順河集，我們在一家打麥場裏憩息了一夜。

廿日早晨我們去見參謀長，胡定芬先生說：『參謀長的神計妙劃大軍平安的退出來，』參謀長很得意的說：『所有的重武器都一齊拉出來，軍隊依然還是我們的軍隊，』這是我們勝利退却的愉快。

完全出了包圍線了，可以單獨行動了，和參謀長李處長交涉派汽車送我們到渦陽，我們又走了兩天才到亳州，聽說蘭封也發生激戰，更引起我們爲報社的憂慮，於是改變計劃走周口漯河趕回鄭州，廿六日到了鄭州，大剛報社幸而還沒有搬家，梅深也算到了可以暫時安憩

地，但是聽說民國日報已遷到南陽，我還有幾百里的土路，還得奔波。

(完)

突圍前後

李蕤

(一)已經不早

在運河線的邳北和禹王山血戰正酣的時候，隴海路兩段卻出了岔子，永城被醜類侵入
了。

永城就緊傍着鐵路，如果敵人纏到鐵路線上來，牠是拚死也不肯放手的。爲了工作，我們有預先突出的必要。於是，在五月十三號夜，敵機夜襲之後，便和另一個朋友，告別了徐州。

月亮非常明，每一條街市，每一粒燈光，都使我們覺得依戀，覺得溫暖。

車站附近，因爲連日遭敵機濫炸，景象非常蕭條。靠着票房的民房，一幢幢都成了殘磚碎瓦，許多苦力，就睡在那廢墟的中間。

車站上早已沒有了火車。滿眼是炸裂了的車身，翻起的鐵軌，和正在延燒着的平民的房

舍。

工人們正用鐵鏟，鑄錘興奮的工作，把成了坑的路基填平，把彎曲的鐵軌匡正，神情是愉快而嚴肅。站長沈默的坐在手軋車上，東西來往奔馳，爲乘客們試探新修好的路基。

下兩點了，三點了，眼看就要黎明，但路還沒修好，車今夜已無西開希望。小販們警覺的匆匆離開車站，往城郊躲避去了，因爲天一明準定有敵機轟炸。只有從前綫歸來的傷兵，還睡得酣酣的在站台上，絕望無助的難民，還死守着沒有車頭的空車，看着他們，鼻頭不禁酸疼起來。

在深夜中，雇人挑担着行李，徒步西行。中途遇到一輛牛車，大家便爬了上去，大路上塵土近尺，我們很快便被飾成了土人，可憐的四輪太平車，雖然有三頭牛拖着，一夜卻只滾動了十幾里路。

這一站仍沒有火車，只看見敵人的飛機，一批一批的劃過藍天，向徐州方向奔飛。午間，有人往徐州來，說今天城區遭了悲慘的轟炸，我們昨天還住在那裏的大同街，也成了瓦礫場。

徒步走到郝寨，消息已更加不好，說敵人已越過永城，離鐵路線只十八里地。當時站口停着一個車頭，說是要到楊樓換水，我們便爬了上去，誰知道這個火車頭卻一夜不曾挪動，天明的時候，另外的消息傳來，敵人已經把小李莊的橋樑炸斷了。

一早，有一列車從南邊開過來，是昨天開過去又折回來的，另外有一輛鋼甲車西去，據說使命是去修橋，因為聽說敵人在破壞橋樑後已經向遠處遁逃了。

於是，我們帶着希望，又離開郝寨西行。

在楊樓車站上，碰到黃口車站的站長，他說敵人已經侵入小李莊車站，早上開過去那輛鋼甲車，修橋時遇到了敵人的坦克車，現在正和敵人砲戰。

『早上九點鐘，還有五十×軍的大部隊通過，大隊快過完的時候，敵人突然從隊尾抓了一下，只損失了一些輜重車馬。』

最後，他告我們說往南繞七八里，或許仍舊能够通過，於是我們便又冒險西行。

在沿途，看見許多我們的軍隊，有些東來，有些西往，都顯露着異常緊張。敵機撲着大路來往偵察着，我們須不時躲入麥田中間。

快到黃口的時候，逢到許多從西邊折回來的人，他們說西邊已經不能通過，敵人已快迫近黃口，其中還有兩個折回的騎兵，在那裏突圍時受傷的。這樣，徒步通過已經沒有希望了，於是我們只好又折回楊樓。

回到楊樓，天已昏黑。三天的跋涉，人已萬分疲乏，我們便倒在車站一旁憩息。我們所攜帶的東西，開始忍痛割棄，行李『存』在楊樓站長那裏，敵人的旗幟撕碎擲在污泥裏，許多愛讀的書也只好放在麥叢裏面。

完全出乎意外的，在這裏碰到了記者羣的大隊，添加了不少安慰。晚上，我們的大隊閃過鐵路，住在一個小村子裏，當時總政治部的抗敵劇團也在一起，隊伍越裹越大。

那天深夜，犬吠聲大作，馬蹄聲從遠處迫近，我們驚慌起來探視，原來是張自忠的部隊從徐州趕來，我們的心更加添了不少安慰。

天一明，敵機便沿着大路，向所有的小村搜索轟炸，附近的許多村子都中彈起火。在最初，我們都躲入樹林內，麥田中，後來因為避不勝避，連吃飯的功夫也沒有，大家便索性坐在屋裏不動。

漸漸的，大砲的聲音聽見了，隨後聽見『嘆嘆嘆』的機關槍聲，自東向西的戰士，從麥田裏分路向前，一切告訴我們說火線離我們並不很遠，但我們曾經目睹過士兵在魯南英勇作戰的人，仍然十分鎮定。一會，××師的手槍營也來了，還有幾十個服務團的男女同志，大家更覺興奮，準備着夜間突圍。

中間有一點多鐘，機槍聲密如聯珠，我們的聯絡員，穿梭似的來往問訊消息。

突然的，從村的右側方，大砲隆隆的轟過來，砲彈發着悲慘的哨聲，很響亮的在村頭的頂空炸裂，這時，隊伍很快的集中，向東移動，整個的村莊，全為煙霧和塵土遮住了。

和三位朋友，我們緊緊握着手，從麥田裏，樹林裏，尾隨着隊伍前進。雨下起來了。敵機低飛着追趕。我們伏在村邊的竹叢裏。跑一段，走一段，停一段，終於和我們記者的大群失離了。

(二) 又折回徐州

「我們應該想盡方法重新找到我們的大營，再不，便須連忙附着上一個強有力的部隊」

散亂的難民般的逃奔，是沒有出路的，這我們知道。但我們的大營在那裏呢，強有力的部隊又往那裏找呢？太陽要落了，我們是又餓、又渴、又乏、我們有三天沒好好吃，四天沒安生睡了。

退往徐州，我們知道磨難更多，所以便立意到郝寨住下。但到郝寨後，卻只見人潮水般的東行，同時聽說蕭縣附近，也和敵人發生了激戰。

四個人默而無聲，只好再走。

夜是黑漆漆的，路因為長時間被車馬蹂躪，皮膚早已稀爛，沿路盡是浮土。馬、人、担架、貨車、挑夫、蜂湧似的傾瀉成一條大潮，稍一不防，人便跌到路基下的小溪裏，或者誰伏在誰的背上。

從黑暗的原野裏，時時吐露出猛烈的火光，有人遙指着說那是敵人的戰車。隊伍裏有一些火光透出來，便引起人們極無情的責罵：『漢奸吧！想拿大錢頭吧，他奶奶的！』那被罵的人便一聲不響，把紙煙熄滅。

快到徐州近郊的時候，迎面有許多砲車開過來，另一條大道上，也迎面開上來許多生力

軍。這時背後似乎覺得樹了一個城廓，當夜就住在一個荒村裏。

第二天黎明，剛爬起來，便聽見有漢奸放槍，一會砲聲便又從背後響起來。

徐州越走越近了，蒙着霧的雲龍山遙遙的出現在面前，那巍峨的山峯，那山頭的廟宇，都是熟悉的，但在這時候，心情已是另外一種。

到徐州近郊的小村中，聽說司令長官部還駐在那裏，但究竟在那一個家屋，卻尋不着。後來找到十三軍的通訊連，他們告訴我們很多消息，並善意留我們吃飯，我們因為已經兩日未有米粒下肚，便也不再客氣的準備在這裏吃一頓飽餐。

飯剛擺上，吃了一嘴，突然砲聲已到了頭頂。接着四五架重轟炸機，也已經從遠處馳來，我們本能的丟下碗筷，跑出村梢葦塘裏躲避，剛跑入葦塘，便聽見炸彈炸裂的聲音與砲聲渾成一片。好容易敵機遠了，我們再趕快出來時，招待我們喫飯的人卻已一個不剩，屋子裏卻只寂寞的剩下我們的碗筷了。

人、車、馬、汽車、都匆忙的東移，集中在雲龍山側待命。城裏的老百姓，也扶老攜幼的盲無目的往東方南方奔逃。

冒着危險，用極度緊張的心情，又進了徐州城的南關，每一條街，每一條巷，都冷冷清清，闐無人聲，幾條從前水馬龍的街道，都只剩崩飛的磚瓦和燒焦了的樑柱。賣東西的人很少了，好容易找到一個賣『變蛋』的老婦，買了幾枚鹹蛋，但想到她是因而兩眼雙瞎不能逃走，喉嚨又有些梗塞覺得不能下咽了。

雲龍山側的汽車場，停着幾十輛汽車待命，我們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團體，只好把生命暫時交給了他們。至於他們開不開車，幾時開，開到那裏，我們已無心過問。

砲聲更近了，有幾顆落在城裏，汽車也排成隊向關外移動。但走不到三五步，便有敵機光顧，便須下車躲避，在最後一次躲飛機回來，汽車已經開行，我們的僅有的大衣圖囊也無影無蹤，赤手空拳的被拋入難民羣裏。

五天的掙扎，所得到的結果與一切最壞的遭遇一樣，這時頓然感到萬念俱灰。敵機撲着大路上空，肆意低飛偵察，但我們卻毫不介意了。

在津浦路東的一個高陵山，心底覺得非常空漠。『就這算被封鎖了麼？一個人會就這樣活活被圍在裏面？』自己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但，南、北、東、西那一條路好走呢？

正在彷徨歧途的時候，忽然碰到長官部汪止豪君，他帶給我們長官部的集中地，我們的眼前又閃出了希望和光明。

(三)也通不過

順着鐵路往南走，隊伍是越黏聯越大。

我們計議着，如果突圍不出，便到『靈璧』『淮陰』游擊。空氣此時從森嚴一變爲愉快，每一個人都是輕快的步履，隊伍裏時時有響亮的歌聲和笑聲。

半天的跋涉，走了一站。恰好徐州有兩列車開過來，長官部人員也分批趕到。在深夜裏，在砲聲隆隆探照燈四射中，我們的隊伍開始有秩序的裝入車廂，從容的向南開行。

臨上車的時候，在車底下，捕獲了一個漢奸，大家把他縛在樹上，給他鞭打和侮辱，最後把他槍斃了。

車走了一夜，天明時，我們滿以爲到了南宿州，誰知道一夜只蠕動了一站。原因是，前面車站有漢奸縱火，將列車焚燬，阻住了去路。於是徒步行進又開始了。

津浦南段，居民因為受戰爭的威脅，大半都已經逃亡到他處，我們行經的地方，什麼吃的東西都找不到，飢餓得難熬，往老百姓家買一些高粱麵，拌成糊漿，許多人爭相取食，連眉頭也不繃一縷。在××村，許多官員都親手掘取地上的紅薯母，剝去枝葉，很甘甜的大嚼起來。

寫到這裏，順便想起了軍民關係的調整，每一次軍隊撤退的時候，總有一部分軍隊紀律不好，騷擾百姓。但是，就事論事來說，這又未能完全責備軍隊，他們不是聖人，不能在餓死凍死的時候束手待斃，同時他們在前綫出生入死，人民原應該對他們負擔最低限度的招待。如果調整得好，軍隊一定減少許多困難，老百姓也減少許多苦疼。譬如以上述的事實來說，大家餓得吃紅薯母已經算是够委曲了，但培栽紅薯母的主人這一季卻就此沒了收成，如果調整得好，老百姓是可以得到錢，軍隊是可以得到食料的。

在飢、渴、炎熱、疲倦的夾攻中，我們無止息的走着，許多在前線都是生龍活虎的戰士們，現在都成了鄉下裹腳女人的姿態。但生之希望導引在前面，死的恐怖趕追在後面，每個人都毫不吝惜的向生命中汲取奮鬥的力量。許多鬍子花白的老參議，跟着大隊行息，一步也

不落後。最使人感動的：是一個女人，背上背着一個八歲的孩子，手裏還擎着一個十四歲的，也永隨着我們的大隊，她沒有哭泣歎息，連怨艾都沒有。走到一個村莊的時候，她便成爲義務的宣傳員，歷述暴日的罪惡。『敵人一來，你的一切都不是你的了！』她勸老百姓盡量幫助自己的軍隊。在她手裏徒步奔跑的孩子，不但不哭不鬧，而且每到一個地方，還能替她媽尋找吃的東西，日本帝國主義者！壓迫吧！壓迫的另一面便是鍛鍊，看，我們的婦女和兒童也慢慢的成了鋼鐵般的鬥士了。

天快黑了，南宿州快到了，敵機雖然時時把人逼到麥田中，但心裏卻似乎有許多安慰，因爲到南宿州後便可以突圍了。

但，突然的，迎面許多隊伍折回來，行色匆匆，人用着急步，馬車簡直是飛奔着，人像遇着礁石的潮水，折回來成了一個漩渦。

互相耳語着：南宿州在下午兩點鐘。爲敵人佔領。

南面、北面、西面、全是敵人，東面是海。我們自由行走的地方，目前已經只剩了幾十里路的一條窄線。而且，這條窄綫還在一寸寸的縮短着。

但心從集體上拆散，三人一簇，五人一群，各自計議着『活路』，西邊落荒呢，敵人的警戒線太繁多，太長，隨處都有被俘的危險；東邊落荒呢，暫時雖能苟安，但脫險無日，坐待着一天天成爲枯樹。天昏黑了，包在四圍的是茫茫的大野，我們連冷水也有兩天未曾沾唇了。同伴們相互對視，都互相苦笑，朋友冠生，此時兩眼已經深陷，嘴唇已經只剩一線是潤濕的了。

『怎麼辦呢？』回答的，只是四野的風。

肢體經過五天的掙扎，本來早已不能支撐，希望的明燈一滅，乾脆成了零散的機器。『完了！』大家絕望的歎息着，我們決定今夜投宿在鐵路東側的小村中，明天再說。

明天『再說』些什麼呢，我們自忖着生命的索子已經斷了。

(四) 突過滄河

進了小村，想找些東西吃，找塊平地睡。

在烏黑的小巷口中，逢到一個弟兄。意外的聽他說他們要『開拔』，向西南『開拔』，

意外的聽說這小村裏有他們的旅部。

我們如同在江心裏的人看見了一塊浮木，便用種種不致遭拒絕的方法見了旅長。蔣旅長爲人慷慨，答應我們隨隊突圍。『快吃點東西吧！三分鐘便要出發了。』

不顧牠能不能支撐，大腦又給雙腿下了命令。

隊伍在黑夜中出發了，像黑夜的小溪一樣，這一支隊和那一支隊匯合着。誰都沒有聲音，用電棒問訊，用電棒回答。爲了易於辨識友敵，我們每個人的頸頸都勒一條白的手巾，隊伍在山坳彎彎曲曲的行進時，從模糊的夜色中望過去，如一串埋着天邊暗雲裏的星星。

山橫在面前，路幾乎完全看不見，我們的腳，代替了手，代替眼睛。馬蹄不時爲青石所滑倒，跌倒在小澗裏，費了好多時候，才登上山巔。在五分鐘的休息時間中，士兵們找到一口井，汲了些泉水出來，大家爭先取飲，味道比葡萄酒還要甘甜。

下了山，又擲到迢迢的路上。軍隊的行進快慢是不勻稱的，一會便須一段跑步。在最初，還留意天空的星星，周遭的景色，並行着的友軍的行列，漸漸的，意識界成了一片模糊，一絲記憶是向前走，緊緊的跟着走。眼皮沈重得時時想壓下來，稍不注意便走入麥田裏，兩

條腿似乎不是筋肉連貫着，似乎成一條什麼木頭做成的簡單的機器。

軍隊稍一歇止，我們便把身子很快的平拋在麥叢中，朦朧的睡去。

天明了，隊伍像小川似的一隊隊分流在鄉村中。隊伍一停下，在路邊我便打起瞌睡來。

軍隊剛一宿營，敵機便追蹙趕到，但是因爲軍隊紀律整齊，隱蔽得好，所以敵機儘管軋軋的飛來飛去，卻搜尋不出目標來。

下午，蔣旅長對我們說今夜大約無論如何要跟敵人接觸，他們這一師，担任×翼，他這一旅，又是×翼的先頭部隊，他說爲了安全，很願意我們都到軍團部去。

旅部和軍團部，只隔二三里，過了小河，便望見村落。進村梢的時候，入眼便看見新蜀報記者石寶珊君，我們是聚而又離，離而又聚了，相見時的愉快，真是不可言諭。

接着又看見許許多多在徐州熟識的朋友，大家都神色愉快的仰臥在綠樹下，互相敘述此次脫險的經過，當我告他們說楊樓一千朋友被衝散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憂念。

不分晝夜的走，忍飢忍渴的走，今天已經是第八天，腳掌腳踵，早已起了血繭，再走下去，真是沒有可能了。離開第×師旅部到軍團部來時，原計劃找到長江兄後，死也得討一匹

牲口。但到這里後，看見每人都是繩纏着腳，手扶着杖，自己立刻覺得過奢的要求是一種羞恥。

『磨穿了也得走啊，今天是生死的關頭，不然你八天的折磨絲毫也沒代價，』低語着，將兩條布條綁上雙腳。

夕陽西下了，隊伍很快的在廣場上集合。X軍長在隊前中央站着，用強有力的聲調宣讀軍令，『吸煙——槍斃！吵嚷，槍斃！騷擾百姓，槍斃……』乾脆得很，一觸軍法全是槍斃！本來這是大家生與死的決鬥，有誰妨礙群體的生存，自然應該先讓他死掉。

十幾萬人的大隊，在原野上伸張着，如一條巨蟒，馬隊在隊兩側逡巡監視，一陣風般的過去又轉來。驢子因爲忌諱牠的長鳴，在命令下被人無情的用大棍鞭打到麥田裏，但，不慣於自由生活的牠們，反覺得茫無所依，仰天悲鳴起來。

大隊宿營的地點，事先是很少人知道的，敵人究竟在那裏集結，也還一半靠着臨時的尖兵探查。衝過第一道警界纔這時候，除了大家悄悄無聲脚步有些急促外，什麼動靜也沒有，於是我們便盼着趕快過去滄河。

整整的走了一夜，澮河仍然沒有蹤影。大路的兩旁，許多牲口因為疲乏倒在路上，作垂死的喘息。人更疲乏得難以形容，幸虧西方起了一塊烏雲，落了一陣疏雨，人們經過這些風雨的吹打，精神又恢復過來。

天黎明的時候，大隊到了澮河邊岸，雖然過去河後才是穿過敵人的警戒綫，但大家卻非常興奮，過橋的時候，命令一律跑步，以備在中渡受到敵人的襲擊。過去橋，士兵們很快的偽裝起來，適才的車馬行人，都變成一叢叢綠樹。

幾輛重砲車，抱着笨重的身體，從運河線翻山越嶺，也趕到此地來，平平安安的渡過河岸，遙望着後車的捲起的烟塵，深深的欽佩湯恩伯將軍的鎮定和指揮有方。

澮河這邊一直到曹市集，幾十里地全是敵兵到過的區域。在田麥中，很清楚的看見敵人坦克車碾過去的軌跡。許多村莊被敵人焚燒了，青煙還正繚繞在空中。據那裏的居民說，在離我們十里八里的村鎮上，都還有殘敵盤據，不過因為我們的軍團強大，敵人不敢生覬覦的念頭。

離曹市集十八里的地方，我們再也走不動一步了。飢餓得難挨，便採些桑葚來吃，渴了

，便隨便舀一些冷水來喝。苦難的行程，我們已經連續了八個晝夜。

大隊逐次的通過了，我們漸次被閃在後面。『少數的敵人，不敢招惹我們的主力，但在步隊快完的時候，牠一定要擾亂一下。』這樣想着，我們就拚命再往前挪，突然在右側的斜路上，飛奔過來一羣馬隊，每一匹馬都是蒼青色，馬上的人一律是黃色服裝，許多人以為是日本人，本能的最快加跑起來，令人覺得十分好笑。

是後出了很貴的票價，『搭』上一輛牛車，才算到了曹市集。如果憑我們走，至少要擱到天黑的。

在曹市集村北一個水坑邊，和冠生坐下休息，洗脚。許多渴得難耐的人，趕到便在坑邊捧水取飲，毫不介意。

曹市集，位居永城和蒙城的正中間，敵人從蒙城竄入永城，這是正走的大路。街道上滿是刺心的坦克車的輪跡，敵人兩天以前還在這裏盤踞。所謂安全的，就是這裏只兩面有敵人，可以紮穩架勢和敵人廝殺。這時，每一個兵士，都又如出了樊籠又憑藉了山勢的猛虎，雖然飢疲交迫，但興奮的形色却充溢在每個人的眉宇間。

晚上，又趕了十五里，住在×××，那個村鎮子，是鼎足形三個村在一起的，在環道上走着，因為沒有燈，路途不能辨識。後來，便和朋友冠生『宿』在農人麥場中的一個車上，夜裏忽然起了大風，在一件薄雨衣下裹着的我們，任怎樣往一團蜷縮，仍然抵禦不了襲來的寒氣，如果不是又尋到了一個半人高的矮車棚，我們簡直要凍死了。

(五) 走上新前方

大軍團到這裏停止行進，又翻過手去打擊永城蕭縣的敵人了，我們第二天便也辭謝了湯恩伯將軍，奔向遼遠的西歸的路。

又是五天的風打日炙，到渦陽，到義門集，到亳州，到周口淮陽，最後到漯河轉回鄭州來。

到渦陽，恰好逢着敵機盤頭轟炸。到淮陽，聽說敵人又從黃澤劍斷了蘭封，同時聽說，杞縣太康已有了敵人，整個的河南已經動盪起來。

到我們趕到我們的後方（鄭州）時，那裏已經成了新的前線了。

（完）

出徐州有感

一四〇師
工兵連連長

胡法先

徐州突圍凡七次

陣亡同志不惜死

倭寇鐵騎任縱橫

漢奸助紂太無恥

熱心男兒爲國殤

願擲頭顱在疆場

東望徐州空悲切

不到遼寧不還鄉

戰車炮隊長

鯤

剛剛脫離了敵人，這一部份隊伍走到小河邊上休息。

唐克車來了！

又渴又餓的士兵們正在河灘上喝水，一刻難以制止的慌張。

散開！預備迎擊！

戰車砲拉在那邊樹底下，準備開砲！

旅長三脚兩步跑上七坡瞭望飛速前進的敵人。回頭看看走了一夜路，遇到兩次敵人，衝殺疲敝的士兵，心裏躁，頭上不覺得出了一點汗。

唐克車共十二輛，前面七輛，後面五輛，從一條小路上來。一邊是斷斷續續的小土坡，一邊是河。

頭一輛離這裏一千二百米，車上的小鋼砲不斷地打過來。

不許亂開槍！士兵們都拿起手榴彈。

開砲！旅長命令戰車砲隊長。

隊長在瞄準，動作太遲鈍。

『報告旅長：等它再近一點！』

『過來了啊！開砲，隊長！』一個砲手着急地喊，隊長不理。

工隆工隆地，唐克車越近了。

『×隊長，開砲！』

『報告旅長：等它再近一點！』第一輛車距離只有六七百米了。劈劈拍拍地，士兵們開了槍。

『你還不開砲，打什麼主意？』旅長嚴厲的聲音帶了些嘶啞；頭上暴起青筋。隊長咬緊着嘴唇。

一個砲手想把隊長推開，他來動手。

『滾開！』隊長激怒的眼睛瞪得多大。

『可是我命令你開砲！』旅長也發怒。隊長一聲不響，彷彿沒有聽見。

『漢奸！先槍斃你！』旅長拿手槍指着戰車砲隊長的胸前，隊長跪在地下了。

『報告旅長，槍斃我也求你再等幾分鐘！』

瘋狂的鐵獸已經到了三百米以外，機關槍彈雨點一樣射過來，我們的士兵們有的向前衝，有的向後退。

轟——轟——連着兩響。

第一輛車像中彈的野熊一樣一翻身倒下了。第二個砲聲是緊跟着第一響爆發出來的。然而目標不是第二輛，大家同時看見第七輛唐克車不動了。

「哈！」人們歡呼起來。

於是一條單線中間的五個唐克車在前進後退都沒有路走的幾分鐘之內，被這沉着的隊長一彈一個地都打中了。每一聲「礮」，士兵們拍着手一陣彩。

軋，軋，軋。我們的機關槍射擊敵人的騎兵。

「殺！」士兵們高叫着迎上去。後面的五輛唐克車很快地轉身退了。騎兵們向後飛跑。

「打得好！」旅長拍拍隊長的肩頭。

「報告旅長，我們統共只有八顆砲彈。」他一隻手抹一抹頭上的汗，一隻手指着還剩下最後的那一顆。

這個部隊是屬於孫仲連將軍的。

隨軍突圍記

麥萍

一 離徐前夕

自五月九號起，敵機即以大量炸彈，毀滅徐州。天一發亮，敵機的軋軋的刺耳的聲音，即驚醒困疲的睡夢中的居民。由於習慣的昭示，居民對於大批敵機之來，像病夫對於蒼蠅一樣討厭，而無可如何。黎明，居民們即各扶老攜幼，並攜帶應用物品，趕到四郊樹蔭下或麥田中去躲避。城內的商業完全停頓。但由於對於長官的深切的信任，往外省逃的實在太少。大家總以為戰事前途樂觀，誰也不願先逃走。

因受連日的轟炸，徐州各車站、各機關、各熱鬧街市、各居民區域、多半成爲瓦礫，大火是整天地在燃燒。因爲一日轟炸幾次，警報迄不解除，誰敢救火！十四號轟炸之第四次，我一小部火藥庫，被火勢燃爆，『乒乓轟通』之聲，不絕於耳。入暮，在四郊的居民，才敢匍匐進城來，搬取什物，查看損失。在大街小巷，雖有月光，然常有被倒下來的電線絆倒的危

險。

十七號上午九時，倭寇即自徐州西四十里的郝寨，發砲打至爲徐州外廓的九里山，當日下午一時，敵唐克軍一部，衝入我防衛線，發砲打至徐州西關，二時打至東北兩車站。

入夜，徐州已成死城，居民都逃往四鄉，軍隊亦按預定計劃開出。孫連仲部奉命守城；湯軍團沿隴海綫向西衝；于學忠部固守原陣地。記者隨行政院非常時期服務團第三隊，在徐州南關之段家花園，與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之一部匯合，乘大卡車沿津浦綫向南，戴月長征。

沿途軍隊甚多，分左右翼搜索前進，黎明即達孫家寨。孫家寨在宿縣東北，彼此相距三十五里，是一個小莊。我們到達後，即由總部命令將各汽車很巧妙地掩護起來。在這里，一直過了白天。夜一時，大小汽車十九輛，李司令長官與白副總參謀長當然在內，沿途不准開車燈，撒喇叭，即浩浩蕩蕩，戴月披星疾駛於狹小之公路之上。

奇怪的是，在這麼重要的地方，在這麼緊張的時候，我們在徐州並無一架飛機，與一尊高射砲。

二 戴月長征

有兩輛卡車因路狹駛猛，又不准開燈，倒翻於路旁溝中。爲不因這兩輛卡車就誤大軍的進行，只有讓它們躺在那里，誰也不去理它。不過旁的車上因此又現得擁擠罷了。

所經各村莊，都鴉雀無聲，只見有些當地駐軍在燃柴燒飯。見汽車一輛一輛地開過，都木強地站在那里呆看。有些村莊的狗在遙遙地吠着——有所警覺地吠着。

在天亮未達施莊之前，沿途有許多難民，用四輪牛車拉着老小男女，在各大路上，像人繩一般，形成幾條黑線。它們都是從宿縣北部逃出來的，車上載着糧食與燃料。男男女女，風塵滿面。見我們成列的汽車開過，都用驚異的眼睛觀望。將牛車開進麥地，讓我們駛過。

施莊也是一個小莊。也唯因它小，我們才駐到里邊。莊里的人都沒有逃。在這里有雞、有鴨、有水塘、有垂柳、有菜園、有糞堆。下車後，我見李司令長官穿着一件落滿塵土的毛大衣，身體越發顯得粗短了。慈祥的面容上，嵌着兩顆炯炯的眸子。

我們在這里大吃大喝，村里所有的鷄子鷄卵差不多都叫我們買完了。敵機一連來了好幾

次、有時兩架有時九架。我們將汽車掩蔽在樹下，四圍用高梁桿罩起來，警報是用鐵嘯報知。白副總參謀長腰後面皮帶里插着一支精緻的小手槍，精神現得分外飽滿。

大路上逃亡的難民太多，敵機便不時在四外偵察。因此莊外放出步哨，禁止難民入莊，免得成爲敵機轟炸的目標。但縱然如此，敵機也似有所覺。所以參謀處下午四時即命令全體開行。這事我們外賓因不知底細，反以開行太早，易爲敵機偵見，唧唧噥噥，表示不快。不料在我們開出不久，就有四架敵機將施莊炸成焦土。又尋蹤追逐，在附近幾個村莊投了不少炸彈。我們見敵機飛近，都下車到麥田中各尋掩護，親見敵機以蜻蜓點水之勢在就近莊中低降投彈。因爲我們的汽車有的開到樹下，有的滿插樹枝，敵機瞎眼，沒有看見。這才逃過難關。待敵機去後，我們即急速登車，各擊樹枝，時暮色四合，倦鳥返巢，我們的卡車即以風暴之勢，疾駛於麥浪如海的公路之上。

夜深始達小呂莊，因此處距敵甚近，即汲水造飯，折枝爲箸。飽餐後，乃將大小汽車盡棄於此。除第五戰區三五將領乘馬外，其餘如參謀處、祕書處、副官處、行政院非常時期服務團、行政院派戰區賑災專員辦事處，盡皆步行追隨。在長官沉痛的訓話後，各人捏着一把

冷汗，負着行囊，遂於午夜後僕僕就道。奔波了一夜，天明始達許莊。卽分駐於附近各莊中。在此處有中外記者多人，及第五戰區動員委員會一部趕到，卽皆匯合安歇於此。敵機不時偵察，有一次有十八架掠空而過。

三 與敵遭遇

在許莊起身的時候，夕陽尙高。這時因大軍雲集，第七、三十一、四十八、七十一四軍分三路出發，以戰鬥的姿態分左右翼搜索前進，在兩翼掩護之下，我們也各咬緊牙關，加速馬力，隨大隊邁步挺進。這時滿月初上，大地皆明，若華燈高懸，助我行軍。於一望無際之麥野中，我們那偉大蜿蜒的隊列，前不見首後不見尾，浩浩蕩蕩，向前挺進。一夜奔波九十餘里，天明始達澠水。

澠水，雖不寬深，但都是個重要渡口，是敵人對我的第一重封鎖線。五月二十一號，我三路大軍，約四師人，其中有一連平射砲隊，都匯集在澠水，要過同一小橋。小橋是用門板與石條砌成的，狹小而離散。在這小橋八里外的雙橋，敵人屯積軍用品甚多。十五里外的陳

集，也有一部分敵人。它們是用蟹螯勢來控制這個渡口地。我們的人數太多，而橋又狹小，所以一直過到正午十二點，還有大批人馬繼續開行。正當這時，有敵機兩架前來偵察，李司令長官及一部分還沒過河的人都進入臨河趙莊暫避。好在河岸蘆葦很多，軍人都躲入其中。待敵機回去報告時，我大軍即作急行軍迅速過橋，散佈於隔河大鎮褚家集及附近各小莊內。待倭寇大隊開來截擊時，我軍未過河的只餘兩團人，此時機關槍聲與砲聲甚密，據說敵騎五十餘，唐克車十七輛出動，但因我大軍已過，唐克車無所施其威。在「我激戰數小時後，敵即退回雙橋。

過河後，被我鹵獲敵給養車三十餘輛，倭寇十餘人，伏子五十餘。伏子均爲我國五六十歲的農民，據它們說：

『因大批敵人均開往永城黃口一帶，此地所餘寥寥，惟槍械甚多。倭寇中有許多女人，中日都有，均令雉髮戎裝，用張聲勢，佈置疑陣，以騙我軍。此地少壯都入紅槍會，我等老弱在家留守，不料被其擄作伏子。』

褚家集一帶居民，因曾受倭寇蹂躪，見我大軍開至，無不喜形於色，爭送飲食，如款款

友，軍民感情融合無間。據彼等云：

「倭寇寺有小股下鄉搔擾，將四鄉牲口一齊掠去，每於夜間，繞行各莊，輪流不斷，用張聲勢，不外怕我乘虛撲滅。」

「倭寇每次下鄉，即將鄉中雞鴨羔犢之類，捕捉宰食，臨行痾屎鍋碗中，並於其不食之糲糧中撒尿，用棒攪之，爲害甚於狼鼠。居民恨之刺骨，每乘間用刀矛刺殺其小隊以洩憤。」

「倭寇曾來緒家集，呼人汲水煮食雞鴨時，每撮唇作「滅滅……」之聲。均着大皮鞋，走時一顛一簸，狀如狗熊。黃昏即各燃大燭而行。鳴聲呼呼，不辨何意。見婦女則強姦，姦後刺死！」

今天敵機不時偵察，我們休息至下午，因連日奔波，困疲不堪，多雇驢而行。入夜細雨如毛，夜色昏暗，因此我前後部隊多失聯絡。又要渡過敵人第二重封鎖綫的渦河。幸我先頭部隊已將臨河大鎮界溝集內防守敵人於日間消滅。因此敵機在集內投彈甚多，橋亦被毀，迄夜間我們趕到時，橋已用門板架好。惟兩岸村中，餘燼未熄，情形悲慘。

過河後，參謀處發見麥地中有敵人，我機關槍隊即迅速展開，桂軍於勞疲之餘，其動作

之敏捷，神色之鎮定，殊爲可佩。隨即開始搜索，才知麥地中皆是村內百姓，見大軍過境，以爲倭寇大至，皆匿居麥地中。因白天倭寇一部隨唐克軍逃走時，所穿所戴與我軍頭戴鋼盔身穿草綠色制服大致相同。桂軍說話它們又不懂，因此發生誤會，一場虛驚，就此結束。

四 彈落肉飛

由於一夜陰雨，又跑錯了路，渾身上下濕漉漉的，兩隻腳好像要在泥裏生根一般，步履十分艱難。過了潞河，又加之受了點虛驚，身體直困倦地像木頭一樣。兩隻腳在下邊機械地輾動，不敢歇，因爲一歇就會睡熟。敵人就在左近，那裏敢睡！過河又走了二十多里，到了一個村莊，趕入大隊，心裏才像落下塊石頭。

我們一行人的腿真挪不動了。連夜奔波，又飢又渴，又倦又痛，渾身沒有一塊地方好受。等我們到了周莊——不過只有兩戶人家的周莊——的莊外的時候，我們便發見了豐美的食物。

桑樹上的桑葚是又肥又甜，大家圍着樹，攀枝掠葉，大吃特吃。真的，碰到這種美味，

那能輕易放過！

後來見有一部分軍隊也向這個莊里開，我們才走進莊里。放下東西，滿莊只剩下兩家房主，兩個中年漢子。因為大家都覺得敵人的兩重封鎖綫都突破過了，可以大吃一頓過過癮。

我們向房主買了六隻雞，四隻鴨，宰了洗淨，滿滿煮了一鍋，預備要大嚼一頓。

這時天已過午，不料有一支軍隊，事後聽說是三十一軍，一百三十八師補充團，因為當時沒有開到指定地點，只好白晝行軍。剛擺成長蛇般的隊列經過周莊的時候，這時我們幾個人正在喝雞湯。不料敵機四架自遠空而來，因為發見了目標，敵人的機關槍聲與炸彈聲就響成了一片。統共只有兩戶人家的周莊，就一直轟炸了半小時。

當場死三十餘人，驢一頭；傷者不計。記者身旁落了六個小型炸彈，因此左股上被炸彈碎片豁了一條血口，一條長三寸深半寸的血口。好在這個地方肉厚骨深，炸掉個四兩半斤滿不妨事，祇是精神的震懾，比較大點。

正在莊前老樹底下剝食桑葚的先開進的一部軍隊，這時表現的真偉大：在血肉橫飛的當兒，談天的仍舊談天，唱曲的仍舊唱曲，剝食的仍在剝食，謾罵的仍在謾罵，雖有同伴死在

身旁，但仍從容不恐，只是身體一動也不動一動。那種精神，真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五 突圍路線

在周莊被炸以後，我們這一行，由行政院派戰區賑災專員曹仲值去向李司令長官致謝後，就脫離了大隊，連夜趕程，翌日下午四時我們就到了鳳台縣的關疇集，一個大鄉鎮，這才算到了真正安全地帶。

我們這次突圍的路線：是由江蘇徐州起，經安徽的宿縣、懷遠，繞經蒙城之南入鳳台。再由阜陽入河南之固始，過了潢川才到信陽。

二十四號上午，倭寇以為李司令長官到了阜陽，便用大批飛機將阜陽炸了個粉碎。其實，是判斷錯誤，那時李司令長官不過正在關疇集。

在我們來到之前，關疇集捕到兩個當敵機來偵察時在橋底下照射鏡子的漢奸。處決後，陳屍集外，經三四日之久。

過了界溝集所經各村莊，人民以為倭寇大至，多逃亡一空。我軍入莊，不但買不到東西

吃，連杯開水，也弄不到。米麵更不用提。從這點看來，我們的政治工作實在不够。

被炸傷後的滋味是：體熱心焦，口乾舌渴，兩眼發花，惡心作嘔。因為被炸，記者對於傷兵生理變化有更進一步的瞭解，這却是個絕大的收穫。（六，二，寫於漢口。）

徐州退却

張一塵

殿軍更比進軍難，血肉紛飛心胆寒。
道是臨淮移壁壘，行驢莫作憤王看。

贈素園

王崑崙

突圍原不計艱難，毫氣堪教敵胆寒。
今日全軍猶死戰，烽烟滿地將鬚看。

我們怎樣突圍出來的？

青年軍團 錢廈梅述
白克記

一

我們——第五戰區青年軍團抗敵劇社第一二中隊，五月六日晚上由鷄公山出發，沿平漢路北，到鄭州轉隴海線，九日的晚上到達徐州；一到徐州就遇着敵人無情的大炸，白天簡直沒法工作，祇能利用黃昏薄暮的一剎那到各處去活動；十四日，我們得到司令長官部的准許，各方面也都準備妥當，擇定了『中正堂』作我們的劇場預備晚上開演，不料當天下午，敵機來了，一顆炸彈剛巧扔中了『中正堂』，於是什麼都完了！

二

到徐州一個星期，天天遇着轟炸；城里的老百姓最初幾天還很鎮靜，商店白天關門，一到晚上就活躍起來，滿街熙攘，天亮才歇市；但最後幾天也不行了，夜市漸漸冷落蕭條，大

家都躲到城外鄉下去了！十四日，徐州城內，受敵機更厲害的轟炸，異常淒慘，看情形是勢難再住下去，經大家商量結果，搬到城外雲龍山下張家祠堂去住了一晚。

十五日早晨，生怕敵機到附近村莊轟炸，我們全體就離開張家祠堂，在樹林里休息；路上遇到司令長官部的一位同志告訴我們說：『黃口被敵人切斷了！』翻開地圖一看，知道不妙，於是急忙到司令長官部去，預備探聽消息，因為避免轟炸，長官部白天是照例不辦公的，因此找不到人，得不到一點確實的消息，不過看情形却知道徐州已經很危急，城內老百姓也顯得有點慌張；一直等到天黑，才得到可靠的情報，知道徐州是被敵人包圍了，於是立刻回到張家祠堂報告給大家知道，商議的結果是：『衝出去吧！』我們隊里曾向司令長官部領到大批戰利品，其中兩挺輕機關槍和三十枝步槍，到這時候就更顯得有價值了。於是馬上挑選了一班同學組織尖兵隊，打先鋒搜索前進，大部分同學就跟在後面走着，這時候什麼也顧不得了。所有此次帶出來的還未用過的布幕道具一起丟在張家祠堂，私人的東西不用說更不得割愛犧牲；有些人打了一個小小的包袱負在背上，但走不上幾里路，一身臭汗，於是也祇得不顧一切地把包袱丟棄路傍了！

夜晚九點鐘離開了徐州，當時我們的路線是想向蕭縣挺進，從蒙城和永城之間衝出去，但走到離開蕭縣還有十八里的遙樓，却發現蕭縣我軍已經和敵人接觸起來，不得已大家祇得在遙樓停下休息，趁休息的時候，又舉行一次小組討論會，商量如何改變路線，第二中隊的同學主張再回到徐州去另作打算，大家覺得把隊伍分開作二批走也好，於是就讓第二中隊先走了。

十六日晨，我們到兵站總監——即後方勤務部去探問消息，這時候他們也正要搬家，打算從離開徐州二十里的郝寨穿過黃口出去，後來知道郝寨以西的楊樓發現敵人，沒法通過，結果又作罷論；晚上六點鐘我們就返身到十八村，沿途驛馬絡繹，風沙刮目，夜的靜穆中祇聽見驟夫的吆喝和雜踏的脚步聲，那情景真偉大極了！九時到十八村，借民屋安宿了一夜。

十七日晨，第二中隊也到十八村來了，大家又碰在一起，問起來才知道他們昨天沒去徐州，半路上在一個山坡下露宿了一晚，想不到大家會在這裡集合，有說不出的高興；但終覺

得這樣東奔西走，白跑了許多冤枉路不是個辦法，和紀隊長商量的結果，決意重回徐州去。走到段莊，敵機來了，我軍用平射砲代高射砲射擊，因為過去的經驗，知道平射砲是專門打坦克車用的，同學們在驚慌中聽見平射砲響，以為是敵人的坦克車衝過來了，大家拚命地往山上逃跑，就這樣隊伍分散了，祇剩下嚴君和我，還是繼續前進；段莊離開徐州僅三里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副官處在那邊，事先我們已知道，並且找到了副處長林紹裘先生，探問到司令長官部移到什麼地方？他告訴我們說就在這莊里的段家花園，於是兩人立刻到段家花園，很僥倖地謁見了李司令長官，白副總長；還有湯恩伯將軍和前第一戰區警備司令黃澤民先生也在座，當時李白兩位就叫我們趕快去南宿州找第十一集團軍廖總司令。我們立刻告辭，回到城里來，碰見了第二中隊里的二個勤務兵，他們是出來採買東西的，知道有許多同學又重返雲龍山下張家祠堂，但趕到張家祠堂一看，却祇剩了第一中隊的八個同學，和秦徐兩位政治指導員，及隊附楊女士，據說其餘的同學已先走了。我們帶了八個同學就向南宿州走，沿途處處都留下了路標；從十二點鐘走起，下午三時到三堡，途中軍隊和難民也同路與我們一起走，秩序非常好；到三堡後向當地老百姓買飯吃，休息了一會後已五點鐘，又往南走

到曹村；我們走的是沿鐵路以東的舊官道，沿途我軍架着臨時軍用電話綫，有兵守衛着。我們的機械化部隊，裝甲車，坦克車也在公路上來往逡巡着，對着車上荷槍士兵的雄姿，我們目送着他們發出無限的敬意；十點鐘到曹村；曹村的老百姓都跑光了，我們摸進了一家民房，倒頭便睡。

四

第二天（十八日）早晨，一早醒來就預備走，但大家肚子餓極了，容易在另外一個民房里找到了一位老太婆，這算是曹村碩果僅剩的一個了。我們派了二位女同學去和她聯絡，費去好多唇舌，講了很多好話，好容易才用錢買到了些麵粉大家煮來充飢。吃完剛要走的時，却發現一個落伍的散兵搶了老太婆的雞吃，我們因為身邊有槍，就不客氣地把雞奪了回來還給那老太婆，並罵了那士兵一頓，說不應該隨便搶老百姓的東西，那兵很面紅地走了！不料出乎意料外地却是那老太婆對我們說出這樣的話：『先生！給他拿去吃好了！他一定是餓得沒法才搶我們東西吃的！他們為國家打仗，吃吃我們東西也不要緊的！』以一個毫無智

團的村黨會說出這樣的話，真使我們驚嘆一般老百姓對民族觀念的認識已是相當提高了！因此一說，倒反使我們愧疚而深悔剛才的魯莽了！

八時離開曹村，走了五個鐘頭於下午一時到夾溝，稍事休息後又走三十里到李家莊。莊內駐有×軍的砲兵旅，因為我們身上穿着軍裝，說明是第五戰區青年軍團以後，就很容易地進了莊子。莊口有位砲手很安閑地在吃飯，遠處轟轟地響，我們問他砲聲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他說是蕭縣方面，離開這裡九十里外，因風向的關係所以很清晰地傳來了。進了莊子，幸而還有很多老百姓，化去一塊錢買四隻雞烙餅吃，大家吃得很痛快，吃飽了就走，走時各人把剩下的烙餅裝進口袋里去；二天行軍的經驗告訴我們發明了一句口號：『吃飽就走，吃剩就裝，』碰到沒有老百姓的莊子，一點東西也吃不到的苦頭是常常要嘗到的，所以大家都學會『裝』了！

下午六點，我們剛走出村口，迎面遇見了一個從南宿州來的傳令兵，據報告宿縣十二里外已有敵人，我軍有一部分正在退却中，勸我們不必去了，但我們因奉李白兩長官的命令非去謁見廖總司令不可，所以還是堅持前進；走了一里多路，路傍發現路標，三角圈里寫着一

個「青」字，箭頭旁邊寫着：『王家樓宿營』，知道我們的隊伍已在前面，探問之下，知道王家樓僅離此十里路，於是繼續前進，走到天黑下來，還沒有到王家樓，依往常的經驗，十里路普通走一個鐘頭就可以到達，看錶却已走了二個鐘頭了，四面一片曠野，渺無人煙，於是就伏在地面上左右眺望，正在懷疑中，却發現左邊有個樹林子里隱隱有燈光，於是跑步去，到地一看，樹林里有一大隊的士兵正席地休息着，黑黝黝地看不清楚是那一軍的，正在猶豫中却發現一盞燈傍有個士兵掛着「青」字的臂章，仔細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同學，這一下高興極了，馬上就找到許多同伴，一看都是第二中隊的同學，不想又在這里集合了，真有點意想不到。在樹林里宿了一晚，由此我們知道已經跟上了部隊，是第九師二十六旅，掩護師部突圍的；預備明天拂曉衝過鐵路往西走，並且知道李司令長官白副總長也被保衛着在前面走。

五

十九日晨，趁着黎明時候，天露着魚肚色，大隊平安地通過了鐵道線，到王莊休息，因一夜未睡，飢渴交迫，王莊的老百姓又都跑光了，找不到東西吃，大家倦餓得難受，好容易

第九師的士兵們找到了些麵粉和饅饅，師部和政訓處，蒙他們厚待我們，特地送了些給我們，大家狼吞虎嚥地吃，吃完就睡覺。

因爲要夜行軍，當下午黃昏時又開拔前進，一直走到第二天——二十日的天亮，前面發現敵人的騎兵，於是先頭部隊就發生遭遇戰，大家於是趕快躺在路旁麥地里，祇聽見機關槍閣閣地響，子彈嗖嗖地從頭頂飛過，這時候大家屏息凝氣，緊張極了！幸而不到半個鐘頭很快地把敵人趕跑，一面更乘勝追擊，派了二團人，向南往蒙城，向北朝永城推進，最前面還有先鋒部隊開路，我們大隊人馬夾在中間跟着衝出重圍；就這樣一口氣跑着，下午四時，大隊安全地到白沙集。因爲開路的先鋒部隊有不少受傷的，在附近小村里療養，第九師師長鄭作民，副師長張琮和政訓處長李先生要我們去慰問傷兵；一路上凡遇休息，我們終不放過機會和士兵談話，做工作，一到鄭師長叫我們去慰問傷兵，大家高興振作起來，這自然是責無旁貸，義不容辭的，於是師部派了二架軍用卡車裝了我們出發，一下車就看見很多傷兵在那里，他們是保衛我們突圍而受傷的，我們見了心里很難過，因爲沒法演戲，大家祇能唱歌去安慰他們，並作個別談話，替他們寫家信；傍晚回來時大家心里很愉快，鄭師長和弟兄們

也很高興，他們覺得我們這種工作非常有意義，要求我們留下幾個同學在他們部隊里工作，當時有幾個同學自願地答應了。

離開白沙集當天晚上，到達渦陽，這已是安全地帶，大家並不像昨天那麼緊張了，從容地走着，渦陽城內已被敵機炸成一片焦土，我們到城外東北二三里外的村里休息。

因為第九師奉命到亳縣佈防，隔天——二十一早晨，我們全體又向亳縣進發，下午四點到亳縣，和渦陽一樣，城內已炸得一塌糊塗，我們住在城北三里橋的民房里，到此已是絕對安全地帶，幾天的行軍，這時候才放心地睡了一覺。

二十二早晨，蒙第九師梁參謀長的幫忙搭了師部的軍用卡車一直到新鄭，於是就一路平安地搭了平漢路車回到鷄公山來。

六

以上是我們這次徐州突圍的經過，沿途所見和感想太多了，一時不能詳述；但最值得注意的還是軍民如何合作問題。有許多地方的老百姓，一聽見軍隊要來了，大家就趕快把糧食

收藏起來，有些地方的老太婆甚至把雞蛋藏在灶洞裏，不肯拿出來，我們的女同學也很聰明特地和她們拜什麼乾媽乾女兒，感情聯絡得非常融洽，於是那些老太婆就心甘情願地把蛋從灶洞里摸出來給她們吃，以後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大家也會滑稽地向灶洞里去摸，有時居然也會摸出一些可以吃的東西來。有的地方，甚至一個老百姓也沒有了，一聽說軍隊來，就一齊逃光，這也難說，我們不能諱飾事實，有些地方，老百姓剛煮好了一大鍋麵飯等着還沒吃，軍隊一到就給統統吃光，連謝也不叫一聲就走了；害得老百姓祇能利用晚上沒有軍隊過境的時候偷偷地煮點東西吃，像這種現象，也沒法怪老百姓要逃跑的。另一在士兵方面，一天要趕一二百里的路，沒命的跑，很少機會得到休息，碰到敵人又要作戰，一休息下來，自然有東西便抓來吃，這又何怪他們呢？這種現象希望引起大家注意慢慢地加以克服才好。

其次：關於新兵問題，我們更不願意欺騙自己，前方新兵的訓練是非常不夠的，有些軍隊，因為全是新兵，敵人還沒有到，一聽見大砲和敵機的響聲，連槍也不敢放就沒命地逃跑潰散了。沿途有槍的還要作攔路漢，把你身上東西一起剝光。我們同學中甚至連紀念章，萬金油也搜去，不給他，他罵你是漢奸，令人啼笑皆非；所以後方關於新兵的訓練，無論在軍

事或政治教育上都希望加以注意才好。

最後是關於我們自身的問題；即一般戰地工作者，必需要有嚴格的軍事訓練才可深入戰地工作，不然是很吃虧的；行軍時偶受威脅就慌亂得被衝散，完全是因爲不懂軍事的關係；同時一天要跑一百八十里路，更非有健全的體格不可，身體稍差的走不動落了伍，一丟隊就容易發生危險，要身體健強，也非軍事訓練不可！

以上三點是我們這次突圍中的感想。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二日於鷄公山

再會罷徐州

宗祺仁

自從五月七日敵人佔據了皖北的蒙城，繼之永城的陷落，徐州卽已失去了生命的屏障；及至隴海路李莊鐵橋的被燬，敵人以坦克車和騎兵急急沿隴海路東侵黃口和蕭縣，這時徐州在地理形勢上就失去了唯一的動脈血管，成了一個四面被圍的孤立的死城！

我們生活在死城裏，加以敵機自十日起的連續在徐州繁盛市區猛烈轟炸；城內居民，每天清早卽扶老攜幼向城外躲避，傍晚歸來商民仍燃燭交易。記得在十六日的晚上，於滿城風聲鶴唳中，仍購得了毛巾和電棒；所以生活在已陷於死城中的人們，除感到白日敵機濺施毒炸的威脅外，並未感到生活在死城裏的危險！這倒並不是「故作鎮靜」，實在是憑着徐州周圍有數十萬大軍和李白兩先生的依舊談笑風生，加強了我們的胆量。

惡劣的情報每分鐘都在加強，前纔傳來的砲聲愈來愈清晰，漆黑的市街上，除了火藥氣和烏鴉聲外，一無所有，行走在瓦礫的市街上，像是步入了破碎的古墓叢一樣悽慘冷落！十五日晚獨往第五戰區長官部，知道已下令準備出發，三日前還是整齊嚴肅的古道台衙門——

徐州會戰的指揮部，今日却成了難民收容所，箱篋鍋担，滿院子躺坐着候令出發的準備流亡客；在部退同業數人，我們互道『偉大』之後，就雜談着東南西北，是夜即在『候令出發』中過去了！

十六日晨李德鄰先生由前方回長官部，得悉形勢已稍好轉，我們雖在『候令出發』候得不耐煩，但聽到形勢好轉，心裏也就平泰得多，當時我們甘願坐聽砲聲，但願永守徐州，不需出發爲我們內心的一致企求！整日無事可做，除談笑外，就祇有靜挨敵機轟炸和悉心細聽傳來的砲聲，東車站的鋼骨車頭房，就是在是日無抵抗中被敵機硫磺彈燒燬無遺！

十七日下午，敵人坦克車在九里山附近之平山口向城中發砲，因爲在候命出發，我們作着最後鎮靜工夫。一顆砲彈在長官部的上空爆炸，衝碎了我們候命的耐性；郭副官長回部傳達李先生的命令，謂於夜七時在東站集合乘車出發！敵人的砲彈接連着向城內轟擊，長官部數百患難朋友，自然地分成多少小組，沿着市街的牆脚，不忍分別似的輕步向城東南移動！

一 別了徐州

段家花園在城東南角，李白兩先生就在其間暫作辦公地點。當我們抵達段家花園附近時，敵機來襲，對準密林叢中的段家花園投彈，我躺在麥田中，看着錐形的炸彈一個個向下掉，同行鄧參議的勤務兵受彈片碰傷！敵機東去後，在麥田晤長官部憲兵哨。告記者謂當敵機投彈時捕獲敵人便衣隊一名，記者趨視知係高麗人喬裝我國難民，深嘆敵人諜報工作做得精密，果然前線尙離城數十里，而敵人便衣隊就已潛入我指揮官住處活動！

我們繼續向東南方面前進，敵砲彈即連續向城內轟擊。六時左右折返東車站，抵站知火車改在離徐州南面三十里地的三堡等候，又祇能拖着笨重的脚步，於夜色朦朧中前進，我們默禱着『別了徐州，再會罷徐州』。

沿途砲聲不絕，機關槍聲亦清晰可數，不時在隴海東段放射出強烈的照空燈光，反光照耀着我們行走。抵三堡已夜十一時，遍購食物無着，不得已商請車役，做大餅稀粥以充飢，我們都狼吞虎嚥地搶着往嘴塞，結果因供不應求，差點兒動武。從這裏體驗到『衣食足而後知禮義』的真髓。車於清晨二點向南開行，我們滿想可以直達南宿州，那知在人聲嘈雜中醒來，天已明亮，方知車頭缺水，祇走了三十里即在曹村停駛，同車成群的逃命朋友，於線

恨之下，仍舊負着疲憊的身軀下車徒步前進！

我爲着測驗自己強度行軍的忍耐力，結果到達夾溝車站，我已陷入「孤軍深入」的境地，同行朋友都落在遙遠的後面！在車站樹林中晤長官部蔡副主任，他亦不知目的地究在何處？另亂的逃命客，三三兩兩，在零亂中仍顯着鎮靜的神色！時中央社胡定芬君嘶着嗓子從後面趕來，我們商量之下，決定離開長官部而單獨行動，因他同有五十一軍負了傷的竇旅長。

竇旅長帶有衛士十餘名，除長短槍外，並有機關槍四挺，彈藥相當充足，我們決定前進，心想若遇少數敵人，憑幾挺機槍，還可拚一拚，武裝的小組總比成群的徒手爲強，我們自然地唱着：「我們是鐵的隊伍……。」

由夾溝向南行進，一路行動部隊頗多，探聽之下知第×師李玉堂部就在鐵路東南八九里地之桃園村中，我們即高粱餅和黃泥水充饑解渴，於敵機滿天飛中向桃源行進。抵達李師長住處已下午三時，李師長告訴我們友軍的行動，我們最興奮的是知道據守在華北的湯軍團亦已抵達此間，頓時我們覺得又新添了一枝生力軍來作我們「小組游擊隊」的衛軍，我們的小組武裝隊伍，即決定扎營，隨大軍行動。

下午五時左右，李師長告我謂於六時左右出發，越鐵路向正西方向西三鋪附近前進。

二 夜行軍

因爲要等待先頭部隊的行走，故我們直至夜八時方行離開桃園；路上因行動部隊太多，加以北方公路的簡陋，祇是在平地上抓條溝，既無碎石路面而路又狹小，以致行動極爲遲緩，往往幾輛汽車擠在一起，就無法行走，所以預計於十九日清晨抵達目的地，結果至晨十時方行到達。

下上過湯軍團部隊，他們兩個晚上走了三百里地，現在仍是在強行軍中跑步式的前進；相較之下，我們真感着汗顏，過去我們雖常往前綫跑，但大概都是短距離的行程，遲到一二小時，亦無關緊要，現在要一夜行百餘里，而且必定要隨隊伍前進，環境上不容稍有落伍，真是一個嚴厲的試驗！

十九日晨六時餘過古雋集，陽光中塵土飛揚，前後隊伍像潮水般的澎湃前進，我們的國寶——機械化部隊，拉着重砲，風馳電閃般的向前飛奔；敵機三五成羣連續前來偵察，並以

機關掃射，北方傳來的砲聲，配合着隊伍中的馬嘶聲，自然地織成了清晨的交響曲。我們一路憧憬着此次軍西移，當可予皖中敵人一個迂迴的殲滅；我們被這個未來偉大場面的吸引，即忍饑耐渴，奮力隨隊伍前進！十一時抵達第X師師部王小廟，李師長已將部隊佈防完竣；我在疲憊中期待着斷續的展開，一夜行軍的疲乏，被新的期望誘惑而忘懷了。中午爲着找尋湯軍團部地址，騎馬在原野的無數村莊中搜索！在離師部五六里地的大賈家厝到湯軍團長，他忙着接電話計劃部署，在軍團部知道今夜仍要強行軍西進！回李部已下午三時餘，爲着調和一天一晚的疲勞，即在村前樹林下躺下，正在甜睡之際，李師長派勤務兵來叫我，謂準備出發！

三 突圍

原來津浦南段的固鎮已陷落，蕭縣亦已淪亡，我們已陷四面重圍之中，敵人隨時都有首尾襲擊我們的危險，故我們應該趕速突破皖北敵人封鎖線！李師長告我今夜行軍方向及部隊分配，知今夜需越過澮河，向界溝集與五溝集之間的敵人空隙突圍衝出，五溝集與界溝集間

祇有十五華里的空隙，在這十五華里空隙間南路我軍分三路衝出，第三師和第九師依界溝集頂左翼掩護中路軍團部前進，右翼靠五溝集是百十一師等部隊掩護前進，目的地在蒙城與渦陽間的檀城集附近。

李玉堂師在南路突圍的友軍中，是任務頂吃緊的部隊，因他負有掩護中路的任務，所以經過路線離敵人據守的界溝集頂近！李師長先派工兵營前往滄河架設浮橋，並隨之派遣一旅勁旅前往界溝集附近警戒！我和李師長等于六時由王小廟出發，抵滄河浮橋已夜十二時。原定計劃在天未明前通過界溝集危險地帶，但因人多路狹，加以嚮導引錯了路，故抵界溝集附近已東方發白。心想今天通過這一關，肉搏衝鋒，自己逼得也要幹一次了！我們一路談笑着近接廝殺的來臨。李師長說：『天明亦好，這次把他幹一傢伙，得勁我們就向蒙城進攻。』前面村莊中機槍的響起來了，老百姓祇是向麥田裏奔，繼則聽到斷續的步槍聲，知道我們的警戒部隊已在和敵人接觸，估計形勢，不需要我們停留，我們仍舊繼續前進；於七時左右通過界溝集，傳騎來報告，悉祇有少數敵人，我警戒部隊早將敵人嚴密監視，敵人未敢出擊，當時李師長頗以未奉出擊命令爲憾！我們於二十日晨十時安全抵達目的地——檀城集附近。

近陳家集宿營。

四 安全地帶

陳家集的老百姓見我們到達，誠樸的臉上都充滿着笑容，年老的指揮着年幼的替我們担水燒茶；他們以沒有修飾的語句，述說着暴敵的殘酷，三天前陳家集的小山上還住了敵人，一個老者驚訝地說：

『日本鬼子真殺人放火，連老的都殺……』年老人向來以為敵人不致亂殺人，現在事實給他教訓，在他們的心境中當然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年青人咬牙憤恨，敵人的到處燒殺淫掠，實在是喚醒熟睡中同胞的『活宣傳員』。

下午騎馬往晤第二軍軍長李延年氏，我們談着這次退出徐州的東西南北，他於憤恨之餘，一致的見解，認為我們這次打的是『××仗』，考究其原因，是由於台兒莊勝利後的誇大自驕和輕視敵人，當時認敵人力量只有一面進攻的力量，不夠南北兩路同時進犯；事實上此次敵人既由皖北蒙城而永城，同時北面亦由金鄉魚台南下，夾襲隴海路，迂迴徐州；再則對

敵人進攻路綫，估計得相當不週到，當初肯定敵人定由魯南進犯徐州，故我們的主力部隊全佈置在徐州東面邳縣台兒莊等地；待皖北告急，又因交通工具的不夠及敵機的終日來回偵察轟炸，使抽調旅，不能如期到達指定地點，以致有敵人直竄水城切斷隴海路的致命缺陷。

在陳家集宿營一夜，二十一日下午師部奉令繼續向西北方向渦陽出發，並悉命令會同某某兩師抵達亳州後，即回頭反攻永城敵人，我們都感着很大的興奮，李師長操着山東腔又是「幹他一傢伙」。夜七時由陳家集出發，沿途都印着敵人坦克車踐踏的痕跡；曹市集附近一村莊，被敵人燒燬無遺，老百姓都在自家的頽垣旁蓋上茅草而居；見我們經過，臉上表現出無盡的冤屈。曹市集旁還留有敵人建築的工事，並遺有被我民團擊燬的汽車，車上滿塗着老百姓寫的標語。字體顛顛倒倒，充份表現出民衆對敵人的切齒憤恨！曹市集往西十餘里，即達渦河，我軍在河上架有浮橋，白天敵機轟炸浮橋未中，結果炸死平民多人，我們深夜行經該處時，被難家屬猶在寂靜的曠野中號哭着！清晨四時餘抵達渦陽縣東南八里地之馬家寨！

二十二日夜由馬家寨繼續沿渦河前進，路過渦陽縣城時，滿城通紅，火光衝天，據說尙

係二十日敵機投擲燃燒彈，着火已兩天兩晚，城內房屋已燒去大半，火星飛出城外，連城外民房也燒燬頗多。城門是半開半閉，祇站着一個警士，我問他爲什麼不加灌救，據答因火勢兇猛，無法挽救，加以城中居民逃避一空，也無人灌救！

二十三日午於亳州東南高門樓遇一負傷的空軍勇士程亞震，我自告奮勇伴送伊赴亳州，抵達亳州因機場破壞，救護機不能停留，即連夜至周家口，在航空站休息！於二十四日夜抵漯河站，遇到了中途拆散的朋友定芬等。二十五日晨乘車南下，列車抵信陽州北五里時，信陽州發生空戰，我們下車躲在路旁高坡凹裏，以望遠鏡遙看我機的英勇擊敵，鷓月來徐州白挨轟炸的冤屈，似乎一下子就得報復了一樣的痛快！車抵信陽州已下午五時，後面特別快車送來了我們徐州失散的同業十餘位，頓時站台上變成了我們的世界，當時我們真像發了狂，在徐州失散，各人都懷念每個朋友的安全，竟會在信陽州車站團圓，真是可貴的紀念！我們搬上特別快車，在談笑中於深夜抵達漢口！

別了徐州！再會罷徐州！

六，七，寫於漢口旅次。

再晤素園於漢皋

幾伊

故人入夢竟重回，不話巴山話劫灰，但使迎頭能趕上，無妨捐踵始歸來，卻看士氣如長竦，猛突虜圍似迅雷，好共髯翁尋後約，何時痛飲歌風臺。

步元韻奉和

林素園

死守徐州議不同，補天無計地成灰，槍聲掠耳猶呼戰，馬背拾衣亦儻來。暗涉泥河天助雨，險過潁府眼富雷。從今更切驅倭志，重上戚公平遠臺。

守蒙城的士兵和副師長

鯤

每次遇到徵求敢死隊的時候，人數常常嫌多，官長沒有辦法叫那一個不去。沒有誰能禁止中國士兵的怕敵人。

蒙城、永城、李莊、黃口怎樣失陷的？敵人知道我們軍隊運動不够快——走路

行軍，牛車拉輜重，他還可以用飛機轟炸阻止我們行進。我們的援軍趕不上他裝兵的卡車，騎兵的飛跑和戰車的挺進。因此他敢於冒着險，用少數兵力，脫了線，直逼到蒙城的城邊。大隊的飛機先來整天的面積轟炸，城裏的房屋都變成碎粉。彈藥、糧食化成灰。大砲在我們陣地上照着圍棋的格子一樣，無分晝夜地轟炸。最狠毒的還是那鋼鐵的大爬蟲——唐克車，在大平原上橫衝直撞，無法阻擋地毀壞着我們的陣地。

忿怒燒裂了我們士兵們的心，在蒙城城外的麥田裏，多少士兵在密集彈底下爬行着，不退。到那傢伙衝了過來的時候，一齊圍攏來，爬到車頂上去，用手榴彈砸它的窗孔。可是，天曉得，那是五公分厚的玻璃！知道自己將要變成被螞蟻鑽滿了的螻蛄，敵人猛烈地轉動他的車身，飛速地旋轉着，把我們的士兵從車上甩下來，然後一個一個地碾死。你能想像出當時那種情境嗎？

城外的陣地終於燬壞完了。城裏圍着一旅人。現在的問題不是死與不死，而是怎樣和他交換些死。城牆已經不是連續的一個圈子，多少沙包、泥土、樹木，勉

強堵塞着那許多缺口。準備和他巷戰吧，拚幾個算幾個！帶這一旅人的副師長心裏這樣盤算着。命令堆積沙土、樹木、門板、木器、構築巷戰工事。可是敵人並不進來，祇拿那無盡無休的炸彈和砲彈往城裏投。

一天一夜之後，沒有一間房子可以隱蔽人，樹木都變成了燒焦的掃帚，彈藥完全沒有了。人在火傘下面無可計數的消滅着。

所有的士兵都集中到城上。步槍、手榴彈，城牆的磚和着嘶聲的咒罵一齊拋到城外去。可是中了彈的城牆沒有我們戰士的心堅固，它一塊一截地崩塌，我們多少英雄的屍體跟着埋葬在土堆裏。

敵人一定是拂曉攀城。這後半夜沒有發砲。埋伏着最後的凶險的靜夜，祇能聽到遠遠近近低微欲絕的傷痛呻吟。城牆上緩步走着的副師長，脚下踏來踏去都是自己弟兄的血和肉。

爲什麼不進來呢？不知道我們的人已經死盡了嗎？副師長叫兩個士兵去查一下還剩下幾個人。他自己劃了火柴吸煙。

『不要吸煙哪，副師長！』

『現在還怕他什麼？沒有關係。你也吸一枝吧！』他遞一枝煙給那個士兵。

『你廣西家裏還有什麼人呢？』他們兩個忘了敵人，忘了一切地在閑談。

『報告副師長，連東邊北邊幾個崗位一共還剩下十九個人！』來報告的士兵身後帶來了六七個人。

『叫他們都到這裏來——還守什麼崗位？』他發着命令，自言自語的。城外一片黑，沒有聲息。風吹來血腥氣和火焦氣。城裏幾處火燄沒有熄，噴着嫵嫵的白烟。當他還沒有把十九個人完全集中的時候，轟然的一聲四面響起來敵人的槍砲，他們從幾個缺口同時湧進來。

『我們等着做俘虜嗎？弟兄們，跟我跳城啊！』副師長大叫了一聲。他們一齊跳下去。

在城根底下的黑暗中，跌斷了一條腿的副師長背靠着城牆坐着。士兵們要背他走，他拒絕了。他緊握着一隻駁壳槍，來一個死一個，幾十個日本兵陸續着橫倒在他

的前面。

「哈哈哈哈哈！」他怪聲地笑了。

更多數的敵人立刻圍逼住他，可是他沒有忘記最後一顆子彈，士兵們看見他用槍口頂住自己的肚子，頭低了下去。

後來僅餘的兩個士兵跑到廖磊將軍的總司令部。

副師長姓周，名元。

皖北的紅鎗會

包之靜

紅鎗會在今天，已經成爲抗日戰爭巨流之一。在魯東、魯南、魯西、豫東、江北、皖北，敵人的鐵蹄到達的地方，以及形將到達的地方，紅鎗會在英勇的姿態下，爲着保衛家鄉——保衛國土，用着他們原始的武器，憑着他們的熱血和強悍的體格與性情，不屈不撓地襲擊着敵人。在平原上，在山地裏，在湖邊以及叢林中祇要一見着敵人，便執着桿子去追逐着，像追逐一個土匪小賊一樣。在他們一發見敵人，執起紅桿子，燒着香，磕過頭，衝到敵人的方向去的時候，他們熱血的奔放是不可遏止的，一直要到消滅敵人爲止。敵人的鐵蹄到達那些區域以後，充分地表露着牠們的獸行——姦淫擄掠，激起了廣大農民的憤恨。紅鎗會便在這情勢下普遍地發展着，舊的重新建立起來，新的開始組織。『紅學』在每個村莊裏設立起來了，參加每個『紅學』的總有幾十個人，他們在敵人來到之前，每個夜裏執着紅桿子在自自己的村莊周圍警衛，像軍隊裏哨兵一樣。鄉村裏的婦女和姑娘，也參加了『紅學』，爲着保衛自己，在她們的身上，獸軍們休想發洩他們的獸慾，當她們在家裏，料理着家務，沒有執

着紅桿子的時候，她們的身上便隱藏着鋒利的小刀和錐子；時時準備着如果敵人想到她們的身上抄到一點『快感』的時候，乾脆地結束牠的生命！

七八個月以來，我們在江北、皖北、魯南、豫東的區域裏工作、作戰、行軍的經歷中，對我們幫助最大的，夠得上稱爲我們底『朋友』的，就是這些千萬萬的農民自衛大衆——紅鎗會！他們的勇敢和熱情，不但值得我們敬佩而且值得我們去學習！在這七八個月的教訓中，我們深深感覺到，如果不把這些廣大的農民大衆組織起來，加強他們的政治認識，相當地改善他們的生活，使他們進一步爲保衛國土和民族而戰，號召他們到抗日的統一戰綫裏來的話，那不但會使我們的抗日統一戰綫削弱很大的力量，而且對於最後勝利把握的前途，便會蒙上一層暗淡的雲霧！

過去的紅鎗會是對付危害他們的家鄉的土匪和軍閥時代擾亂他們家鄉的散兵的，今天的紅鎗會正在急劇的轉變中，他們對付的對象是危害民族的土匪，從保衛家鄉，他們不得不進而保衛國土！在無數次與敵人的鬥爭中，他們的視野也漸漸地擴大了，如果當局能夠在政治上領導他們，生活上給他們保障，把現代的武器去交替他們手中的原始武器，那不但會增

強我們底抗日統一戰綫，中華民族抗戰勝利的曙光，也許就在這千千萬萬的農民大眾的身上發射出來！

紅鎗會都是良民，以小白耕農爲主，貧農和中農甚至富農都有參加。自從敵人侵入那些區域以後，紅鎗會和老百姓簡直不能分別；他們爲着保衛自己，都紛紛參加『紅學』。當然各地的情形不是一樣的，我現在單談

皖北的紅紅會

我所談的皖北的紅鎗會，從地域上看範圍是很廣的。東自江北的泗縣，西迄與河南交界的太和阜陽臨泉，北自河南的永城，南迄淮河流域的懷遠考城上窰鳳台一直到正陽關。

皖北的紅鎗會的總數無法統計，但牠的『紅學』的組織普遍在這個區域裏的每個大小村莊，牠的數目一定是可驚人的了。

我上面已經說過，紅鎗會是對付危害他們家鄉的土匪，和軍閥時代擾亂他們家鄉的散兵的。事實上，在軍閥時代的兵與匪是很難分別的，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到現在，在連年的內亂

中，大批的散兵流入皖北爲匪，騷擾着皖北這廣大區域的村莊和農民：民國二年的討袁之後的革命失敗，所有的『烏合之衆』都散而爲匪，流入皖北；民國六年張勳復辟失敗之後，其散兵流。皖北爲匪。民國九年，直皖之戰安福系失敗之後其散兵亦流落到皖北。民國十三年齊燮元失敗，其部下之馬玉仁白寶山所有的潰兵，統爲盜匪侵入皖北。

皖北的紅鎗會在民國初年就開始有其組織，那時皖北鬧着『白狼之亂』。紅鎗會到了民國八九年才開始發展，民國十三四年可說到了澎漲時期，迄至民國十六年國民軍北伐，吳佩孚失敗，他的散兵退入皖北的時候，紅鎗會開始發揮其民衆自衛的力量，整個地把它解決了。那是紅鎗會最盛的時期，其組織普遍於皖北——蚌埠、懷遠、宿州、蒙城、太和、渦陽以迄河南的永城，皖北的紅鎗會在那時，可說是到登峯造極的時期！

民國十六年後，皖北紅鎗會可說到了消沉時期。一直到現在，敵人的鐵蹄踏上了這一片乾淨的平原之後，紅鎗會在新的姿態下，浪潮般的起來了。

皖北的紅鎗會有四個頭兒，他們稱之爲『老師』。亳州×莊的李××，蒙城××鋪的蔡××和×石匠，鳳台明路山的徐××。每一個老師都有幾個大徒弟，一切活動由徒弟支持的

時候比較多，紅鎗會在形式上並沒有很好的組織，徒弟學生和老師間沒有什麼界限，上下的觀念，也很淡薄，因為根本大家都是農民。如果要談到紅鎗會的組織，那末就是

紅學

『紅學』可說是院北紅鎗會的組織單位。『紅學』是研究紅鎗術的學校。『紅學』的設立是應環境的需要，由村鎮當地農民自動開辦，聘老師來教授。開辦『紅學』很簡單，不須很多的經費，祇要預備一點香費就得了。『紅學』跟普通的民衆夜校差不多，教授的時間大概到晚飯後至半夜。因為他們白天大家仍舊種自己的田，做活着。參加『紅學』的人，本村鎮的青年農民佔大多數，女子也有參加的，尤其在敵人到來以後。教授的科目：運氣，刺鎗，念符咒。在每次授課之前，必須先點香，然後由老師領導磕頭。磕過頭後，老師把符咒拿出來，然而老師自己却大都不識字。所以首先必須由識字的學生念一遍，念過後接着老師便說明學生所讀的該符咒是屬於那一種，並教學生如何應用該符咒。符咒的種數共有三百多，每個學生須學會其中一百種左右已足夠應用了。像普通的鄉村學校一樣，『紅學』在開辦之

初，由本村鎮的人士設酒席請老師，全樣地也須燒香，老師則率領有相當程度之學生若干人，一起來磕頭，磕過頭後，先由有相當程度之老學生用功夫：運氣，刺鎗……這就是所謂『紅學』的開學禮。作爲紅鎗會組織單位的『紅學』，他們根本就沒有什麼嚴格的規則，他們不講究任何約束。如果要談他們的學規，那末就是要守忠義，不得把符咒對局外人說。他們並不固執地守奉某種教義或信奉某個偶像，如果一定要說是有的，那末就是『元始天尊』和『老子』，然而他們在學習時，行動時都依照自己的意志，這兩個信奉的對象對於他們是並沒有多大關係的。

每個『紅學』的學生，就是保衛家鄉的鬥士，在訓練相當的時期以後，他們便每人執着一根紅鎗——頭上是很鋒利的一尺許長的鎗頭，下面結着紅纓，紅纓下面一根八九尺長的木桿。——作爲保衛自己，並消滅敵人的唯一武器。祇要紅鎗一拿到手裏，燒了香磕過頭後，認定方向衝上去的時候，那不可遏止的神情和勇氣，足使敵人望風而逃。成光耀師長在談突圍經過時說：『敵軍因感受紅鎗會不斷攻擊之重大威脅，白日間步哨均立于樹間，至晚更不敢露面，因是國軍乃能暢行……彼等設發現敵寇，姑不論其衆寡，或自身有無槍枝，

必將敵寇全部殲滅而後止……。」由此，充分證明這『紅學』的學生——農民青年大眾力量之偉大和抗敵情緒之高漲。最近幾個月以來，皖北紅鎗會跟敵人英武地搏鬥着，並造成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蹟。自從今年春津浦南段失守，敵人進迫蚌、懷一直到現在的幾個月中，讓我們計算這無數次的

紅鎗會與敵人的鬥爭

蚌埠紅鎗會自動地，在蚌埠失守以後，數度衝進蚌埠，那時駐蚌敵人數目很少，躲在電網的保護後不敢出擊，在夜裏，搬運食糧和布匹不計其數。

懷遠西南明路山的紅鎗會渡過了淮河，在考城、上窰、劉府一帶和敵人衝突好幾次，消滅敵軍三百餘名于上窰，曾獲步槍二百餘，砲六門。後來，爲着取得更大的勝利，繼與×軍約定共同攻×山，×山上有敵人的重砲六門，這是敵人掩護進攻蚌、懷用的。當時紅鎗會自願衝攻×山的山頭，他們所要求×軍的很簡單，祇要供給他們給養並用砲在後掩護，但後來因糧食無法接濟及其他原因，結果紅鎗會無法支持而退却。

定遠池河×小姐領導六千紅鎗會在該縣附近和敵人衝突好多次，直到現在仍繼續着。定遠附近有黨員方××領導紅鎗會七千餘和敵人周旋着。

敵人攻下蚌、懷後，紳士張××領導六千餘紅鎗會，一度攻進懷遠，並圍攻×山，消滅敵人六十餘，前後共零碎消滅敵人四百餘。

以上這些，是已經發動此來的紅鎗會，並且已經直接與敵人鬥爭了。據我知道，另外還有已經發動而沒有經過鬥爭，以及正在發動並且準備着跟敵人鬥爭，很多。

* 在蒙城，×師師長×××和×團團長×××深切了解紅鎗會的力量，曾堅決地會同該縣縣長×××召開一次全縣聯保會議，決定發動人民自衛力量，以『人不離鄉，鎗不離土』為原則，加緊恢復紅鎗會的活動，使民團勢力與紅鎗會力量配合起來，全時找出紅鎗會的首領蔡××和×石匠等，指示他們的活動方針，在蒙城的發展特別迅速，在兩次的羣衆大會中，執着紅纓木桿子鎗的農民大衆達三萬餘人！

在皖北，紅鎗會到處在發動着，『紅學』的發展尤不可統計，零零碎碎的不再多述了。總之，紅鎗會——農民自衛大衆已經成爲抗日戰爭巨流之一，這是無可否認的事。皖北

的紅鎗會已走上了民族鬥爭的道路，這也是放在全國同胞面前的鐵的事實！不容忽視了，趕快爭取這千萬萬的農民自衛大衆到抗日統一戰綫裏來吧，保障中原大會戰的勝利，迅速趕走日本強盜出中國去，爭取中華民族抗戰的最後勝利！

著家克斌

津浦北線血戰記

本書作者隨李白兩將軍親赴前方，曾三弔台兒莊，並訪問孫總司令及台兒莊血戰名將池張諸師長，

以文藝手筆，報告戰地實況，讀之令人如身歷其境。同時對臨沂血戰經過，亦作一追述，與台兒莊血戰前夜映照。書首並附李白孫池黃諸將軍近影並題句，及最近戰地照片數十幅，尤為珍貴。
【實價三角】

長江主編

抗戰中的中國叢刊

蘆溝橋到漳河
淪亡的平津
淞滬火線上
在火線上
瞻迴東戰場
東線的撤退
抗戰中的西北
魯閩風雲

長江小方等著 實價二角
長江小方等著 實價三角
胡蘭畦等著 實價三角
胡蘭畦等著 實價三角
謝冰瑩著 實價一角五分
長江羅平等著 實價三角
胡蘭畦等著 實價二角
徐盈著 實價二角
徐盈著 實價二角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丁玲主編

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

★★★★

業已編就八冊 陸續出版

丁玲女士是現代中國最勇敢的女戰士之一。自全面抗戰爆發後，她組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輾轉在山西等前戰作堅苦的鬥爭。她們這種爲國效勞的精神，實使我們感奮。本叢書的內容，就是她們在戰地的各種工作、各種生活的映影。這裏面有血有肉，可歌可誦。八冊目錄如下：

- | | | |
|-------------------|-----------|------|
| 1 戰地歌聲(一)..... | 劫夫·史輪·敏夫等 | 二角 |
| 2 西線通訊..... | 戈矛·天虛 | 在印刷中 |
| 3 雜技..... | 張可·史輪·醒知等 | 三角五分 |
| 4 聯合(三幕劇)..... | 丁玲 | 在印刷中 |
| 5 西線生活..... | 本團同志集體創作 | 在印刷中 |
| 6 戰地歌聲(二)..... | 劫夫·田間·史輪等 | 在印刷中 |
| 7 一顆未出膛的槍彈..... | 丁玲 | 在印刷中 |
| 8 呈在大風砂裏奔走的岡衛們... | 田間 | 三角五分 |

各地生活書店總經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3 2446B

活生